

马识途文集2



夜谭十记

YETANSHIJI

透着血的黑色幽默，官场江湖，耸人听闻

马识途◎著

电影《让子弹飞》原型小说

一部让姜文着迷的鬼才奇书 著名作家马识途代表作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夜譚十記

【马识途 著】

内容简介

是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历时四十年创作的不朽名作。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川东某地的一个冷衙门，十个仕途失意又穷极无聊的小科员，以轮流摆“龙门阵”的方式，夜谈自己经历的种种的奇遇。官场中耸人听闻的奇人诡事，江湖草莽的怪异传闻，让闻者膛目结舌。在作者辛辣彻骨的黑色幽默中，民国年间川东地区的世相百态一览无余。

目录

前记 不第秀才：冷板凳会缘起

第一记 峨眉山人：破城记

第二记 三家村失：报销记

第三记 巴陵野老：盗官记

第四记 山城走卒：娶妾记

第五记 野狐禅师：禁烟记

第六记 羌江钓徒：沉河记

第七记 无是楼主：亲仇记

第八记 砚耕斋主：观花记

第九记 穷通道士：买牛记

第十记 不第秀才：踢踏记

后记

第一部分 第1节：冷板凳会缘起(1)

冷板凳会缘起

不弟秀才

不负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赢得一个“洋翰林”的尊号，在一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当我穿上黑袈裟样的学士服，戴上吊须绦的学士方帽，走上台去，从我们的校长手里领来一张金光灿烂的毕业证书，真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以为从此以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青云直路、鹏程万里了。我虽不能说如理工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行”，贡献出振兴实业、济世救穷的良策；也不能如政法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德”，站在庙堂之上，贡献出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我是文科学士，总可以出去“立言”，忝列名流，挥如椽的大笔，为匡正世道人心，主持公理正义说话吧！至少可以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吧！

我越想越得意。我捧着那张金字毕业证书，以为是

捧着一只金饭碗，扬扬得意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等待着别人给我奉献牛奶、面包和荣誉。谁知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我四处奔走了几个月，风里来雨里去，看了不少的马脸，挨了不少的白眼，说了几大箩好话，天地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个我落脚的地方。还谈得上什么大展抱负，立言立行？还说得上什么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我也曾经在街上碰到过几个同学，都是那么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入于大机关、大公司之门。问起来，他们或是在大学上的经济系，学会了陶朱之术，会做生意买卖；或是在大学上的政治系，学会了苏秦、张仪那套舌辩之术，专会给人出谋划策、打烂条儿。他们问起我学的专业，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书蠹”，只够到三家村去做个老学究，连去当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当个师爷也不够格。他们对我叫一声爱莫能助，便挥手告别了。我还是每天在街上奔走，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碰到一个学化工的同学，在

那里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雪花膏、香粉、发油之类的化妆品。他虽然在求业的竞争中失败了，却还能靠自己的一点手艺，做个小本买卖糊口。他谈起来虽不免有几分伤感，我却羡慕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比那些低三下四、向人乞讨生活的人还高尚些。可惜我连这点本事也没有。不过这却激发了我的灵感。难道我不可以在街上也摆一个摊子？虽说我不会测字算命，但是替人写家信，写状子，写请帖、对联、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卖的文书关约，总可以的吧？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看测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玩意儿，也不是不可以无师自通的。

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应用文大全》和《万事不求人》来，仔细研读。我找一个不太热闹也不太冷僻的街头巷尾，摆好桌子、板凳，立好遮阳伞，摆开文房四宝，开张营业。我并不感到可羞，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到底自食其力，不去朱门乞讨残汤冷饭了。

可是有一天，大学里中文系一位教授，我的毕业论

文的指导老师，在街头发现了我，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学里的高才生，竟然落到这么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他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位新放外县去的县太爷，跟他去在他的衙门里做一名文书科员。

我到了那个县衙门，随即去上班办公。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其实无公可办。县太爷根本不来办公，科长们也很少露面，于是科员们便乐得喝茶、看报、摆龙门阵过日子，倒也自在。科员中大半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至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三十岁上下的人实在不多，要说才二十岁出头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个科员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可以算是三代同堂了。”

最老的科员姓李，看他那须眉皆白的样子，大概年近古稀了吧！大家都尊敬他，叫他一声李老。他自己却老是自称科员，老说“我李科员”怎样怎样，倒好像这是一个值得他夸耀的什么官衔一样。他是我们这个衙门里资格最老的科员，他自己却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

息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然又被当兵的给抓走了，于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长，以致贴身马弁，随房丫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

正科员是不换的。这科员像铁打的饭碗，总没有被打破过。没有人来夺取我这个宝座。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舒服日子，岂不快哉！”

第一部分 第2节：冷板凳会缘起(2)

我才二十岁出头，又是大学毕业生，本该有雄心壮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李老这一席话，却把我说动了心。我又何必蝇营狗苟，去宦场争名逐利？陶渊明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还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呢，我学不到他们那样，总可以学到李科员这样安分守己，过几天开心日子吧！

我们每天吃罢晚饭，没有事，喜欢串门子。或三个两个，或这家那家，无非是坐在板凳上，喝一壶酽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七嘴八舌地摆起“乱谭”来。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李老科员家。他的家坐落在衙门后街，其实不过两三间破平房带一个小庭院，李老却把他的这座“公馆”取名叫做“心远居”。我知道他是取的陶渊明那两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的典故。我们到了那里，李老照例拖出几条板凳和几只小竹椅，抱出一壶早已泡好的酽茶来，让大家喝冷茶，摆龙门阵，每次总要摆到深夜才散。有时哪个热心的科员，带来一瓶烧酒，李老及时端出几盘盐黄豆来，让我们细细地酌，慢慢地摆，就更有意思了。梆子已经敲了三更，大家还拖拖拉拉，不肯散去。

这些科员都是在这个衙门或者那个公署里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人，哪个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呢？我的阅历最浅，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但是我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闻怪事，真是大开脑筋，原来这个社会是这么绚丽多彩的呢！因此我一晚上也不拉下。从此，听科员们“说禅书”，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私下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写文章的好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大大小小的老爷们、少爷们还是那么安然自在地收租要利，抽烟打牌，坐享

清福。老百姓还是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粮纳税，当壮丁，充公差，去为那谁也没有见过的“三民主义”快乐世界卖命。我们的县大老爷还是那么坐大堂问官司打板子；收税的还是那么照见十抽一的老规矩办事。鸦片烟馆里还是那么人头攒挤，烟雾缭绕；茶楼酒肆还是那么划拳行令，呼五喝十，卖唱的还是那么在深夜的街头流落，唱着凄凉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野狗还是那么在深巷狂吠……甚至太阳还是那么每天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旋转着。我们也还是照老样子在“心远居”里坐冷板凳，喝冷茶，摆些无稽之谈。

有一回，李老说：“我们这些穷科员既没有资格上酒楼去吃得酒醉饭饱，也没有本钱进赌场去呼么喝六，也没有兴趣到烟馆去吞云吐雾，做缥缈仙人，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拥红抱绿，我们只能这么喝冷茶，扯乱谭，自寻其乐，我们何不索性来起一个会、结一个社呢？不是听说当今圣上蒋委员长下决心要还政于民，要恩赐

给我们集会结社的自由了吗？”

“对头。”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张科员欣然赞成，他说：“我们从天涯海角，到这个冷衙门里来讨生活，碰在一起，也算是前生有缘。我们都在这里坐冷板凳，同命相怜，何不就把我们结的社叫‘冷板凳会’呢？”

“赞成。”一致的声音，数了一下，整整十人。

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冷板凳会当然要有一个龙头。大家一致推举李老当冷板凳会的会长。他既是发起人，又德高望重，众望所归。李老觉得当之无愧，也就当仁不让了。他当时就指定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秀才”——这是他给我取的光荣称号——做跑腿打杂的干事。我也欣然从命。

于是大家在李会长的领导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会规来。大家一致赞成每月的初二和十六这两天，也就是给灶王爷上供的吉利日子，晚上上灯时刻，按各人年龄的大小顺序，依次到各家去做清客。主人家只要拖出几

条冷板凳，泡一大壶茶就行了。至于哪个好客的主人，还想招待一壶冷“烧老二”，几盘盐黄豆，以助谈兴，也不反对。每次集会，拈一回阄。哪个拈着了，就归哪个摆一个龙门阵。不过李老是会长，不参加拈阄，由他第一个摆，我是干事，最后一个摆。各人摆的龙门阵，可长可短，一次摆不完，下次接着摆。不摆的就勒令退会。

李老告诫大家说：“虽然听说要恩赐言论自由了，可是祸从口出的明训，不可不守。我们坐冷板凳，喝冷茶，说牛皮酢，扯野狐禅，或是耳闻目睹，或是亲身经历，或采自街谈巷议，或搜于野老乡妯，或奇闻异事，或野史秘谭，都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摆出来可以让大家去胀化食，理经通气，混时光、消永夜罢了。我们本来不想言之于口，笔之于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更不敢去针砭时弊，妄断是非。至于发聋振聩，犯上作乱，更不是我们的旨意。因此，我们冷板凳会要有所谈，有所不谈。”

第一部分 第3节：冷板凳会缘起(3)

大家觉得李会长说的也在理。明哲保身，古今如此嘛。于是大家议论哪些不可谈。结果由会长归纳出“十不谈”来，订出一个“十不谈”公约：一不谈圣贤之训；二不谈大人之言；三不谈党国大事；四不谈红楼艳史；五不谈儒佛上帝；六不谈怪力乱神；七不谈洋场轶闻；八不谈海外奇观；九不谈玄；十不谈机。大家都赞成。

会长李老，兴致很高，又说话了：“冷板凳会是一个雅会，何不效法古人写《兰亭集序》的先例，请哪位大手笔写一个《冷板凳会缘起》呢？”

“秀才！”张老才出口，大家一致举手赞成。

我很惶恐，连忙推辞：“不可，不可！小子不才，岂敢班门弄斧？另请高明吧！”

李老说：“要说写等因奉此的滥调公文，你不如我们，要说写一篇读来有板有眼的《缘起》，非你不行。你是不第的秀才、大学生、洋翰林，肚里的墨水比我们

的多。现在我是会长，你是干事了，我这个会长叫你干事干这件事，你不能不干。”

我还能说什么呢？

平常不大开口的王科员，出人意料地又出一个主意说：“既是雅会，我们都算是雅人了。雅人不可没有雅号，何不各人给自己取一个雅号呢？”

“好主意。我们都自取一个雅号，权且冒充一回风雅吧！”张老第一个赞成。并且马上报出自己的雅号叫“巴陵野老”，他说因为他是巴州乡野的老人。

李老也自报叫“峨眉山人”，他说他是苏东坡的老乡，眉山人，隔峨眉山不远。黄科员说他是重庆山城的人，他大半辈子在山城给人当“帮帮匠”，自号“山城走卒”吧！吴科员说他是郭沫若的老乡，生长在青衣江畔，青衣江古名羌江，他就自号“羌江钓徒”。王科员平常霉秋秋的，大家说他像个老学究，于是奉送给他一个雅号“三家村夫”，他还挺满意呢。周科员说他的祖

辈人没有出息，家里无田无地，只传下来一支笔、一块砚盘，靠这个谋生，因此自号“砚耕斋主”。童科员是一个道地的山里人，一头乱发，像个穷而无告的杂毛老道，所以他自号“穷通道士”。孙科员出身缙绅之家，早已破落，可是他还念念不忘他家的花园里有一个“无是楼”，因此他自号“无是楼主”。赵科员还没有想出自己的雅号，李老却已替他想好了，说：“你就叫‘野狐禅师’吧！”大家都觉得好，因为他是一个摆龙门阵的天才，平常爱给大家摆些没经没传的龙门阵，大家说他摆的是“野狐禅”，叫他“野狐禅师”，再恰当也没有了。最后轮到我了，大家本来就叫我秀才，李老说我是一个没有来得及赶考及第的秀才，叫我自号“不第秀才”吧！

李老批准了大家的雅号，说：“以后再不要叫张科员、李科员了，只叫雅号。”

当然谁也不反对。

过了半月，我写的《冷板凳会缘起》写好了。我们的会长李老——哦，现在要叫他峨眉山人了——通知

大家择一个黄道吉日，那一天各人都要斋戒沐浴，到会长家里去举行典礼。

这一天，我们都到了“心远居”。会长已经安排好了神位，点上大蜡，中间插上升起袅袅青烟的一炷香，桌上摆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茶壶，一溜摆着十只已经倒满茶水的陶茶杯，桌前散放着几条木板凳。会长带领大家一字站开，面向茶壶。大家跟会长学，举起茶杯，用指头蘸起一滴茶水，弹向空中，这表示献给在天上巡游值班的过往神灵，然后把茶杯里的茶水倒一点在地上，这表示献给当值的土地公土地婆。会长口中念念有词，大概是祝告上苍和过往神灵、土地公婆，保佑我们人在家中坐，不要祸从天降吧！然后会长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我们都照办了。他叫我读我写的《冷板凳会缘起》。

我充分发挥了我作为一个秀才的本领，摇头晃脑，按着韵拍，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这虽然算不得是一篇震古烁今的妙文，总算得是一件荡气回肠的小品吧！我念道：

唯无可奈何之年，不死不活之月，凄风苦雨之夕，于残山剩水之国，地老天荒之城，心远地偏之居，我峨眉山、三家村夫、巴陵野老、野狐禅师、山城走卒、羌江钓徒、无是楼主、穷通道士、砚耕斋主，不第秀才十人，立于冷板凳之旁，拜于冷茶壶之前，诚惶诚恐，祝告天地而言曰：

“呜呼！嗟我小子，炎黄遗脉，生不逢辰，命途坎坷。既无田园之可归，又乏青云之可托。苟活于乱世，逃命于干戈。挣扎泥途，转徙沟壑。乞食冷衙，岁月蹉跎。安身于冷板凳之上，等因奉此，耗神思于纸笔之间，按律宣科。戚然不知所虑，愀然不知何乐。生活苦寂，情绪萧索。我辈既无钱财，呼么喝六；又无兴致，看戏听歌。寻花问柳，非君子之可许；屠门大嚼，更非小子之所乐。至于徜徉街头，颐指气使，横行里巷，提劲打靶，更非我辈之所能，亦非世情之所可。老而弥怪，穷且益酸，奈何奈何？”

第一部分 第4节：破城记(1)

“然则涸辙之鲋，尚知相濡以沫；我辈同命之身，岂可视同水火？人生苦短，去日苦多。乃应长者之邀，践冷板凳之约，于是出冷衙，转冷巷，入冷室，坐冷板凳，喝冷茶，说牛皮酢，扯野狐禅，横生枝节，妄加穿凿。或耳闻目睹，或亲身经过；或采自街谈巷议，或搜于野老乡婆；或奇闻怪事，或野史妄说。要能言之栩栩如生，听之津津有味，顺理成章，自圆其果。虽不如老窖大曲，令人陶醉，亦强似市井醪，聊解干渴。嗟我十子，皆标准良民，从来安分守己，得过且过。所以结盟夜谭，不过穷极无聊，苦中寻乐。非敢犯上作乱，妖言蛊惑。过往神灵，土地公婆，幸垂察焉。”

我念完了《缘起》，会长峨眉山人正要宣布礼成，我们的老学究三家村夫，忽然诗兴大发，要求念一首他作的《礼赞冷板凳会》的七言律诗。会长只好等他念完，才宣布礼成。赞诗云：

你来海角我天涯，
乞食八方入冷衙。

忍看青天飞魑魅，
何嫌大地走龙蛇。
白天无事翻陈报，
夜晚有闲喝冷茶。
同病相怜冷板凳，
管他娘的国和家。

破城记

峨眉山入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李科员，哦，现在该叫他峨眉山人了，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冷酒，用指头夹起一颗盐黄豆放进嘴里，抹一下胡子，第一个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公务人员了。哎，我凭什

么能做一个大公务人员呢？

大公务人员首先要那些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的人才当得上。听说美国的牛奶面包就是好，只要吃得多了，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县里王大老爷家的王大少爷就是这样，他去美国很吃了几年牛奶面包。他对于牛奶面包当然就有深刻的研究，听说他因此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凡两三万言的科学论文，题目是《牛奶放糖一定甜的机理初探》，他还因此得了个硕士。他回国后，穿上假洋鬼子的衣服，手里提一根打狗棍——不，他们有一个文明词儿，叫什么“死踢客”，捧着大名片，名片上一面用中文印着美国什么大学的硕士头衔，一面印着一大片洋码子。他到这个衙门闯闯，到那个公馆走走，不费力气就捞到一个高级参议的差事，听说顶得上一个县太爷的身价呢！这当然是大公务人员了。我凭什么呢？

再说，革过人家的命的人也可以当大公务人员。那几年喊革命喊得最凶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些少年子弟

穿上一套哗叽中山装，跟着人家拿一面青天白日的小旗子，在街上喊“打倒”这个，那个“万岁”，或者提着石灰浆桶，在满墙涂些青天白日，写些什么“以党治国”的标语，不久他们就被送到庐山去上什么训练班去了，我们那里俗话叫做“进染缸”去了。几个月以后，不知道他们在那个染缸里染成了什么颜色，捧着一张题有“蒋中正赠”四个字的照片和一张金光闪闪的毕业证书回来，用玻璃框子装好，供在堂屋里。然后找一个空院子，在门口挂上县党部的招牌，拿一盒名片天天出去拜客吃茶，开口“本党”如何，闭口“领袖”怎样，于是他们就成为本县的大公务人员了。我年过六十，却从来没有革过人家的命，也没有进过染缸，凭什么能当大公务人员呢？

当然，也还有没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也没机会去庐山进染缸的人，有朝一日，忽然阔了起来，当上大公务人员。我们县里有个有名的张公爷就是这样。那是因为凑巧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好看的妹子，他把这个妹子打扮起来，送到交际场合里去招蜂引蝶，凑巧给

某一个大官儿看中了，他也就爬在妹子的裙带上去加官进爵，享受大公务人员的“光荣”了。呸！我是宁肯坐一辈子冷板凳，也不愿去领受这份“光荣”的。

那么，我凭什么能够当上大公务人员呢？

是的，我凭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科员，还是靠自己搞“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很熟练，才保住的。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背地骂我不长进，说我倚老卖老，既不信仰主义，又不崇拜国父，其实他们信仰的什么主义呢？说穿了不过是升官发财主义！孙中山倒是他们崇拜的，但不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个，却是印在百元大钞上的那一个。……

唉，唉，你看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到这里去了？这些话要是给我们的苟科长听去了，把饭碗敲破了，倒是小事；要是给县党部那个梳偏搭搭儿的书记长听去了，给我戴顶红帽子，把我这吃饭的家伙取脱了，才不是好耍的。那个人么，嗯——我看他坐食俸禄，一年不卖几顶红帽子，是混不下去的。算了，不说也罢，还是言归

正传吧！

第一部分 第5节：破城记(2)

嗯？我说到哪里了？……哦，是了，我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在……不说也罢，反正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衙门里做一名科员。所谓科员，就是那种以“啃办公桌”为职业的人。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要按时去“啃”八个钟头。说有多少公事可办吧！不见得，大半的时间都在喝茶，看陈年的上海黄色小报。那上面有趣的事就多得很。什么地方女变为男呀；哪个穷光蛋独得五十万元航空救国奖券，欢喜疯了呀；哪个官儿的姨太太爱上马弁，双双投江殉情呀……等等的新闻，不，应该说是“旧闻”了。大家看了兴致很高，难免就要议论起来，有的甚至企图从生理学的观点去设想女变为男是一种什么景象。大家读报纸读得厌了，就谈昨晚上的牌局，哪个人的牌运亨通，一连做了两个清三番外加海底捞月；哪两个人打伙抬哪个二毛子的轿子……牌局也谈厌了，于是就悄悄议论起我们县太爷的

隐私来。日子就是这样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打发过去了。反正能高升的都高升走了，我们这些不能高升的就只好守着那几张破办公桌，吃点既不饱也饿不死的现成饭罢了。

但是要说成天无事，也未免冤枉了我们，我们每天还是要办那么一件两件不痛不痒的公事。当然，重要的公事是不会有，那些重要公事早已在老爷绅士们的鸦片烟铺上，麻将桌上，姨太太的枕头边，再不然就在他们的枪杆子尖尖上解决了，何劳我们趴在桌子上“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地胡诌一通呢？我们之所以一定有几件公事办，其实不过表示在这个衙门里县长之下果然还有秘书和科长存在，在秘书和科长之下果然还有我们这样的科员存在，在科员之下果然还有办事员、录事和打杂的、跑腿的人存在，每个月上级发来的经费，并没有完全落进县太爷的腰包里去，如是而已。

科长们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有兴趣的时候也到办公室里来签个“到”，画两个“行”，县太爷却很少光临

办公室。听说他够忙的，今天要到某大乡绅家里去拜访，明天又要到某退職大员的公馆里去候教，还要坐堂问案打老百姓的板子，还要和送“包袱”（贿赂）的引线人讲价钱，他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瞒着自己的黄花老婆，去他私筑的“金屋”里去会自己的“藏娇”。他哪里有工夫来看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人呢？

假如他真的到办公室里来了，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了。比如上面来了视察委员呀，或者明天是什么纪念日，来找科员替他拟一篇讲演稿呀。再不然就是后衙发生了事故。母老虎发了雌威，把我们县太爷打得落荒而走，到办公室里避难来了。这几乎是万无一失，我们只要听到后衙有女人在大发雷霆，我们就得赶快就座，煞有介事地摇起笔杆来，果然不多一会儿，就看到县太爷神色仓皇地踏进办公室里来，坐上尘封的县长席，办起公来了。

且说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办公室里闲着，七嘴八舌地议论县太爷的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有的说她

一定是一个唱小旦的戏子，因为她能一板一眼地唱《苏三起解》，不致走腔落调；有的估计她是一个摩登女学生，因为有时候看她下的条子比县太爷的文理还通顺些；有的却坚持说她是一个从良的窑姐儿，哎呀呀，你看她那股子妖劲吧。总之，我们正在议论不休，忽然看到县太爷到办公室里来了。他吃力地转动着他那粗短的腿，用双手捧着大肚皮，由于不胜这一堆肥肉的负担，几乎是滚进门槛来的。跟在后面进来的是瘦长的然而营养良好的秘书师爷，还有服侍县太爷的勤务兵那个机灵鬼小卫也跟了进来。我们马上各就各位，拿起笔杆，摇头晃脑地办起公来。

县太爷的神色看来十分紧张。他在办公室里扫了一眼，对我们照老规矩不满意地皱了一下眉头，他发现两个科长一个也不在，生气地叫小卫去叫他们回来，然后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我们总觉得像一个乒乓球放在一个大皮球上在我们的办公桌中间滚来滚去。从乒乓球上发出了声音：

“刚才接到东安镇打来的电话，说中央新生活视察团派一位视察委员来我县视察新生活，已经从东安镇出发，中午前后就要到达县城。”他挺了一挺他的胸膛，以便和他那过于突出的肚皮取得平衡，继续说：“我们一定要表现我们的新生活，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办公，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背诵起新生活运动的教条来了。忽然他抬头望见办公室两头墙上挂的“总理遗像”和“蒋委员长肖像”，皱起眉头看。这两张照片冷清清地挂在这墙上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纸色已经发黄，积尘很厚。许多蜘蛛已经满意于在那里长期安家，繁衍子孙，结满了厚厚蛛网，在蛛网上曾经有许多无辜的苍蝇闯上去，被蜘蛛当点心吃了，剩下的皮壳和残翅，还挂在这上面飘动。县太爷望见这两张倒霉的照片，神情有几分紧张，于是发布了动员令：“大家赶快振作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收拾整齐，特别要把墙上的两张相片擦干净。”忽然又发现污损的墙壁上空荡荡的，他转身问师爷：“我们挂在这墙上的那些表格呢？”师爷很谦恭地低下头，惶恐地回答：“今年没有造过表格，是去

年党政考核团来的时候，赶造过几张。”县太爷听了感觉有些失望。师爷用手拍一拍他的脑门，智慧就从那儿生出来了，他说：“县长要的话，还来得及赶造。”县太爷说：“视察委员等一会儿就要到了，哪里还来得及？”师爷神秘地一下眼睛，说：“自有办法。”

第一部分 第6节：破城记(3)

我们衙门的这位秘书师爷，虽然长得像个无常二爷瘦得像根光棍，小头锐面，其貌不扬，可是绝不能小看他，他是在什么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据说在那个大学里是专门学习治人的法术的。他又是县太爷的小同乡，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这个人的确学了一肚子烂条，县太爷干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没有一条不是他出的点子。他总是在县太爷面前夸口“自有办法”，谁要听到他说这几个字，就知道有人该遭殃了。老百姓有两句歌谣唱他说：“师爷一声‘有办法’，黎民百姓泪如麻。”

今天他又说“自有办法”，我们都留心着看他又要使出什么法术来，果然他不慌不忙地叫一个录事把去年

的旧表格拿出来。哦，原来他又要我们的“补疤圣手”显本事。我们衙门的这一个补疤圣手本事很大，公文上写错了字，只要他动手术一挖一补，就和原来一模一样。有一回县太爷还发挥这个补疤圣手的绝技，捞了不小一笔进项。原来是上级来公文，给我们县摊了不知道是什么捐还有什么税三万元，县太爷生财有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师爷辅佐有方，叫我们的补疤圣手一挖一补，把“叁”字改成“肆”字，县太爷把这封公文拿去给仕绅商贾们一看，天衣无缝，结果县太爷收了捐税四万元，干赚一万元。今天又要请补疤圣手使出他的绝技来。

县太爷吩咐已毕，和师爷退到后面的签押房里去了。大家都照县太爷的命令行动起来。有的在收拾那比字纸篓还乱的抽屉，有的在收拾公文夹子，有的在打扫墙头，有的和蜘蛛争夺一阵，才夺回墙上的那两位“衣食父母”擦拭干净，不多久总算是收拾得差不多了。

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和师爷两个出来检查来了，看到办公室井井有条，墙上干净，挂着修补过的表格，连

墙上的两个老头子，也似乎知道今天有人要来为他们一年来的蒙尘洗雪冤屈，再也看不到过去那样阴郁不乐的倒霉样子，忽然变得容光焕发了。县太爷满意地笑了一下。想必这已经够新生活的标准了吧！他又命令每一个办公桌上摆一件翻开的公文，他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摆了几件，他还亲自去试一下办公的姿势，也很满意地笑了一下，自然这更合乎新生活的标准了。他忽然站起来对门口行礼，跟着又点头，还不卑不亢地笑了一下，嘴巴动了几下，好像在对人说什么话，我们看到他一本正经地在进行彩排，对空无一物的门口做出种种有趣的表演动作，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但是他忽然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我们都赶快伏案办公。

这时候才算把两位科长找回来了。这两位科长也算得是县太爷的哼哈二将，一个是县太爷的小舅子，据说在什么野鸡学堂里混过几天，县太爷要上任了，才适应需要，把他送到什么党政干部训练班去赶造一下，两月毕业，总算背得“总理遗嘱”和说些“本党……”、“革命……”的八股，于是就来当起教育科长来。这个人别

的不行，打牌真是高明，偷骗的手法更是厉害。常常是几天几夜不下牌桌，根本不来办公。今天不知道是从哪家的牌桌上把他请了回来。他一进门对县太爷爱理不理地点了一下头，就胡乱坐到县太爷的位子上去了，还不住用手蒙着嘴打哈欠。他忽然用手拿起墨盒“咚”地一声拍在桌上，大叫：“碰！”哦！他还迷迷糊糊地以为他坐在牌桌上呢！我们吃惊地望着他，谁也不敢笑。县太爷大概由于种种的难言之隐，也把这个小舅子莫奈何只是摇头。还是师爷走过去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他才知趣地站起来去找教育科长的办公桌，于是他才真正地“走上岗位”。

另外一个科长是管财政的，这个人和县太爷的关系一直弄不清楚，听口音不是县太爷的同乡，看感情也不是县太爷的知交，还有点大模大样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县太爷在省里的靠山派来监收县太爷该送靠山的“包袱”钱的。这个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一天就是睡在床上抽、抽、抽。今天恐怕是县太爷派人去说了多少好话，才把他从鸦片烟床上请了起来的。他进门来也是

不知东南西北，一个劲儿打哈欠，还是师爷给他当向导，他才走上了自己的岗位。

县太爷和师爷又退到签押房去，等候新生活视察委员的到来。过了一会儿，忽然勤务兵小卫匆匆走进办公室来，他的后边跟着县太爷和师爷，小卫指着我们几个老科员，说：“老爷请看嘛。”

县太爷走过来把我们三个老科员研究了一下，马上紧锁眉头，很不满意地说：“哎呀，当真话哩，差点出纰漏。”于是他指着我们几个老人生气地说：“看你们这样子简直不合新生活标准，蓬头垢面，一副倒霉相，一个穿长袍，一个穿短裤，不整齐划一，头发胡子乱七八糟，都像才从牢里拉出来的。”于是他转身对小卫说：“赶快叫人去街上成衣铺里借几套中山装来，再去找一个剃头匠来，把这几个老家伙大扫除一下，头发胡子一律刮光。”

第一部分 第7节：破城记(4)

“是！”小卫回答一声，笑嘻嘻地向我们做了一个鬼脸跑出去了。

这真是无妄之灾。我们三个也算有一把年纪的人了，胡子对于我们说来，总算不得是什么奢侈品吧，现在却要奉命取缔。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摸着将要牺牲的胡子，不胜惋惜。胡子何辜，竟不容于县太爷的新生活。小卫这小东西平时本来很逗人喜欢，生得聪明，人又和气，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我介绍到县衙门来当差的，和我一直很不错，不知道今天他为什么给县太爷出这样一个坏点子。

过了一会儿，一个政警抱了几套青布中山装进来，要我们几个老人换上，这却把我们整苦了，平素穿惯了宽袍大袖，自在得很，忽然叫穿上又窄又紧的中山装，怪不舒服。不是肚子挺起，就是背弓起，瘦骨伶仃的肩膀像尖刀顶着衣服，原来被宽袍大袖掩盖着的种种缺点，这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但是在县太爷监临之下，只好穿上。

又过了一阵，小卫跑进来向县太爷报告说：“剃头师傅请好了，过一会儿就来，是才从重庆大码头来的下江师傅，手艺好，行头新。”县太爷不耐烦地说：“管他上江下江，只要是剃头匠，不是杀猪匠就行，要快！”小卫说：“马上就到。”说罢又跑出去了。

过了好一阵，剃头师傅还没有来，忽然听到衙门口站岗的卫兵高声在叫：“敬礼！”

这一声使县太爷下意识地跳了起来。莫非是视察委员已经来了吗？县太爷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的门。县太爷有个贴身马弁叫老胡，他老早就下定决心，要和小卫比赛精明。今天他为了赶在小卫的前面来向县太爷报告他的这一件重大发现，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向县太爷大声报告：“来了！”

县太爷抬头从门口望出去，看到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油头粉面，仪表非凡的人，穿着藏青色哔叽中山装，脚踏亮皮鞋，手里抱一个大公事皮包，很神气地咯噔咯噔走进来了——果然是视察委员到了。

县太爷是老于官场的人，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他马上迎了上去，口里还念念有词，我们连忙坐下来，规规矩矩办起公来。

县太爷恭敬地引进这个顶威武的视察委员来，我们本想站起来表示敬意，可是县太爷用手一按，叫我们不必站起来，以示我们办公多么认真紧张。县太爷请那位视察委员坐下来后，吩咐：“拿开水来！”县太爷想得真周到，新生活是不讲究喝茶的，所以叫拿开水来。小卫应声拿进两杯开水来，放在视察委员和县太爷的面前，转过身还朝我们扮一个鬼脸，退出去了。

县太爷很有礼貌地问：“请问贵姓？”

“姓贾。”那委员也有礼貌地回答。

“请问您是才从重庆到敝县来的吗？”

那位视察委员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望着我们的蓬头垢面。

我们知道这一下真是太糟了，我们没有来得及剃头给他看到了，这毫无疑问对于县太爷的新生活是一个大污点。县太爷也发觉这一点，赶忙用话岔开，对视察委员说：“您辛苦了。”

那位视察委员又“唔”了一声，仍旧目不转睛地视察我们三个老头儿。

县太爷看来也有几分惊慌了。往常上面来了什么委员，只要寒暄几句，就可以安顿到后花园客房里去随便谈话，无顾忌地讨价还价了。今天这位视察委员怎么不买账，并且在办公室里东张西望，像专门挑眼的样子呢莫非新生活运动真是有一番新气象吗？

县太爷为了转移目标，他就开始向视察委员报告本县新生活运动的大略情况。他说得如此流利，以致视察委员无法插嘴，据说这就是官场中的一种战术。他讲他怎么提倡讲究卫生，每星期都要大扫除，他说他还提倡做早操，勤理发，常换衣服，他还报告县城设立了多少垃圾箱，公共厕所的数量，他说他严厉禁止鸦片烟和赌

博，在本县几乎就要禁绝了，等等。县太爷用小手绢擦着头上冒出来的微汗，但是他显得很满意于自己的有条有理的报告。

县太爷的创作天才和编谎话的本领，使我们十分吃惊，他居然在这几个钟头的纷乱生活中，有条不紊地编出这么一套好听的话儿，其实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我敢说这位视察委员和往常来的委员也不过是一丘之貉，县太爷才开始报告，他就显出对于那些枯燥数字没有兴趣。我相信他心中想的，早已是就要摆出来的丰盛筵席和将滚滚流入他的腰包里去的钞票了。虽然他在听的过程中，不时瞟我们这几个不合新生活标准的老头儿，其实不过是一种“说包袱”的策略，好像对县太爷表示：“你说得多好听，我当面就拿到你不合新生活标准的把柄了，等一会儿‘说包袱’，是要多加一点才行的。”

第一部分 第8节：破城记(5)

当县太爷讲的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视察委员问：“说完了吗？”

县太爷赶忙站起来，微笑着说：“没有了，没有什么了。”他恭敬地低着头，用手向后花园客房一摆，说：“请！”

这位视察委员坐着不动，忽然把他的大皮包打开来拿出一块绸布和理发用的推剪，向我们几个老头儿一指说：“叫他们快来剃头吧！”

“啊？”县太爷和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惊叫起来。

县太爷过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他的胖脸上开始充血，红得像个大辣子，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将要大发雷霆。我们看着他忽然用手狠狠地在办公桌上拍了一掌，把公文夹和墨盒都吓得跳了起来，大叫：“浑蛋！”他用手指着那位视察委员——不，现在应该说是剃头师傅了——大叫：“妈的皮！你为什么冒充视察委员？”

那个剃头师傅忽然陷入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局面里来，却并不感觉害怕，到底是大码头来的人。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哪里冒充了什么委员？”

师爷也跳到他的面前狠狠地说：“你冒充了新生活视察委员！”

剃头师傅还是有些莫名其妙地说：“我真冒充了吗？”

县太爷越发生气地骂：“浑蛋！你不是真冒充，难道还是假冒充？”

剃头师傅没有答话，他明白他是无罪的，坦然微笑。

县太爷明明知道是自己一时糊涂，弄错了人，大家都明明白白在眼前看到的，是县太爷忙中出了错，哪里能怪这个剃头师傅？师爷赶忙出来给县太爷搭梯子，好叫他下台。他对剃头师傅说：“一个剃头匠，怎么穿得这样洋里洋气的？算了，算了，快到下屋去给他们剃头吧！”他又回头对我们这三个老头儿说：“都怪你们平时

不修边幅，惹出今天这一场是非，快点到下屋里去剃头吧。”

又是无妄之灾，这从哪里说起？这哪能说是我们这三个老朽惹出来的是非呢？

“都给我刮得光光的！”县太爷打退堂鼓了，说罢，气冲冲地和师爷到签押房里去了。我们三个老头儿一个一个到下屋去给剃头师傅“大扫除”去了。

前面两个同事王老科员和张老科员去下屋剃了头，刮了胡子回来，都大变了相，的确年轻得多。只是叫我奇怪，起初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撅着嘴很不乐意，剃了头回来，却只管抿着嘴笑，不说一句话。大概是这个剃头师傅的手艺不错吧！

轮到我去剃头了，这个剃头的师傅虽说是下江来的手艺却实在不高明，简直像是在拔毛一样，用个推剪在我的头上死气白赖地推，整得飞痛。快要刮完，我实在忍无可忍，不能不开起“黄腔”来了。我说：“咦，你

这是啥子剃头师傅哟？”

他说：“我本来不是剃头师傅嘛。”

“你不是剃头师傅，是啥子人？”我看这个人才叫怪咧，他还能是别样人吗？

他冷冷地说：“我正是新生活视察委员。”

我听了这一句话，好比听到一声晴天霹雳，差点把我从凳子上打到地下去了。怎么今天尽出怪事情？我把他呆呆地看了好一阵，我怀疑地问他：“师傅！你在开玩笑吧？”

“哪个开玩笑？你看这个嘛。”他说罢，拿出一个大证章，又摸出一封公文打开来，我一看公文上那颗大印，就知道这张派令是真的。我简直给吓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剃头师傅——不，现在却又要叫他视察委员了——还是视察委员说：“你不要怕，我是特地先到这个县里来密查的。现在我问你的话，你都要如实说来，如若不然，我以后查出来了，你们要按同罪办理。”

我的天！我们这种科员哪里吃得起这种官司，我只得满口应承了。他问了好几件县太爷贪赃枉法的案子，以及运烟贩毒、聚赌抽头的坏事，我都如实说了。他拍一下我肩头说：“好，你们都是好人，我一定替你们保守秘密，不要害怕，以后结了案有赏。”

算了吧！我不稀罕这个赏，只要不把我拉进这种背时官司里去，就谢天谢地了。

最后他叫我到里面去请师爷出来见他说话，我走到签押房外边，才像大梦方醒，可是一想起来还害怕，我结结巴巴地喊：“师爷，那……那个人叫您去。”

师爷走出来，打量了我剃光的头和下巴，不明白有什么事，问道：“哪个人？”

我说：“那……那个呀，就是那个……剃头的……”

师爷说：“这才怪呢，我又不剃头，叫我干啥？”

我简直弄得晕头转向，一句话也说不清了，我只管

用手向那间下屋指着，鼓了劲才逼出一句话来，说：“那个……剃头的……哦，委……委员……”

师爷莫名其妙，生气地骂我：“你胡说些什么？”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张着嘴，用手指着下屋。师爷大概也觉得我的脸色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吓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到下屋去看个究竟。我就赶快溜回我们的办公室去。我和那两个被叫去剃过头的老科员正在面面相觑，忽然见到师爷出来了。一看，他的脸色发白，张着嘴巴，看来并不比我高明一些。他很想快跑，可是他那双腿不听使唤，像打了摆子，东偏西倒地走不快。他用手拉着裤腿，继而又拍他的大腿，想叫他的大腿快走。他总算走进签押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出来了，师爷的毛病好像一下子就传染给县太爷了，他也是脸色煞白，张开嘴巴，两腿拖拖拉拉地走不动，不同的是，他还用雪白的手帕不住擦额头上冒出来的汗水。

第一部分 第9节：破城记(6)

他们两个到下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先出来，接着是师爷出来，两个人一字儿排在门口，低着头，县太爷诚惶诚恐地用手一摆，指着去后花园的路，说：“请！”接着，那个真正的视察委员昂头阔步，抱着大公事皮包，从下屋走了出来，向后花园去了。县太爷和师爷也跟着进去，很恭顺的样子。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师爷跑进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第一次出来他是愁眉苦脸的；第二次出来却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了。我们这些老在衙门进出的人，一看就明白，紧张的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是说，“包袱”已经说妥，剩下的事就是摆出丰盛的接风筵席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晚上在后花园的花厅里灯烛辉煌，本县各方面的当道人物都一个一个地来了。

来得最早的一个是县党部的郭书记长。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时，大概他还要把本县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事向来的视察大员汇报。因为按照惯例，这

种从中央派出来的大员，特别是像这种新生活视察委员都负有这种秘密使命的，因此书记长要早一步来。

第二个来的是本县县银行的朱行长，人家都叫他“猪头”，不特因为这个人胖得出奇，而且大家一有用钱的事，总是想起他来。他是本县的财神爷。人家恭敬他的时候就叫他“朱财神”。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宴会总是兴趣最浓，因为他的身体对于各种各样富于营养的物质最感迫切需要。今晚上这种丰盛的筵席他是绝不可以迟到的。自然，也许还另外有原因，县太爷许给视察委员的“包袱”，总是先从县银行垫出来的，也许是送大票子来了。你看他手里不是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绿帆布手提包吗？

第三个进来的是本县的中学校长，他也是本县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之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到日本留过学，很带回一些“维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就口若悬河地摆个不停。他很讲究卫生和身体锻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是东

亚病夫。为了去掉东亚病夫的诟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在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他非常反对随地吐痰，他说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又是吐痰的事儿。果然他接着就说：“随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罚款的。”说罢，他就摸出几张白色绵纸，很文明地把痰吐在上面，然后谨慎地包了起来，放进他的宽袖里去。他素来是遵守时间的，所以他也来得很早。

以后进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还有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很满意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爷们，还有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卷着白袖头随时准备打架的袍哥大爷。当然也还有在官场、市场、赌场上以及在公馆、妓馆、烟馆里或者如意或者失意的各色绅士……总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嘻嘻哈哈的，愁眉苦脸的，都来了。大家碰到了有的在握手，有的在打恭，有的在鞠躬，然后都走进花厅里去了。

时间看来已经不早，可是高老太爷还没有到，因此宴会就无法开始。高老太爷是本县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他家几代为官，有良田千顷，他本人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一个举人。据他说，要不是忽然改朝换代了，他准可以上京赶考，中个进士啦什么的，说不定还会有状元之份哩。所以他对于民国就特别痛恨，什么都看不惯。这个国家乱纷纷的不像样子，好像都和他没有来得及中状元有关。但是他有两个儿子却都在民国做了不小的官，大儿子因缘时会，到日本跑了几年，结识了革命党人，回国后一直在外面革命，如今在中央政府不知道做什么官，二儿子当然就可以跟着大儿子高升，听说很做了几任县长。只有三儿子他认为不争气，没有出去做官，但是也算本县出色的人物，年轻漂亮，风度潇洒，手面很宽，花钱如水。不过他的进账也不小，他和几任县太爷做了一揽子生意，把所有要收的捐税包下来。他到处立关设卡，自定名目，收捐收税；他还开了土产贸易公司，专运鸦片烟出口；他还开了县银行，自任董事长，还自发流通券。由于这种种关系，所有到本县来的县太爷，谁

都知道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去拜高老太爷的门。一定要赖着做个门生，才敢回来上任接事。无论大小宴会——这种宴会其实是一种联席办公的形式，本县大小政事都在会上商量解决——要不把高老太爷请来，谁也不敢叫开宴。今天为什么高老太爷还迟迟不到呢？

最后听到衙门口守卫的叫“立正”的声音特别响亮，我们猜一定是高老太爷来了。果然，我们看到一乘轿子抬到后堂来才下轿，两个跟班扶出一个白胡子老汉，县太爷拜在他们门前当弟子，所以他的轿子可以破格直抬进来。县太爷、师爷，还有许多人跑出来迎接他，一片请安声：“老太爷好！”他不住向大家点头打招呼，大家簇拥着到后花厅去了。

第一部分 第 10 节：破城记(7)

宴会大概是开始了吧。我们听到嘻嘻哈哈的笑声不断，又听到猜拳行令的叫声，偶尔还看到出来一两个举着酒杯，东倒西歪、胡言乱语的逃席者，大概真是宾主尽欢了。弄到后来，客人大半散去了，还有几个醉鬼赖

在花厅找县太爷和太太拼酒，最后听到太太清唱一段《苏三起解》，才算尽了兴，把这几个醉鬼轰出去了。

我们想，明天大概是高老太爷请，后天是书记长请，再后天是官绅联名请。总要闹这么几天宴会，大家的肚子都实在无法负担了，视察委员才开始他的视察工作。所谓视察工作也不过是由县太爷陪着，走马看花地做个过场罢了，其后就是委员收到士绅商贾送来的土特产，其中当然有本县出产的鸦片烟土，用金纸包装，十分精美，上面还赫然印上两个金字“特等”，这就是最值钱、最名贵的礼物了。这一切都落到委员的行囊里去后，委员就要打马回程，于是又是一连串的送行宴会，然后才是视察委员带着大包钞票和土特产满载而归了。

第二天，我们三个老科员为了给县太爷的新生活挣一点面子，来弥补我们昨天不修边幅给他的新生活带来的损失，我们不约而同地一大清早都上班去了。

我们还没有坐定，小卫这小家伙就跑到办公室里来了，看他的神色十分仓皇，口里不住地说：“怪事，怪

事！”他用手招呼我们，说，“你们来看，天大的怪事！”

昨天一天在这个衙门里发生的怪事着实不少，今天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怪事，管它呢，现在隔上班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呢，就跟着小卫进去看看吧！

小卫把我们三个带进后花园，走过花厅，走近客房门口，我们都莫名其妙，这里是视察委员的下榻之处，现在正是视察委员好梦正浓的时候，岂是我们这些人去打搅得的？我们谁也不敢踏进门去，小卫跑出来拉我们说：“进来，进来，视察委员一大早就出差去了。”

老王科员的年纪比我和老张科员小一些，胆子就大一些。他先进去了，我和老张也硬着头皮跟着进去了，轻手轻脚的。进去一看，视察委员果然不在。小卫走进客房屋角一张积尘很厚的烂书桌，把最底下那一层抽屉费劲地拉开来，一下就拖出一个大黑皮包，这不是视察委员的旧皮包吗？这有什么奇怪呢？

小卫说：“今天一大早，我起来给视察委员招呼洗

脸水以后，他对我说：‘昨天晚上有人向我密报，隔城几十里的乡下，还偷偷种着鸦片烟呢，我要亲自去密查，过几天才能回来。’我说：‘吃过早饭再走吧，县太爷还没有起来呢。’他急忙阻止我说：‘不消得，不要惊动他，走迟了人家知道我出城去了，就查不成了。’于是他就叫我提起一个绿帆布包，送他出城门，他径自往东边去了。我回来收拾客房，啊，视察委员的黑皮包丢下了呀，我怕他装得有重要公文，好好收检起来，就打开一看，嘿嘿，你们看嘛！”

小卫说着，就把视察委员的大黑皮包打开来，首先看到的是昨天他用过的绸布和理发剪子，这个并不稀奇我们昨天就见过了。小卫又往外一掏，掏出来一张堂哉皇哉的派令来，这也没有什么稀奇，昨天我们也见过了。小卫又伸手进去掏，却掏出一大堆烂字纸，根本没有什么公文，这就有一点奇怪了。小卫说：“这不算稀奇，奇怪的在这里。”说罢，他又掏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原来是一颗四四方方的官印，做官的人带官印也是常事这又有什么奇怪？可是老王科员接过手去，还没有细看

就“咦——”地一声叫起来，说：“这是啥子做的印，这样轻。”他说着就用手指甲在印上刻了一下：“啊也——！”他就惊呆了，跌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颗官印也落到地上去了。老张科员赶忙从地上捡起那颗官印来，说也奇怪，那颗官印的一只角就砸缺了。老张科员才看一下也是“啊也——”一声，跌坐在地上，呆在那里爬不起来了。这就轮到我来查看官印子。我诚惶诚恐地接过那颗官印，谁知用力过猛，竟把那颗官印的边子捏坏了。咦，这是啥子做的印，不是铜，不是铁，我仔细看看已捏坏的地方，才看出是用干肥皂雕的印。我在衙门里混过几十年，难道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惊得发呆，也没有“啊也”一声跌倒，却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这实在太妙了，太有趣了！这也太叫人痛快了！县太爷精明一世，竟然也糊涂一时！

我们马上把视察委员的这个宝贝皮包、那一堆烂字纸、那剃头的家伙，当然还有那一颗宝印和那一张派令

一起拿到办公室里去了。

这时办公室里已经来了许多同事，都围过来看稀奇。我把那颗跌缺了角的官印和派令上的朱红大印合了一下，完全合上了，再细看派令，原来是用油印精心仿印的，这张派令原来是视察委员——不，鬼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假造的。

第一部分 第 11 节：破城记(8)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们的办公室简直成了“面部表情展览会”了，有的抿着嘴在微笑，有的眯着眼在痴笑，有的大张开嘴哈哈笑，有的用手按着肚皮笑，以免有发生爆破的危险。也有莫名其妙地在同事背上擂几拳头，表示痛快的。只有我们的补疤圣手没有笑，他正拿着那一颗官印和那一张油印派令，在品评人家伪造技术水平的高低呢。小卫也没有笑，他只顾站在门口欣赏我们这个“面部表情展览会”。

我们正在又笑又叫，县太爷忽然走进来了，当然在

他后面还跟着师爷。县太爷着急地用手指着后花园，生气地、但是小声地责备我们：“吵什么？把客人吵醒了，我要重责不贷！”

我们都赶快落到自己的座位上，不做声。补疤圣手也赶快把那颗印和派令放在县太爷的办公桌上，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县太爷走近办公桌，拿起那颗官印来。县太爷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从那颗印的重量和硬度上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可是他还强自镇定，坐在椅子上，细看那颗假官印，又拿起那张派令细看一下。

“呜——”他到底支持不住，昏倒在椅子上了。

师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县太爷的手里拿过那颗印来看了一下，也几乎站不住了。但是这一场打击到底不是直接落到他的头上的，他只晕了一下就镇定下来，并且赶快去唤醒县太爷。

县太爷醒过来了，发疯似的站起来呼喊：“这不可

能，这不可能！”

他又把那颗假官印看了一下，并且拿去和派令上的印合了一下，他用手狠狠一捏，就把那颗官印或者说那块干肥皂捏得变了样子，丢在地上。他还不解恨，把派令也扯烂，也丢在地上，恨恨地骂：“妈的，老子要……”

“嘘——”师爷阻止县太爷，用眼神向后花园瞟了一下，县太爷的理智才恢复过来了。啊哈，他才想起那个假视察委员正在客房睡觉呢，这不是他的手心捏着的麻雀吗？他忽然凶恶地叫：“把他给老子抓出来！”

小卫本来是笑着的，一听就变成很严肃的样子跑到县太爷面前说：“他一早就提着一个绿帆布提包出城去了，说是去乡下密查种鸦片烟的。”

“啥子？提个绿帆布提包走了？完了，完了。”他不住用拳头打自己的头，好像一切问题都在于他的头没有给他办好事情。他用脚想去踩烂那颗令他难堪的肥皂印。师爷赶快从地上捡起那颗肥皂印和派令，说：“慢

着，还要留着办案子！”

师爷皱着眉头把那张派令看了好一阵，又把肥皂印研究了一阵，似乎恍然大悟了，他在县太爷的耳边嘀嘀咕咕说几句什么，只听到：“……好像和那天看到的……”

县太爷听了，他的眼里忽然发出凶恶的绿森森的火光来，咬牙切齿地叫：“哼，一定是的，一定是共产党活动到城里来了！”他对师爷叫，“快点，派人去东门追，把这个共产党给我抓回来，给我杀呀，给我砍成八大块呀！”

我们听了都觉得毛骨悚然，师爷遵命出去布置了。县太爷转身对小卫叫：“快点去县党部叫郭书记长来！妈的皮，他管的啥子事哟！”

小卫也出去了，县太爷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说一句话，空气十分紧张。我们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共产党的活动在我们这个县是久有历史的，几年前红军从我们这里走了以后，就留下根子，一直有一支不大不小的游

击队，忽隐忽现、忽东忽西地在大山里活动。这两年也打过不少仗，游击队拔过地主的寨子，打过区公署，开过一些仓。为对付这支游击队，专区还从保安团里拨来一个保安大队，专门住在县里；也下乡去捉过不少老百姓回来砍了头，挂在城门口示众。不久以前，听说保安大队把这支游击队撵到几百里以外的大山里去，完全打垮了，还抓回十几个共产党员，押在死囚牢里，其中还有不大不小的头儿。怎么县太爷却说是共产党活动到城里来了呢？

过了一阵，郭书记长来了，他把那颗假官印和假派令仔细研究一阵，没有说话。县太爷却不耐烦了，平时县太爷对书记长总是很客气，今天却大动肝火，开起黄腔来：“看你管的啥子事，共产党活动到县衙门里来了，你还一天到晚抱着你那个婊子睡觉，哼！”

捉拿共产党是书记长的第一件大事，今天出了这样大的漏子，他是脱不掉干系的。他虽然不像县太爷那样，昨晚上给这个假视察委员塞了“包袱”，遭到物质上的

严重损失，可是他大概也把本县防治共产党的机密大事向这个共产党汇报得一清二楚了吧，这却更是非同小可。他自己已经很着急了，一听县太爷没有好话，也生起气来，回敬了县太爷两句：“我倒要请问一下哩，是哪个糊里糊涂把共产党恭恭敬敬接到县衙门里来的？俺？”

第一部分 第 12 节：破城记(9)

“哼！”县太爷正要发作，师爷回来了，马上给他们解交，把他们两个都劝到后花园客房去。起初还听到他们两个在你咬我，我咬你，后来就没有声音了，大概是和解了，认真去视察现场去了。过了一会儿，师爷出来把昨天进来向县太爷报告“来了”的马弁和昨天在衙门口大叫“敬礼”的卫兵叫进去盘问去了。显然，昨天要没有这两位下人过于积极的活动，也许县太爷不致造成这样大的错觉。又过一会儿，师爷又出来叫小卫去回话，小卫却还没有回来。

正在这个时候，大门口跑进来一个政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对师爷叫：“师爷，师爷，视察委员来了！”

“什么？”师爷正莫名其妙，县太爷和书记长在里面听到了，三步当两步跑了出来，县太爷大声叫：“视察委员在哪里？给我抓进来，快点给我抓进来！”

书记长也大叫：“把这个共产党抓进来！”

师爷也跟着叫：“抓进来！”

那个政警跑出去，一下子就把视察委员抓进来了，他死死地扭住视察委员的衣领不放，小卫也在帮忙又拖又拉。

视察委员身不由己，被拖了进来，他在大骂：“你们是什么混账东西，这样胡闹？”

视察委员气势汹汹地摆脱了政警和小卫的挟持，大踏步走向前来，大声地问：“你们哪一个是县长？”

县太爷走向前去，奇怪地望着走进来的这个怒气冲冲的人。那个人把一封盖着大官印的公文送到县太爷的手里。

县太爷、书记长、师爷都忽然像庙里塑的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大张着嘴，呆呆地望着来人，不说一句话。

这一回大概是真的新生活视察委员来了。

你们笑什么？有趣的事还在后面哩。我今天摆的太多，口都摆干了，明天晚上再摆吧。什么？不答应，要摆完？那么让我喝两口酒润一润喉头再摆吧！

好，我又摆起来了。

你们问那个真视察委员来了又怎么样？不怎么样，很简单，这一次把他的身份确实验明无误，就该县太爷和书记长向他低头赔礼谢罪了。

当然，光是精神上的赔罪还是下不了台的，物质上的补偿对于出来视察工作的委员们才具有切实的意义。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又看到后花厅里灯烛辉煌，又看到各式各样的当道人物光临盛会。自然还是县党部书记长第一个先进来，这不特是新生活所要求的，而且他一定要趁早向视察委员报告，县太爷怎么把一个共产党竟然欢

迎进衙门里来了。第二个来的是中学校长，却不是县银行行长，大概行长筹措一笔新的款子比较费张罗吧！但是他总是有办法的，过不多久，他又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灰色帆布提包进来了。其他的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老爷、绅士和袍哥大爷也都来了，还是那样笑嘻嘻的，很有教养地问安、道好，推推拥拥地走进后花厅去了。最后当然还是高老太爷坐着轿子进衙门里来下轿，大家都拥出来，有的拱手，有的打千，有的鞠躬，向他老人家请安。高老太爷被前呼后拥地走进花厅去了。

过了一会儿，宴会开始了，又是听到杯盘交错的声音。送菜的么师用各种文雅的菜名编的歌，唱着跑进跑出。敬酒的、划拳的、讲笑话的、逃席的，欢声一片，直到半夜，宾主才尽欢而散。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晚上都是接风宴会，但是第二天却不是高老太爷请的，高老太爷把前几天都让给别人请，他请的宴会摆在最后，要成为最精彩的压轴宴会。因为这位视察委员在重庆和高老太爷当大官的儿子

是朋友，这一次给高老太爷送来了丰富的礼物，理应盛情招待。但是这个理由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在今天开一次庆功大宴，因为他悉心经营、由他侄儿当大队长的保安大队最近打了一个大胜仗，据说打垮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正乘胜追赶到几百里外大山里去了。七八天以前，他的侄儿押解捉到的十几个共产党回城报捷来了。并且听说还捉到一个共产党游击队的头儿，正关在死囚牢里，这是高老太爷的一件大喜事，所以把庆功宴和接风宴摆在一起，以壮声色。宴会当然不能放在县衙门里，而放在高府后花园的大花厅里。

我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县太爷指定去高府帮助写请客帖子、席次单、菜单、礼单之类的东西，也躬逢了这一生只能遇到一次的盛会。

高老太爷的公馆多么富丽堂皇，后花园的楼台亭阁多么幽雅别致，这就不用说了，大概你们可以在哪一个县城里都能找到这么一座。高老太爷的筵席办了一些什么山珍海味，我也说不上来，在写菜单的时候，我才第

一次见到那么些古怪名字：什么“满天飞”，什么“麻辣冲”，什么“荷叶夹沙肉”，真是不一而足。至于高老太爷请来了一些什么人，也不用多介绍，凡是本县的头面人物哪一个敢不赴高老太爷的宴会？甚至有没挨上边的二流绅贾，还转弯抹角地托人说人情，要高老太爷赏光，准他们“忝列末座”，来向老太爷贺喜哩。

第一部分 第 13 节：破城记(10)

天才擦黑，高公馆的后花园里到处挂着汽灯，明晃晃的。我记得那正是八月天气，花园里白天虽说很热，晚上却是清风习习，分外凉爽。又加以那些奇花异草凑趣，放出阵阵清香，沁人心脾，回廊曲处，有几株柳树在晚风中摇曳，柳树背后，小池旁边，几座假山和三两座小亭，交相辉映，别有一番风趣。大花厅就在假山后边，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女子和奇花异草，花厅里更是古雅别致，在上手一个大雕漆花屏风，屏风前面摆着一把沉香木雕的大躺椅，铺着虎皮，前面摆着大理石镶面的踏凳，踏凳旁边摆着茶几，也是沉香木雕的，茶几上

放着亮晶晶的白铜水烟袋，地上还有古铜色的痰盂。这把大躺椅一望而知就是高老太爷的“宝座”了。“宝座”前面摆着七八张一色红豆木圆桌圆凳。花厅那一头摆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檀花木雕长供桌，上面摆着香炉和各色古董玩意儿。在花厅中挂着好几个汽灯，照得如同白昼。

隔宴会开始还早，却已经来了不少客人，当然都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他们总是害怕迟到，所以提前到来，没有什么事就坐在花厅周围的靠椅上喝茶，剥瓜子闲谈。无非是谈到近来打牌怎样的不走运，也有说后街紫云院来了一个叫“夜来香”的窑姐儿多么漂亮，也有慨叹近来鸦片烟的质量降低了，不过瘾。至于说到乡下不清静、收租比较麻烦的是那些一脸福相的地主老爷，埋怨今年天气太热的是那些一身肥肉不胜负担的绅士。高家的几个马弁，还有我和小卫，都不乐意听这样无聊话，也不想招呼他们，就在花厅外凉台上“冲壳子”。

过了一会儿，本县各方面的第一块招牌人物陆续来了，小卫和马弁们忙起来，接他们走进花厅去。花厅里

顿时热闹起来，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又过了一会儿，高家几个马弁忽然紧张地从屏风后转出来，收拾虎皮躺椅大家马上都不做声站了起来，只听到汽灯咝咝的叫声，灯似乎更亮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角色就要出台了，果然听到有人声从屏风后传出，高老太爷被人搀着颤巍巍地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在高老太爷左边搀扶的是高老太爷的得意侄儿，就是才在大山里头打过胜仗的那位英雄人物、外号“丧门神”的高大队长。看起来还很年轻，个子很高大，穿着草绿色哗叽军装，领上挂着中校领章，武装带子扎得很紧，显得很有精神。在他的腰上除开挂着一管左轮手枪外，还在屁股上挂着一把短剑，名叫“中正剑”。为什么叫做“中正剑”呢？原来是他在中央军校的时候，他们的蒋中正校长，也就是蒋委员长，给每一个军校毕业生送一把短剑，所以叫做“中正剑”。这种剑又叫“自裁剑”，为什么叫做“自裁剑”呢？原来是他们的蒋校长要他们在危急的时候，拔剑自裁，以表示对于蒋校长的忠诚。这种剑的用处对于挂它的人自然是不愉快的，

可是平时挂着它却是一种光荣的标志。高大队长威武而又亲切地扶着高老太爷出来。

在高老太爷右边搀扶的是他的烧鸦片烟的枪手兼姨太太（弄不清是第几位姨太太了）外号“黄蝴蝶”的那个女人。“黄蝴蝶”娇小玲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色嫩鹅毛黄色的丝绒旗袍、鞋子和袜子，在旗袍的胸襟上和下摆角上绣着飞动着的花蝴蝶。她对自己的打扮显然很满意，老是笑盈盈地看着大家，特别是看少年英俊的高大队长，好像说：“你看我多美呀。”高大队长很有礼貌地对她点一点头，表示承认“黄蝴蝶”给她自己下的结论。

高老太爷老眼昏花，骤然走在明亮的汽灯底下，根本看不到什么，但是他能够想象出大家正在向他请安，便微笑着不住点头，用双手打小拱还礼。他想象的一点也不错，大家都生怕落后地挤向前去，向他问安，企图帮助他坐在虎皮椅上。当然也不忘记向“黄蝴蝶”问好，特别是向高大队长问好，大家热烈地向他祝贺他新近建

树的丰功伟绩。

不大一会儿，忽然听到花厅外边在传话：

“视察委员到！”

“县长到！”

“书记长到！”

大家又一轰起立望着花厅大门。高老太爷挣扎着想站起来迎接，或者更确切地说，装作要站起来迎接的样子，还没有站起来，视察委员、县太爷和书记长早已三步两步赶到高老太爷面前，用手扶着高老太爷，请他坐下。

视察委员说：“哎呀，老太爷，你这是折杀我们了，怎敢劳你起来？”

“哪里，哪里，你来寒舍赏光，蓬荜生辉。”高老太爷就安然坐下了。于是视察委员、县太爷和书记长就围着高老太爷坐下讲话。当书记长向视察委员介绍了高

大队长后，视察委员站起来和他握手，很高兴地说：“久仰，久仰，你为党国立功，我要呈报上峰传令嘉奖。”高大队长当之无愧地点了一下头。高老太爷也掩不住自己的得意神情，笑了。接着他说：“开宴吧！”

第一部分 第 14 节：破城记(11)

高大队长起立传高老太爷的号令：“请大家入席。”说罢，和“黄蝴蝶”扶起高老太爷，又招呼视察委员入席。等首席坐定，大家才按尊卑次序，先后入席。

马弁和下人把首席的酒斟好以后，高大队长站起来举起酒杯说：“视察委员不远千里到敝县来视察新生活运动，不胜荣幸！视察委员对本县剿匪工作也多有指示，我奉老太爷之命，代老太爷向视察委员敬一杯酒，请大家举杯！”

说罢一饮而尽，视察委员端起酒杯向高老太爷点一下头，表示感谢，也一饮而尽。县太爷、书记长和以下客人都跟着一饮而尽。视察委员等第二杯酒斟好以后，

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向老太爷敬一杯酒，祝老太爷长命百岁，福寿无疆，干杯！”他一饮而尽，当然大家跟着一饮而尽，并且把酒杯倒举起来亮底，这不仅是因为喝的是上等大曲酒，而且是对老太爷表示恭敬。老太爷坐着没有喝酒，照例由“黄蝴蝶”替他喝了。

第三杯酒斟满，书记长举起杯子说：“今天这个宴会还是一个庆功宴会，庆贺高大队长英明领导，把共产党的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而逃，斩获颇多，为高大队长旗开得胜，祝酒一杯，干杯！”

这一杯酒自然也是重要的，到场的人物哪一个不对在乡下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恨之入骨呢？都兴奋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连高老太爷也得意地举起空杯示意，不住对自己的侄儿点头微笑，说：“好！好！”高大队长是预期着今晚上的这种荣誉的，他沉着地站起来，也一饮而尽，不住向大家点头，表示谢意。

视察委员又举起一杯酒，对高大队长说：“祝高大队长再接再厉，痛歼残寇，克尽全功。”

视察委员对高大队长这次的胜利不估计为“全功”，高大队长的脸上明显表示不高兴，但是仍然勉强微笑地举杯一饮而尽，并且说：“敬领台教。”

以下就轮到下座的客人们派代表向高老太爷、视察委员、高大队长、县太爷、书记长、当然还有“黄蝴蝶”敬酒了。同时他们也彼此敬酒。大家你来我往，有说有笑，杯筷齐响，乱纷纷地看不出一个头绪来了。桌子上的菜大盘大碗，五颜六色，堆积如山。这时各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来，有的为了美酒而尽兴，喝得醉眼模糊，还在东倒西歪地找人挑衅；有的却为这丰盛筵席而醉心在认真地对待那些鸡鸭鱼肉；有的人酒醉饭饱，就坐在周围靠椅上打着嗝，签着牙齿，喝茶闲谈。就这样闹了两个多钟头，快半夜了，真是弄得杯盘狼藉，人仰马翻了。

我们这些帮忙的，还有那些马弁和跟班，都被请到花厅外面露台上吃酒，大家当然也学主人的榜样，大吃大喝起来，不过醉得更厉害一些。小卫这家伙，一个劲

儿给高府的几个马弁敬酒，结结实实地把他们灌醉了。给我也很敬几杯，把我灌得有几分醉意了。

“砰！砰！”忽然远远传来两声模糊的枪声，小卫大概听到了，警觉地站了起来。高家的几个马弁却是烂醉如泥，还在东倒西歪地喝个没完呢！小卫跑到花厅门口，碰上了也有几分醉意的高大队长，高大队长问小卫：“老太爷说他听哪里在打枪，你听到了吗？”显然高大队长是没有听到的。

小卫迟疑地说：“哪里在打枪？……”

高大队长说：“老太爷硬说他听到的呢！”

小卫赶忙回答：“哦，我也好像听到哪里响了两下，让我去问一下。”说罢就跑出去了。

高大队长看来酒兴正浓，他是一定要在“黄蝴蝶”面前把自己打扮成为英雄的，又兴匆匆地走回花厅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卫回来了，走过凉台到花厅里去的

时候，我问小卫：“是哪里在打枪？”

小卫淡然地回答：“守城门的兵弄枪走了火了。”他跑进花厅里去回话去了。

花厅里仍然听到猜拳行令的声音，甚至还听到有喝醉的人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又过了一阵，小卫出来跑出花园外去了，不大一会儿，匆匆跑了进来，很紧张的样子，我问他：“你跑啥子？”

他紧张地说：“有好戏看哩！”

我以为这么夜深了还要去叫戏班子来唱堂会呢，奇怪地问他：“这时候还唱什么好戏？”

小卫笑一下说：“你莫管，到花厅里去等着看吧。”小卫说罢就跑到花厅里去了，我也为好奇心驱使，跟小卫走进花厅里去。

小卫忙着跑到县太爷身边，在县太爷的耳根说了两

句什么。

“咦？”县太爷几乎叫了起来，但是马上就镇定了，他低头对高老太爷、视察委员说了些什么。当然书记长和高大队长也在旁边听到了，只见高大队长跳起来，要摸手枪，说：“老子崩了他！”

高老太爷马上用手拉了高大队长一把，和视察委员、县太爷、书记长几个逗了一下耳朵，高老太爷忽然眉宇舒展，半笑不笑地对小卫说：“快请！”

第一部分 第 15 节：破城记(12)

小卫出去一会儿，就带了一个人进花厅来，一直走向高老太爷那里去。我一看，哎呀！这不是那个跑了的假视察委员吗？怎么又转来了呢？难道他还不知道县太爷已经发现他是假的吗？这真是太糟糕了。这一下就落进高老太爷的虎口里去了。我暗地埋怨小卫，古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见他冒冒失失地回来了，给他露一个口风，叫他跑了就算了，你把他引进来

干什么？这不是把人往阎王殿里送吗？何苦呢！

大家看到是这个假视察委员回来了，都不觉一怔，花厅里的空气顿时显得紧张起来。可怪，那个假视察委员还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还以为是大家在欢迎他呢。他对大家大大方方地用手一拱，说：“对不起，来迟了一步。”

这时书记长很灵敏地迎向前去，很高兴地和他握手说：“您回来了？”

假视察委员也高兴地说：“我回来了。”

书记长把假视察委员带到前面去，对大家说：“大家照常喝酒吧！”

假视察委员大模大样地走到高老太爷面前，和县太爷打招呼说：“真是抱歉，兄弟有点公事下乡一趟，回来晚了，刚才回到县政府，听说高府在开宴会，就赶过来了。”他回头又谦卑地对高老太爷说：“老太爷，来迟一步，您不见怪吧！”

高老太爷很愉快地回答：“哪里，哪里，请坐。”回头对小卫说：“吩咐厨房，另开一桌来。”

假视察委员说：“不消了，我吃过晚饭了。”

高老太爷说：“到了寒舍，哪有不赏光之理。”

小卫出去一会儿，厨房的下人就上了一桌丰盛的席上来。县太爷、书记长就陪着假视察委员坐上去了。假视察委员着实不客气，就大模大样坐在上席吃了起来，当然他也没有忘记首先要对高老太爷敬第一杯酒，还是“黄蝴蝶”替高老太爷喝了。高老太爷用阴森森的眼光在旁边看着，实在叫人害怕。可是那个假视察委员一点也不觉察，甚至还有几分得意的神色呢！唉，我看到了十分难过。就像有一回我在山里，看到一只饿狼藏在树后，正要向一只小羊扑去，可怜那小羊正自得意地吃着青草，小腿快活地跳着蹦着呢。我看了却没有办法救援，十分难过。小卫这家伙这样害人，令我寒心，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这时县太爷说：“视察委员亲自下乡视察，真是辛苦了。”

假视察委员一面吃着一面说：“哪里的话，公事嘛。”

假视察委员这时似乎发现了高大队长和真视察委员。他向着高大队长问县太爷：“这位是？”

“哦，这位是高大队长。”

“哦，高大队长，久仰久仰，听说高大队长这次立功不小，可喜可贺。”

高大队长竟然爱理不理地“唔”了一声，便把头转过去了。还是书记长乖觉，连忙接上说：“是呀，今晚上就是老太爷为高大队长举行庆功大宴，保险高大队长马上还要立一个奇功，你说是不是，大队长？”

高大队长还是“唔、唔”两声就支吾过去了。

假视察委员却兴高采烈地说：“那好，我一定要准时赶来吃一杯庆功酒。”

“当然，当然。”县太爷也插进来说，“这个庆功宴会您要不来赏光，就会大为减色哩！”

假视察委员又向着真视察委员，问：“这位是？”

“这位是……”县太爷不知道高老太爷是不是同意马上把这幕戏演完，不敢肯定回答，望着高老太爷。

高老太爷冷冷地但是坚决地说：“这位是视察委员。”

“哦，也是视察委员，请问贵姓？”假视察委员很沉着地问。

“姓郑。”真视察委员说。

“哦——”假视察委员看来有点奇怪，马上掩饰过去，说：“请问，视察什么？”

我们听到这里都捏一把汗，许多人再也无心去和酒肉打交道，都围拢过来，要看个究竟，眼见他们要短兵相接了。

那真视察委员理直气壮地回答：“新生活。”

“什么？”假视察委员强自镇定，说：“老兄不是在开玩笑吧！”

真视察委员反口就问：“请问你贵姓？”

“敝姓贾。”

“视察什么？”

“新生活。”

高老太爷听到这里，开心地大笑起来，以致不得不用手不断拍自己的胸口，以免笑断了气。他说：“诸位先生，我们这里出了双包案了，他们两个都是视察委员，都是从重庆来的，都是视察新生活。”他回头对真假两个视察委员说：“你们两个到底哪个是真的？”

“当然我是。”

“当然我是。”

高老太爷和县太爷都笑得更欢了。高老太爷说：“有意思，有意思。请包文正来也未必断得清，还是各人拿

出证件来叫大家看看吧！”

第一部分 第 16 节：破城记(13)

真视察委员理直气壮地从皮包里拿出金光闪闪的派令来。假视察委员却拿不出来，支吾着说：“我的证件在县政府，没有带来。”

书记长挨拢去说：“你不必派人去取，我已经取来了。正打算拿来请高老太爷鉴赏一下哩。”他从他的皮包里取出一张撕破了的假派令，并且取出被县太爷捏扁了的肥皂官印，放在桌上，说：“这就是你的证书，这就是你的官印。”

“什么？”假视察委员被揭穿老底，那副狼狈样子就不用提了。

“算了吧，贾视察委员，你演的戏已经演够了，不要再演下去了，我们还是说正经的吧。”高老太爷那阴森森的眼光扫射假视察委员，我们看到了，都不禁打冷战。

假视察委员似乎还不怎么的哩，说：“要说正经的？就说正经的吧。”

高老太爷像审判官一样地坐在虎皮椅子上，十分威严，他森严厉色地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还用问吗？一定是共产党的探子！”书记长肯定地说。

“妈的皮，老子崩了你！”高大队长从腰上抽枪，被小卫一把按住，叫：“慢着！”

高老太爷也阻止说：“慢着，问明再说。”他又问假视察委员：“你到底是什么人？”

假视察委员并不惊诧，反而笑了起来，说：“书记长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是问你！”高老太爷的声音更严厉了。

“问我吗？”假视察委员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你们说是共产党，就算是共产党吧。”

这一声像炸雷在花厅炸开了，大家都“啊”地一声惊叫起来，“黄蝴蝶”呜地叫一声，几乎昏倒了。高老太爷却竖起大拇指说：“好，好，好汉子，值价！你就说个明白吧，说不定我慈悲为本，还可以刀下留人哩！”

假视察委员说：“要说明白就说明白吧。我们游击队就是缺轻机关枪和几支好步枪，多承高大队长慷慨，愿意卖几支给我们，就是要的价钱高一点，要三万块现钱，还有个苛刻条件，要五十两上等烟土，这真是把我们为难坏了。没有办法，只好进城来借，听电话局的朋友说，视察委员要来，想必县太爷一定准备得有‘包袱’吧，果然，承蒙县太爷借给我们三万元，又多承高老太爷送我们五十两上等烟土，这笔买卖才算搞成了。”

说到这里，县太爷的脸刷地变白了，在汽灯下像死人的脸色一样。高老太爷却不惊诧，说：“好，好，你高明，那枪弄到手了吗？”

“当然弄到手了，高大队长是一个讲信义的人。”假视察委员说。

“胡说！”高大队长又要举枪，小卫也举起枪来，又被高老太爷制止了。高大队长大声叫：“老子是共产党的死对头，我还卖枪给你们，放屁！”

“高大队长不要着急，你听我说嘛。”假视察委员像摆家常一样地说了：“高大队长你还记得后乡有个大绅粮叫罗正格的吧？他派人向你买枪守他的寨子，有这件事吧？你存心敲他的竹杠，要他三万块现钱，五十两上等烟土，总不假吧？那么我们替他来付了钱，送了鸦片烟，当然我们就可以取枪了。公买公卖呀！”

“胡说！”高大队长的声音虽然不小，却没有原来那么强硬了，显然这个假视察委员说的正是高大队长办过的事。

高老太爷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冷冷地问：“那么你弄到了枪，又跑回来做什么？”

假视察委员坦然地说：“跑回来做什么？做成了这么大一笔买卖，应该亲自来向高大队长致谢。还有，我

们有几个人被你们捉来关在大牢里，我是回来找书记长高抬贵手放人的。”

高老太爷追问：“那么你看书记长会放人吗？”

假视察委员说：“怎么不会？他上次亲口托我把这几个共产党押到重庆去替他请功呀。”

“胡说！”书记长的声音和刚才高大队长的派势差不多，有气无力，实际上是承认了事实。

“老子敲掉你！”高大队长想杀人灭口，拔出手枪，小卫也跟着拔出手枪来。高老太爷却用手示意，不准开枪，咬牙切齿地说：“给他吃一颗‘卫生汤丸’，未免太便宜了他，老子要把他留着，慢慢来消遣他！”

我们听到这两句话，从头顶麻到脚心，高老太爷要“消遣”，那就是要你受够百般毒刑，一块一块把你割死。高老太爷忽然大叫：“来人哪！把这个假视察委员给我好好招待一番，明天我要摆大宴侍候他！”

这个假视察委员似乎还不知道厉害，还笑嘻嘻地望着小卫说：“小卫，老太爷下令，你就去叫他们进来吧！”

“好。”小卫果然跑出花厅，不一会儿，把高家的几个马弁都带了进来，这几个家伙喝得烂醉，还在指手画脚要酒喝，他们的手上都绑着绳子，小卫又是牵又是拖才把他们弄进来。

第一部分 第 17 节：报销记(1)

“这是怎么搞的？”高大队长莫名其妙。

“他们喝醉了，不肯来，所以绑了来。”小卫笑着说。

“胡说！”高大队长还是莫名其妙，我们也莫名其妙。

猛然间，那个真视察委员从腰里抽出小手枪，向小卫开枪，“砰！”但是没有打中，被眼明手快的假视察委员飞起一脚，就把小手枪踢飞了。他自己从腰里抽出一

支左轮手枪，向天花板“砰砰”开了两枪，跳在桌子上大叫：“不准动！”

“不准动！”忽然从花厅周围的窗口同时伸进来十几支长长短短的枪，还有几个老百姓打扮的人拿着手枪冲了进来，用枪冲着大家大叫：“哪个动，就打死哪个！”

大家都吓呆了，谁还敢动？只有那个视察委员猛力一蹿，在地上抓起小手枪，就往屏风后面逃跑。“砰！”从他背后飞过去一颗子弹，把他的脑壳打开了花，倒到屏风后面去了。

高大队长也说时迟那时快，一低头就拔出手枪，举起向假视察委员开枪，还没有打出去，被站在他身边的小卫冷不防一下，就把手枪打得老远，小卫笑着说：“高大队长，算了吧，现在不是你用枪的时候，是该你用剑的时候了。”

高大队长手中没有武器了，的确已到了危急时刻，可是他到底没有照他的蒋校长的规定办事，没有拔出

“自裁剑”来自杀，只是站在那里发呆。

假视察委员走拢去对高大队长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感激高大队长，给我们买了十几支很不坏的枪，并且把队伍拉到大山里游山玩水去了，不然我们还进不来城哩！”

高大队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气得昏过去了，或者是吓得昏过去了，总之，倒在地上人事不醒了。

高老太爷、县太爷、还有书记长当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但是他们纵有一千计也使不上了，他们都像死人一样瘫在那里，不能动了，更不要说那个娇滴滴的“黄蝴蝶”了。

就是我这个一非官、二非绅、三非粮、四非袍哥的穷科员，过去也曾经听小卫闲谈过乡下的共产党专门劫富济贫的事，本来没有什么可怕，可是在这种场合，也不由得吓得嚅嚅发抖，牙齿总不争气，捉对儿厮打，咯咯地响。还是小卫看到了我这副相，跑过来拉我一把，

对我说：“李先生，你怕什么？来来来，见一见我们的申队长吧。”

说罢他拉我过去见那个假视察委员，就是小卫说的申队长。申队长很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早见过面了，只是那次把你的头发胡子刮得不好，怪我手艺‘潮’。你不见怪吧。”说罢大笑起来。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想，真是的，难怪剃头的手艺“潮”，是耍枪杆子的游击队长嘛。但是我不明白，你当假视察委员就当假视察委员，大摇大摆进衙门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装成理发师傅进衙门呢？害得我们几个科员受了剃刀之苦。假视察委员，哦，现在是申队长了，他大概看到我的委屈了，解释说：“要借你们的胡子刮一刮，是想找你们老科员调查几件县太爷的隐私，这样抓住了县太爷的把柄，才好在后花园客厅里和县太爷‘说包袱’嘛，三万块，不是小数呀！”

哦，原来是这样。这一把头发、胡子也算值钱了，剃刀之苦受得。

申队长又说：“多承你介绍小卫进衙门，他不进来，这一幕一幕的好戏就没有导演了。”

啊呀！原来这一切都是小卫这小鬼头在玩花样哩。

小卫走过来说：“李先生，帮忙要帮到底，我们还要借你那笔好字，帮我们写几张安民告示贴出去呢！”

“是，是，是。”我不住点头答应。

申队长回头对高老太爷说：“老太爷，我们今晚上要叨你的光，借你的花厅给我们开一个庆功大会呢。”

高老太爷什么也没有回答，还是像一个死人一样瘫在那虎皮椅上，眼珠子都不会动了。

什么？你们不相信有这样的事？酒后胡言乱语？……那就算了，算我“冲壳子”、瞎编的“龙门阵”吧。不过，这个游击队眼下还在大山里头，小卫也还在那里，你们去找这个游击队问小卫去，看我说是真是假吧。笑话！这几杯酒就想叫我说胡话？还差得远哩！

报销记

三家村夫

我来摆一个龙门阵，没有峨眉山摆的龙门阵那么有趣，但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你们知道，我在衙门里是专门办财务报销工作的。这个工作枯燥得很，有什么龙门阵好摆？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不晓得是什么鬼使神差，偏偏头一回就叫我沾着了阉。你们又非叫我摆一个龙门阵不可，如果不摆，就要把我从冷板凳会开除出去。莫奈何，凑凑合合，摆一个吧！

王科员，哦，现在该叫他为“三家村夫”了。他真像一个三家村的老学究。一身灰色，从灰毡帽到灰衣服、灰鞋子，还有从灰毡帽边露出来的灰头发。脸上也是灰色的，一脸晦气。衣服上还堆上一层灰。据他自己说，他的生活是灰色的，我们看他的心情也是灰色的。他是一个最没有味道的人。大家说他大概一辈子没有吃过盐巴，做事没精打采，说话淡而无味；倒像打开了的陈年老泡菜坛子，闻到一股子寒酸气味。所以在冷板凳会成

立，各人自报自己的别号的时候，我们都报了，就他一个人报不出来，于是大家奉送他一个“三家村夫”的雅号。他一天只知道埋头办公，把一身埋进那山积的账簿子和报销单子里去，看样子，他是下决心还要带一大堆账本到他的棺材里去办公的架势。他不哼不哈，很少听到他说一句话。有人说，把他拿来用杠子从头压到脚，保险压不出一个屁来。我们冷板凳会的规矩，哪个拈着了阍，就要摆一个让大家听了可以消气化食的有趣的龙门阵。我们的会长峨眉山打了一场锣鼓，摆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龙门阵以后，轮到我们的拈阍摆龙门阵了。谁知道第一个拈着了阍的就是我们中最没有口才的“三家村夫”。他三推四挡，就是不肯摆，大家逼了好半天，甚至不惜威胁他，要把他从我们的冷板凳会开除出去——须知这对于坐在冷衙门里吃冷饭的我们这一群科员来说，真是最严重的惩罚了——这样，他才摆了起来。

第一部分 第 18 节：报销记(2)

你们都知道，我是替别人办报销工作的。办了一辈

子的报销工作，我差一点连自己的老命也报销掉了。我要摆的就是这个差一点把老命报销掉了的故事。今后我的老命会不会被报销掉，也还说不准呢！

我当然也是一个小公务人员，你们是知道的。我的爹妈给我生了一张吃饭的嘴，却没有给我生一双抓饭的手。更加上我爹妈从小给我订了一个黄花闺女，到了岁数，不得不去娶回来。自然规律又是这么的无情，不断给我送来一串张着嘴巴要吃，光着身子要穿的娃娃。偏偏我既不会偷，又不会抢，也没有学过《厚黑学》，自然也不曾去革过人家的命，也没有好姐好妹的裙带可攀。一家几口，生活的重担像无情的鞭子，天天抽在我的背脊上。怎么办？莫奈何，托人借来学费，去进了一个速成会计学校。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世道，不管你哪行哪业，总要花钱，花钱就得记账，记账就得用会计。我就凭能打算盘会记账这点本事，捞个铁饭碗吧。就这么去了，一年毕业。又托人，又送礼，总算在县粮食局采购运输处找到一个当见习会计的差事。工钱是不多，只要干的稀的能叫一家大小胡乱填饱肚皮，不至于饿死

也就行了。

我第二天就到差。紧要的粮食进出账当然不叫我管，只叫我管日用杂支的报销账目。这个差事好办，只要把每天的零星杂支账（我们叫做“豆芽账”）登记好，把每一笔账的发票贴在纸上，有凭有证，能够报上去，核准报销就行了。我做得很仔细、很认真，就像在会计学校老师教我的那样，钱、账、凭证三样对得上口。在那些凭证上，不仅货物单价、数量，总支数都符合，并且都盖有这个商号、那个店子的图章，就同意上账报销。这件事虽然刻板，却很简单，只要循规蹈矩，自然天下太平无事。我能在这个乱世道里过这般稳定而清闲的日子，无论如何是应该自满自足的。

但是过了几天，就遇到了麻烦事。因为有一个事务员来报销，说他上街去买了几担柴火，雇个挑脚挑回来的。柴火多少钱，力夫担柴火要多少钱，这钱是花了的，但是凭证呢，却没有。怎么报销得了？我翻开我读过的书，又查了一下上级发来的报销规定，就是该由那个卖

柴火的和那个担柴火的力夫各开一张收据，盖上私章，才算有效凭证。我看这和规定不合，就顶住不报销，要他拿凭据来。那个事务员大发雷霆了：“噻，我到哪里去找那个乡下卖柴火的老乡和力夫去写一张收据，还要盖上图章呢？”

我根据书本和上级的规定力争：“书上就是这么说的，按规定该这么办嘛！”

他更光火了：“哼，我就是现在去找到了他们，恐怕还得等那两个不识字的老百姓去上了学，学会写收据才行哩。那力夫呢，把他挣的几个钱全拿去刻一个私章恐怕还不够，还得倒贴钱，来满足你老兄的报销手续吧，嗯？”

说得周围的同事都大笑起来。我傻了眼。

另一个同事站出来向我挑衅：“噯，我上街去采购，现在买东西不容易，且不说请人下馆子了，就是请坐一下茶馆，请抽几支烟总是需要的吧，莫非对别人说：‘老

兄，你抽了三支烟，给我开个收据，我拿回去交给我们的王大会计以满足他的报销要求呢！”他这几句酸话，更是惹得大家望着我这个凭本本、凭条条办事的人哄堂大笑。

他们说的是在理，可是这和会计学校发给我们的书本、跟上司的明文规定不合，怎么办呢？我不得不去请示我的上级、会计科的一位老会计了。他看我抱起几本书本和政府规定去了，就笑起来：“老兄怎么这么迂？叫那个采购员签个字盖了证明章就有了嘛。”跟着他又善意地劝告我：“以后报销的文章还多得很，你这么坚持政府规定，堪称模范会计人员，不过我只担心你这碗饭吃不下去。”

哦，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严重。

第二天，我们处的一位科长出差回来了，他把一叠单据丢在我的桌上，说：“给我报销了。”说罢大大咧咧地走了。

我赶忙把他支取的旅费和单据核对一下。我发现，有的单据明显做了涂改，有的把十变成千，有的胡乱在数目字后面加个圈，于是增加了十倍。这还不说，就是这样也还凑不够数目字。这怎么能报销？我本当找他说去，但一想，老会计言犹在耳，不要把饭碗敲破了。于是拿去找老会计研究。我说这涂改单据，于章不合嘛。老会计真为我的迂腐皱眉头了，他说：“照报就是了，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我说：“上级查出来了呢？”

他笑一笑：“你以为上级都那么干净，他们自己一天做假账还搞不赢，哪里有闲心来一张一张地查对你的单据？”

第一部分 第 19 节：报销记(3)

哦，我算又长了一点见识。但是单据数目字凑不上，总不行吧！我又发表异议。

老会计很为我的天真感到可怕了。他说：“你到这

个机关里来混事，到底有多硬的后台？你知道那个张科长是什么人？”

我说明我根本没有后台，也不知道张科长是什么人。他有什么后台。老会计不得不教训我：“噓，你初出茅庐办事情，连这些都不打听清楚，你混得下去吗？那个张科长是我们局长的小舅子、我们处长的老表嘛！”

但是我还坚持：“单据不够，这账不好做嘛。”

老会计说：“单据不够，你不晓得自己做呀！”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怎么个做法呢？

这位老会计真好，他把着手教我，还做了几张假单据示范。

从此，我不仅从老会计那里学到许多人情世故，还从他那里学到许多最新的做账技术。老会计说：“这些技术你都不懂，怎么能当一个合格的会计？”

从此我就为当一个合格的会计而努力奋斗了。

他们上街做零星采购，就照老会计教的办，叫采购员开个证明签上字、盖上章就报销了。后来我又做了发展，干脆，给我说个数目字，我自己填一张单据，随便盖上一个什么商店或公司的图章就行了。这些图章都是我自己去街上找刻字铺刻的。嘿，没有几个月，我的抽屉里堆满了各种商号的图章。恐怕一个城市的半条街，也没有我抽屉里开的商号多了。至于有些零星采购，大半是乡下人来卖的东西，根本没有盖上印的单据，我就自己开一张白条子，按上我的指拇印。反正我有一双手，十个指头可以按它十张；我还有一双脚，又有十个脚趾，还可以再按它十张。再不够，请报账的人帮忙，他们都是乐意的，每个人也可以按它二十张。我这些在报账技术上的创造性活动，连老会计都觉得我这个人看来迂，其实还很有出息，甚至还有点发明的天才哩！

这样一来，我的报销事业进行得十分顺利。可以说全机关上上下下的人皆大欢喜了，并且都认为我是一个合格的办报销的会计。还有那个张科长，对于我热心为他效劳，十分满意。有一回，他拍一下我的肩头说：“对

头的，你这个老倌，落教的！”

自从我变成一个落教的老倌和合格的会计后，我就颇受会计主任的赏识了。你们都知道，会计主任，从来都是机关头头的心腹人。一个当官的要上任了，两个人他是一定要带去的，一个是秘书师爷，一个是会计主任。现在我蒙会计主任的赏识了，我这老倌不光是落教，而且是前途一片光明，不过，这也是经过他的考验的。

有一回，会计主任叫我去。寒暄几句之后，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想必你是一个明白人，我们都是靠的局长这棵大树，才好歇凉。要是来个树倒猢猻散，怎么好？想必你也明白，如今做官难。局长现在也有困难，你我该不该支持他？”

我虽然还没有听出一个眉目，也不能不装着我是一个“明白人”，表示局长的事我们一定要支持。于是会计主任就要我想办法“编”几千块钱出来贡献给局长。

我真是费尽心机，机关算尽，才算在报销中，挤出

几千元钱，按时送到会计主任那里去了。会计主任大加赞赏：“好，好，你真是一个明白人。”

我这个从合格的会计升格为“明白人”的人，从此就参加到局长和会计主任的核心里去了。以后我接触到许多骇人听闻的机密大事，我才知道粮食局是一个为多少人羡慕的单位。粮食这东西，不仅是“民以食为天”，而且比天还重要，在我们这个票子很“毛”的时代里，粮食实际上起了通货的作用。可以想得到，想争夺粮食局长这个肥缺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人用钞票去塞，哪个塞的“包袱”最大，才能捞到这个肥缺，自不必说了。要是在重庆那个政府的粮食部里没有硬后台，你就是弄到这个肥缺，搞不到几个月，就会被人拱垮的。我现在才知道，我们这位局长，你别看他官不大，却是粮食部长的亲信。后来我知道，部长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有几次，重庆闹粮荒，都是靠的我们的粮食局长，从我们这个产粮县，日夜赶运几万担粮食去，才叫部长过了关的。

使我知道的更大的机密也是令我最吃惊的，却是我们局长用官粮来搞投机倒把、操纵市场的事，那真是“不尽黄金滚滚来”呀！

有一天早晨，我才上班，正把头埋进账簿堆里去，搞数目字的游戏，会计主任忽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我去了以后，让座、递烟，泡茶，并称呼我为王先生，对我特别客气。会计主任说：“王先生，恭喜你高升了。”

我听了惴惴不安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当然，现在也是一样，当你的上级有一天忽然对你客气起来，并且向你祝贺“高升”的时候，就是你要准备滚蛋的时候了。我眨巴着眼睛，望着我们的会计主任，没有说话；我在想，我从来规规矩矩地为他们卖力，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叫我“高升”呢？

第一部分 第20节：报销记(4)

“是真的，王先生，你莫紧张。你看，有人请你担任会计主任来了。”会计主任拿出一张纸来，打开让我

看，原来是一个什么裕民粮食公司给我送来的聘书。当一个会计主任，掌握财权，自然比我现在这个报销会计强多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局长和会计主任用“高升”的办法来把我开革出去。我迟疑一下说：“我在这个粮食局里人熟事熟，吃碗太平饭也就行了，不想高升。再说这裕民粮食公司是官办商办，我也没有听说过嘛。”

会计主任笑了起来。他知道我们这种“为两斗米折腰”的小公务员，被“高升=开除”这个公式吓怕了的，赶忙给我解释：“王先生，这回是真的高升了。这个裕民粮食公司不是外人办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局长担任总经理，不过招牌上不是他。这个，你当然明白。想必你也知道，局长的后台就是重庆的粮食部长，这个公司是部长出的资本，可以说部长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粮食局和粮食公司其实是里外一套，亦官亦商，粮食局出本，粮食公司得利。局长看你是一个明白人，老实可靠，才把你拉进我们这个圈圈里来。你找到部长、局长这样的靠山，一辈子可以得意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的确是受宠若惊了。我当然欣然答应，接过了聘书。细想起来，我真要感谢教给我种种人情世故和各种报销技术的老会计。没有他的凑合，我哪有今天？我正想着要去感谢老会计哩，会计主任却说了：“公司的事，谁都不能说。尤其不要去对那个老会计说。这个人鬼得很，靠不住。”

“哦，哦。”我除了哦哦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会计主任又说：“我们并且还要叫你‘高升’一下，拈你一点过错，把你斥退了。然后你自己再去找裕民粮食公司谋事去。”

这个会计主任怎么说话颠颠倒倒的？刚才说不会叫我“高升”开除我，怎么现在又说要拈我一点过错，把我斥退了呢？裕民公司明明给我送来了聘书，怎么又说要我自己去那个粮食公司谋事呢？我迟疑地望着会计主任那变色的面孔，想从那上面读出气象来，看今天到底是天晴，还是刮风下雨。

“嘿，老弟，你怎么这么迂？这个过场是必定要走的呀。聘书都到你的手了，你还怕什么？”会计主任微笑着的面孔，显出今天天气转晴，我的面前是一片光明。

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表示心领神会了。

果然，过了几天，我在粮食局被“高升”出去，同时就在裕民粮食公司上任了。这个公司门面很小，人手更少，其实不过是一个皮包公司。什么叫“皮包公司”？就是把公司开在经理的皮包里，专门干些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事。业务很简单，粮食局通过政府征实征购，从老百姓那里刮来的粮食，都变成公司的本钱。用这么大的本钱投到粮食市场上去，就完全可以垄断和操纵市场了。涨跌吞吐，完全以赚钱作为杠杆。为了等粮食看涨，哪怕仓库的粮食堆成山，就是不卖。可怜那些升斗小民，在凄风苦雨中，顶着一麻袋，半夜就在米店外排队，结果早上看到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米”的木牌挂出来。有的老太婆捶着门板痛哭：“你们硬是要饿死人呀？天理良心……”她还以为这世界上真有“良心”这么一

个珍贵的东西哩。有之，就是那块冷酷无情地对她板着铁青面孔的“今日无米”的木牌。

有时候为了和市场上的小投机商和米行老板斗法，却要放手地卖，把价钱狠狠地压。起初那些投机商看到米价一跌就快收，但是越收越跌，搞不了多久，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同时，他们资本有限，有的只是从县银行借的高利贷资本。搁久了不抛出去，别的不说，就是那要付的利钱也压得他们吃不消。一面市场上的米粮价继续疲软，一面银行的贷款利息不断升高，同时县银行又把银根抽得紧紧的，就像套在那些投机米商的颈上的皮带，越勒越紧一样。我才知道，这个县银行本来也是局长开的，后台老板还是那位远在重庆的部长，县银行自然要努力配合老板“吃人家”的事业了。（这些“疲软”、“银根紧”等名词，你们知道吧？这是市场的行话）这些投机米商吃不消了，只好忍痛低价吐出原来高价吃进去的粮食，这一下裕民粮食公司一口都吞光了。转身就牌价高挂。就在这一吞一吐之间，支票就像雪片飞进我的保险柜里来了。简单地说，有些商号和米行就这样被

公司吃掉了。公司就吃得愈来愈胖起来。

每一次吃掉一家米行，会计主任就来找我去吃酒。在酒席上，他哈哈大笑地说：“龟儿子，又吃掉了一个蛋！”他咬着糖醋排骨的骨头，咯咯地响，津津有味，就好像嚼的是那些升斗小民和小商贩们的骨头，至少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血腥的压榨，残酷的倾轧，原来就是他们的快乐源泉。

第一部分 第 21 节：报销记(5)

这个裕民公司就这么搞了不到一年的“裕民”事业，赚了大钱，真叫官商一家，无本万利。我亲自经手给重庆的某私营银行兑去不少的钱。但是从外表上看，还是看不出什么来，裕民公司还是那么一个小门面，还是只有那么几个人。我们既没有见到银钱钞票，也没有见到经营的实物粮食，就靠银行支票和提粮单飞来飞去。我们就像神奇的魔术师一样，在支票和提货单之间玩来玩去，就看到“不尽黄金滚滚来”了。当然，我们公司办事的几个人也不过是几只提线木偶，表面上耳提面命的

是那位会计主任，其实真正提线的是局长和那位远在重庆进行遥控的部长。他们是于官则有权有势，于商则有粮有钱，操纵着市场，干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买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脸盘发福，肚子胀圆。

我照说不过是一个升斗小民，被偶然的机会拉了进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有时深夜扪心自想，却也有些感到可怕，在良心上说不过去。可是早上一起来，又周旋于支票和提粮单之间，听到会计主任说：“良心！良心值几角钱一斤？”我也就心安理得，继续像过了河的卒子，拼命向前了。

我干了一年，我总以为我们的局长连同他后面的部长是所向无敌的。财神爷简直像是养在他们公馆里的阿猫阿狗，被他们喂家了的。却不知道黄雀之后还有弹弓在瞄着它们。而我也就几乎在这种残酷斗争的场合里把自己的老命报销了。

且说有一天，会计主任来找我，对我说：“这一年算是财神爷照顾我们，赚了不少钱，但是光掌握一些票

子，还不是办法，粮食公司还得掌握大量实实在在的粮食在手里，才算脚踏实地，不怕风浪。”

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怎么办？”我问他。

他笑一笑——这位会计主任总是喜欢说到得意之处，那么皮笑肉不笑地皱一皱面皮，听不到他的笑声，只听到从他的牙齿缝里喷出来的嘘嘘的声音。听了像刺骨的寒风，从他的牙齿缝里吹到我的脸面上来。在他那笑声里面当然包含着聪明和智慧，可是更多的是包含着阴险和奸诈。今天他又那么笑一笑——假如那可以算是笑的话。我知道他又有“上上策”要拿出来了。他说：“怎么办？我们既不会种粮食，又不会印票子，更不会变戏法，叫粮食像从天上落雨一样落到我们的粮仓里来。”

那么到底怎么办呢？粮食从哪里来？我正注意地听着，他却故意卖关子，不说下去了。我问：“到底粮食从哪里来？”

“只有在这里，才能出粮食。”他指一指他那半光的前额头。

“那里可以出粮食？”我有点不相信。

“打主意嘛。”他拍一拍他的脑袋。

我还是莫名其妙，问：“什么主意？”

他说：“这就又得靠发挥你的报销技术的创造性了。”

于是他在我的耳根叽叽咕咕说了一会儿，这真是古书上说的，叫我“茅塞顿开”，叫我也跟着他聪明起来了。我才明白，一个人只要被利欲熏心，能够变得多么聪明，能够想得出多么高明的绝招儿。而这种精神的力量就可以变出物质的粮食来。然而那又是多么凶狠、多么残酷呀！就这么一下，真像变戏法一样，公家的几千担粮食就上到我的账本上来了。

看你们惊奇地看着我的样子，你们大概想问我：“你也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绝招儿，说出来听听吧！”

我是要向你们招供的，假如需要这么说的话，这是犯罪的事嘛。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两个字：海损。要我在“海损”上做文章。

什么叫“海损”？你们有的人大概知道，但是你们大多数人恐怕不知道。我们那个县靠大江，是粮食集散的码头，每年有好多万担粮食从水路运往陪都重庆去供军需民用。你们还不知道从那里去重庆的水路上有不少险滩，每年都要撞沉（我们叫“打劈”）许多只米船。好了，险滩伸出可爱的援助的手来了，只要“打劈”一两只大船，几千担大米就进了公司的仓库了。你们要说，不对，米都沉到滩底，去给龙王爷的虾兵蟹将提供军粮去了，哪里能到裕民公司的粮仓里去呢？这就证明你们的脑袋瓜子还没有被利欲熏透，从而变得聪明起来，所以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难道你不可以把粮食事先扣下，往船上装少量粮食袋在上面装样子，其余都是假粮食袋子吗？反正船已经沉了，粮食都倒进水里去了，谁还有本事去找龙王爷查对沉下去的粮食账目呢？报一个海损事故，公家蚀了几千担粮食就是了。

哦，张老，你在笑，不信服吧？还有，老黄，你是重庆人，大码头上的人，难道也不信？起初，我也不信服，船上有那么多划船的，还有当家掌舵的艄翁，难道他们不怕死，硬把船往礁石上撞？但是实践了几回，我是信服的。那些划船的船夫的命算个球！反正全部或大半淹死了，命大能爬上岸的不过寥寥几个人。正好，可以叫他们证明，是船出了事故嘛，粮食都倒进水里去了嘛。但是那艄翁呢？他自己愿意把船舵乱扳，鼓起眼睛叫船碰在礁石上吗？他有啥不愿意的？只要多给他几个钱就行了。不过这还是不大保险。最保险的办法是派到船上去的那个押运员，到了滩口，在后舱里，他出其不意，把舵猛力一扳，趁势把艄翁打下水去，就像被舵打下去的一样。掌舵的淹死了，这就万无一失了。啊，你说太残忍了吧？哪个做生意买卖的老财迷和专刮地皮的官僚是干干净净的？他们刮来的哪一张钞票上不是浸透了贫苦老百姓的血汗和眼泪？只要有大利，把他亲老子砍成八大块来当狗肉卖，把他的婆娘弄去陪别人睡觉，他在床边喊号子；叫他给人当龟儿子、龟孙子，

都是肯干的。明天就把他绑赴法场，砍脑壳示众，叫他嘴啃河沙，颈冒血花，灵魂不得升天，只能入地狱去上刀山，下油锅，永世不得超生，他也是不怕的。嘿，这些人，我算是看得多了。

第一部分 第 22 节：报销记(6)

总之，就凭这一招儿，我们这个裕民公司就算有了切实的本钱，好多仓粮食实实在在贴上裕民粮食公司的封条，属于公司所有了。会计主任的账上报销了海损，我的账上做得天衣无缝。

但是我们正在得意呢，却碰到了“硬火”。

有一回，我们发现粮食市场上有一些投机商人又在起哄抬价、抓粮食。会计主任毫不在乎，对我说：“哼，那不过是几只虾米，连小鱼都算不上。我肯信他几爷子能把大海搅浑了。送上门来的虾米，吃吧。”于是他还是用先吐后吞的办法来整治他们。

但是这一回有点怪了，这几只虾米硬是不服吃，一

股劲地收粮食，银行好像是他们开的、支票是他们印的一般，一本一本地开出来，拿到银行硬是过得硬，可以兑现。过了十来天，几乎把这个粮食最多的市场上的粮食都抓过去了，好像胃口还大得很。嗯！这不是虾米，莫非是装成虾米的大鱼！会计主任和局长都惊诧了。明摆着的，公司是买空卖空，抛售的都是国家公粮，如果重庆通知马上要叫送粮食，或者什么部队派人到这里来要军粮，怎么办？局长不能不叫会计主任去摸底，这些投机商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费了不少周折，到底弄清楚了，他们是从重庆来的，是打起重庆一个叫富国粮食公司的旗号来收购的，市场上有多少，他们收多少。

更怪的是，原来会计主任认定很“鬼”的那个粮食局的老会计，忽然来拜访我，并且坚持要约我出去找个僻静的小酒馆去喝二两。我感激他是我的第一个引路人，多承他教我为人的道理和报销技术，才有我今天的发迹，所以我答应去了。到了一个小酒馆，喝了几两，他看起来喝醉了的样子。其实他的酒量很好，并没有真醉，只是装糊涂地说了许多酒话，对我半是恐吓，半是劝告。

他说：“老兄，下滩的船，眼见要打沉了，你还不快起岸，更待何时？”

我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投靠的这个裕民粮食公司，恐怕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吧？现在已经捉襟见肘，再经两个浪头一打，恐怕就要叫它‘打劈’了。”

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公司处境不妙呢？我含糊其辞地说：“我只管一个月拿到那五斗米，年终争取拿两个月双薪就是了，别的我管不着。”

他笑了，说：“你那为之折腰的五斗米，未必靠得住。现在有五石米的机会摆在你面前，看你抬不抬手。”

我问：“什么意思？”

他说：“现刻和你们公司在市场上竞争的对头，来头大得很，我看他们是连火门都没有摸到。”

我说，我们已经知道是重庆富国粮食公司到这里来

抓粮食来了。

他说：“你知道‘富国’是哪个开的？”

我说不知道。

他神秘地轻声告我：“来头大得很，听说是这个。”
他伸出两个指头来。

我摇头表示不知道他伸出两个指头指的是哪个。

“嘿，孔二小姐你都没有听说过？”

哦，孔二小姐，我倒是听说过，是当今掌管政府经济大权的孔祥熙的二女公子。关于她，只听说过许多神话和笑话，不过是茶余酒后的谈资，谁去认真？比如说她经常是女扮男装，还娶了好几个“面首”也就是男姨太太，等等。又听说她是重庆经济界一霸，可以点铁成金。这倒是真的，如果富国粮食公司真是她开的，那裕民粮食公司即使有当今的粮食部长当后台，也是斗不过她的。难怪这回把裕民整得这样狼狈，原来是碰到硬码

子上了。我说：“这样说来，裕民这回怕要垮台。”

他笑一笑说：“哼，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对付你们一个还没有长成气候的小小的裕民吗？目标是粮食部，是中央和地方在斗法，在争夺掌握全国粮食的大权哩！”

哎哟，我真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更没有想到我竟卷进这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的旋涡里去了。

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做好做歹地劝我：“老弟，我也是为你好，老实告诉你，裕民公司当然靠不住了，粮食部长也要被‘取起’，甚至还要叫他下不了台。你要不早点抽身，当心别人下不了台的时候，把你抛出来当替罪羊哟。你以为沉船的事，手脚就做得那么干净？那个掌舵的并没有淹死，有人养着这个‘活口’哩！”

这真是晴天霹雳！没有想到局长和部长他们沉船的事竟然漏了馅儿了。我装糊涂沉默不语，这内情要漏出去，可不得了，粮食局长是好惹的？不过这老会计也许不过是来试探我的，他们其实并不是把内情摸实在了的。

他看出我神色不安，马上对我进攻：“这是几千担粮食的大事，现在有粮食部长兜着，没事。但是部长垮了呢？新部长上台了，对海损事故不穷追到底？局长不拿几个头去，这个大案能结得了案？我就担心有人要借你的头呢。”

第一部分 第 23 节：报销记(7)

我强自镇定地说：“我说过，我是穷公务员，只管记账，一个月拿五斗米，别的不沾。”我起身告辞了。

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又警告我：“老弟，得抽身时早抽身，何必跟到烂船下险滩？只要你肯转向，有人对我拍了胸脯，不是你现在拿的五斗米，而是五石米！”

我回裕民公司后，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富国公司的硬后台告诉会计主任，请他转告局长呢？我还正在犹豫不定呢，会计主任就来找我来了。他急匆匆地告诉我，重庆粮食紧张，粮食都被大投机商囤积起来了，不肯抛售，市场上粮食供不上，部长喊过不到关了，叫我们马

上运一万石公家的粮食去接济。这真是坏了事了。这里的公粮都拿来当本钱和富国粮食公司斗法的时候抛出去了。当时以为只要十天半月就可以全部收转来的，谁知道富国粮食公司来头大，只吃不吐。粮食在他们手里，票子在我们手里，顶不了事，而且这票子天天在贬值，买一千石粮食的票子，过了十天半月工夫，买五百石也不行了。现在重庆催送粮食又催得紧，怎么办？莫奈何只好把那昧了天良吃“海损”吃到嘴里的几千石粮食，忍痛吐出来，赶快送到重庆去堵口子。但还是不够，只好高价去四乡收购些粮食来补送。说实在的，这么一搞，裕民粮食公司老本蚀光，倒背了一屁股债，早已过了宣告破产的格格了。看来我要失业了。

正在不得开交的时候，祸不单行，这里传说，在重庆的参政会上有人质问粮食部，粮食为什么飞涨，扬言要追查运重庆粮食的海损事故。有一天，会计主任来找我，说局长找我有事。过去局长是从来不和我照面的，一切都是经过会计主任，这回破格要见我，是什么事？

晚上，我跟会计主任一块儿到局长公馆里去了。才坐下，局长劈头就问我：“你和那个老会计去喝过酒吗？”

我失悔那天回来，没有把这件事给会计主任说一说。现在只好认账了。我“嗯”了一声。

局长火了：“好呀，你吃里扒外！”接着就用威胁的口气问我：“你老实说，你是不是看到‘裕民’要垮，去挨‘富国’去了？”

我否认有这样的动机，我说我也并不知道那个老会计早已被局长“高升”出去，他投进富国公司里去了。但是会计主任揪住我不放，像审问似的问我：“你放老实点，你是不是把裕民的老底子向他端出去了？”

我否认。

“那么海损的事除开你谁还能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在重庆闹开了？”

我只能矢口否认。我不想说出舵手还活着的事，那

样会追查我这个消息的来源，如果说是老会计告诉我的，他们一定认为我陷进富国已经陷得很深了。我坚持我并没有暴露他们的隐私。的确是这样，他们找不到我泄露了什么机密的证据，事情就说到这里僵住了。

会计主任马上来转弯子，心平气和地说：“老兄，我们好歹都在一条船上，莫非我们还信不过你？不过想告诉你，那个老会计不是好东西，他正在安圈套想把你套住，你要当心，不要落进他们的圈套里去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他一边说着，一边给局长在递点子的样子。局长也就马上改了口：“好了，好了，你为人忠厚，我们信得过。过去的事不说了，只要不和那个老会计去网，我们还是和衷共济，渡过难关，有你的好前程。”

我从局长的公馆里走出来，捏了一把汗。

过了两天，会计主任来约我一块儿到局长家里去，商量要紧的事。我们到了局长家里，局长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好，好，你是个明白人，靠得住，我们这回送

重庆的几千石公粮，请你去押运，并且替我带一封信到部长公馆去，他们要问什么，你才好回话。”

会计主任在一旁帮腔：“有部长在，我们裕民垮不了。你去见见部长，这机会可是难得哟。”

我只能应承了，他们两个看来很满意的样子。

运粮船队快开船了，忽然会计主任上船来了，还带了三个人一块儿上来，好像不是押运员。他说他们有要紧事要搭顺路船去重庆，和我一块儿走。船队开船了，一路挺顺利地过了险滩，天快黑的叫候，快要到重庆了。会计主任提议，我们另坐一条快船，先赶到重庆好安排粮船靠岸的地方。对头。我们从大船下到一条小船上，在前面走了。小船果然跑得飞快。

在黑蒙蒙的长江上，走了一程，会计主任带的两个人忽然靠近我的身边坐下了。会计主任开腔了：“这是你说老实话的地方了。你说说你把我们运粮的海损事故告诉老会计没有？”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

“好！”会计主任说，“你到底是说了还是没有说，都没有关系。你说了，砍你下水；你没有说，给你个全尸，沉你下水。”

第一部分 第24节：报销记(8)

说着，那两个大汉就把我按在舱里，硬要把我用麻袋装起来。我又哭又喊：“冤枉呀，活天的冤枉呀！”哪个管你？在这黑茫茫的江上，孤零零的一只小船，谁能听得到。

会计主任还奚落我说：“你记到，明年今天是你的周年，我们总算相交一场，到时候我到河边来给你烧纸。”

我已经吓得昏了，我怎么被硬塞进麻袋里去，怎么被抬起来丢进河里去的，后来又怎么样了，我完全不记得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奇怪，我正躺在一张床上。这屋

子比较黑，窗帘都拉上了，但是这间房子看起来还是蛮讲究的。这是在哪里？是在阴曹地府里吗？是在运粮船上做梦吗？我捏了一下我的腿，感觉很痛，我没有死，也不是在做梦，的确是会计主任和两个大汉合谋，把我沉了河了。但是这是谁把我从水里搭救起来了呢？

我什么也想不清楚，我的头疼得很，是死是活，也不愿去想了。

“他醒来了吗？”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从门外边传进来，跟着门被打开了，原来是老会计进来了。他走到我的床边，我想挣扎起来，他阻止了我“睡好，睡好”，显得十分亲热。毫无疑问，一定是老会计他们一帮人把我从河里救起来的。他们这帮人想必就是富国粮食公司那些人吧，就是孔二小姐一伙的吧！

“你这一条命是捡到活的。我劝你早抽身，早转向，你不信，差点下水喂了王八了吧？现在你该明白了，他们是想杀人灭口。你要想报仇，就把他们的老底子一五一十地都翻出来吧。”他表现出义形于色、十分愤慨的

样子。

我从眼前九死一生的经验想，知道他显出那么愤慨不平，其实不过是为了最后那一句话，要我翻出局长、部长他们的老底子来。我默不作声，也不想对他们这帮人说什么。我陷进裕民的圈子里去，被他们当赌博的筹码使，差一点丢了老命，我现在再陷进富国的圈子里去，能活得出去？

老会计却不管我理会不理睬，只顾自己得意地说着“哼，实话告诉你吧，那天我找你的事，他们知道了，我们就算定没有你好过的日子。我们本想把你绑架走，免得他们下毒手，谁知道他们赶在前头叫你押运粮食去重庆。我们一路坐小船跟了来，看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我们眼见他们把你骗上了小船，就算定他们是下了狠心要杀人灭口了，果然眼见他们把你估倒装进麻袋，抬起来投进江里。我们早已在后边安排了人，下水去把你打捞起来，救活了你。你要想一想，富国公司和你非亲非故，救你起来干什么？你是个明白人，应该懂得怎样报

答别人的救命之恩。”

这就说得再明白没有了。他们哪里是心存好意，死里相救，其实是要我当个活口，给他们提供打击对手的子弹罢了。要说那局长、部长是狼的话，他们这一般人恐怕是老虎，比狼更凶险些。我是再不想卷进虎狼斗里去了。我推辞说：“其实，我并不深知他们的老底。”

“噓，说你是明白人，一时却糊涂。你想，你没有拿住他们的致命短处，他们会这么把你往鬼门关里送？这点难道你瞒得过我们？老实告诉你，你到了这里，不说也得说。你说了总有你的好处。好吧，你歇歇，好好想想，明天我来听回话。告诉你，你要明白，你现在是到了什么地方。你要懂得哟，我不是随便来找你的。”

他说罢径自开门走了。从老会计这一席话，看得出来，我从狼窝里转到虎穴中来了。他们不从我口里榨出东西来，是走不出这个虎口的。算了，我又何碍于那杀我的局长这般人？我还是想自己早日脱身的办法吧！

第二天，我把局长和他背后的粮食部长官商一体，买空卖空，沉空船报海损的事说了。老会计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就对了，有你的好处，果然你是一个明白人。”我在这里又成了明白人了。

到底来了“好处”，他们真给我送来五石米的条子。还说，这是我开了口的报酬，以后只要我懂事，当明白人，还有更大的好处。于是有这样那样的人来访问我这个明白人来了。问情况，写材料，还有新闻记者来采访、照相。一下这个山城（我现在才知道，我现在是住在山城的一个公馆里了）像开了锅，报纸登了大消息，还有添油加醋的活生生的描写，什么《部长沉船记》，什么《裕民粮食公司内幕》，特别是把谋杀我的过程前前后后，像写侦探小说一样，离奇古怪地写在报上，连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甚至连想也没有那么想过的事都写上了。好像那些新闻记者一直跟在我的身边，进行采访，和我一块儿装进麻袋，一块儿沉的河，并且随时钻进我的脑子里去观察过一样。对于新闻记者们的创造才能，我是不能不表示赞叹的。然而那惹是生非、造谣惑众的本领，

也太叫我惊奇了。从此我才敬服我一个在报馆里工作的朋友对我说的经验之谈：“干什么事都可以，就不要去干这样工作。看起来叫‘无冕之王’，好不神气。其实那些新闻记者成天在这个衙门、那个公馆卖弄风情、百依百顺，不是粉饰太平，就是造谣生事。骗了自己，还要去骗老百姓。”我看一点不假，这些报纸其实不过是造谣公司。

第二部分 第 25 节：盗官记(1)

这一下引起轩然大波，参政会质问粮食部长，还有什么政府的惩戒委员会开会弹劾呀，闹得满城风雨，就像一场闹剧，一幕一幕演个不完。最后到底以粮食部长引咎辞职，我们那位局长撤职查办了事。

至于我呢？不是有好处兑现了吗？不是从为五斗米折腰上升到为五石米折腰吗？你们真要想得那么天真，你们的脑袋瓜子就是无可救药了。我当时就没有那么想过。我只想，我才从狼嘴里出来，又跳进了虎口，能活着逃出来，就算幸运。果然，当他们从我身上榨取

到一切有利于他们进行斗争的材料，再也没有油水可榨了，而他们的官司打赢，粮食部长的肥缺抓到他们的手里去了。富国公司从此官商一体，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了。我的存在对于他们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不可忍受的时刻快来了，于是在我面前又出现了老会计。

老会计又来看我来了。他，看样子是高升了，一看他那高贵的头的朝天的角度，走动起来他那两肩摇动的幅度，他那两袖生风的烈度和他那两脚的跨度，就可以知道。甚至说话的声音也似乎随同他的高升而变调了，从重浊的低音变成高八度了。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恭喜你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该你高升了。”

我一听“高升”二字，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是该我滚蛋的时候了。我乐得这样。

他走的时候还回头向我警告：“向你进一句忠言：有人对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要说留在这个城市了，就是留在这个公馆里，也不一定保险，你还是隐姓埋名，远走高飞的好。”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不能忘记血的教训。死亡每天都在阴暗的角落里向我窥视。我不愿意忽然变成轰动一时的新闻材料：某某人自行失足落水呀，或者某人自行撞到别人的枪弹头上去了呀，以及各种 20 世纪摩登的奇怪死法——这种怪事在我们党国的报纸上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在某一天清晨，我不辞而别，从公馆逃走了，也许这正是他们希望的。

从此我就隐姓埋名，流落到这个冷衙门里来了。可惜我除开做报销会计，把我的双手双脚的积极性都发挥起来，并且把半条街的商号都开在我的抽屉里这样一点本事外，别的什么也不会。在这里还是天天干报销的工作，但愿我不会某一天连自己也报销了。

谁知道呢？这世道！

盗官记

巴陵野老

峨眉山入摆了一个发生在县衙门里的故事，我也来

摆一个发生在县衙门里的故事吧。你们要问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县衙门里，我可只能回答一句：反正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我们这个县即使称不得模范县，可是绅粮们给县衙门送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之类的金字大匾在闪闪发光，我们的县太爷即使算不得清官，也还没有因为劣迹昭著而撤职查办。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哪里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呢？而且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这个衙门过日子的，虽说吃得不很饱，可是也没有哪一个饿死，甚至还能得闲到这里来坐冷板凳，喝冷茶，摆龙门阵，这也可算是乱世中的桃源生活了。即使在我们县衙门里，眼见发生过什么三长两短的事，也应该强打起精神来做一个惩恶扬善的君子才对头嘛。总之，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这一点是非得赶紧发个声明不可的。——巴陵野老诚惶诚恐地发表了他的严正声明，才开始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巴陵野老在我们这个冷板凳会里假如不是最老的老人，总可以在敬老会上坐第二把交椅。已经无法说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因为他的头发已经经历过由黑

到花白、到全白、到完全脱落的过程。但是也不能说他是一个龙钟老人。头发是没有了，可是在那发光的头顶上还泛着微红；在白眉毛的下面还眨巴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那脸是清瘦的，但是还红光满面。他那一口洁白坚实的牙齿，使他没有一般老人那样牙齿脱落、两颊凹陷的老态。他的身体也还可以叫做结实，长年四季没有见他背过药罐，甚至伤风咳嗽也很少见。问起他的年纪来，他是最不愿意回答的。人家问他：“你大概到了花甲之年了吧？”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差不多。”六十岁对于他似乎是一个很忌讳的年龄，因为这是勒令退休的年龄，而“勒令退休”，就意味着敲碎饭碗，这隔“转死沟壑”也就不远了。所以有人揭他的底，说他已接近“古来稀”的高龄了，我们都竭力替他辩解：“噫，人家连六十大寿还没有办过呢，怎么说快七十了呢？绝对没有！虽说他的头发白了，你看他那牙齿，你看他那精神，你看他吃饭喝酒的劲头，即便是五十岁的人，能比得过他吗？”

正因为这样，他在我们这个衙门里算第一个奉公唯

谨的人，不论有事无事，准时上班下班，风雨无阻。能够不说的话，他绝不开口；能够不出头的事，他绝不出头。他惯常劝导我们这些有点火气、喜欢发点牢骚的科员：“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总因强出头。”他就是这样终年累月，在他已经坐了几十年的那张旧办公桌前捏着他那支秃笔，默默地和无情的岁月拼命，等待那个戴着上面写有“你又来了”几个大字的高尖尖帽子的无常二爷，有一天带着铁链来套上他，向鬼门关走去。

第二部分 第 26 节：盗官记(2)

但是，自从他参加了我们的冷板凳会以后，似乎在他的身上召唤回青春的活力，变成一个老少年了。如同上班一样，他每会必到，风雨无阻。听到大家摆一些有趣味的龙门阵时，就呵呵呵地笑起来，像喝了陈年老窖大曲酒一样，摇头晃脑，用手击节赞赏说：“这真是可以消永夜，可以延年寿啊——”把尾声拉得老长老长的。现在，他拈着了阍，不等别人催促，就自告奋勇地摆一个龙门阵。他摆起来了。

我先摆一个“引子”，我摆的正文就是从这个“引子”引出来的。

我不想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一年。那个时候，县衙门已经改名叫县政府，大堂上坐的已经不是知事大老爷而是县长了。但是老百姓还是照老习惯，叫那里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县衙门，还是在屁股挨打的时候，对坐在大堂上的县长叫：“大老爷，冤枉呀！”我看这些县长，和我们过去见过的县太爷也差不多。有胖胖的，有瘦瘦的，有马脸的，有牛头的，有鹰鼻的，有猴腮的，有猪拱嘴的，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而且都在挂着“光明正大”匾的大堂上坐着，对堂下惶恐跪着的老百姓吆喝，发威风，打板子；一样在后花园的客厅里和“说客”斤斤计较，数银元，称金条。当然，也总是一样坐不长久，多则一年，少则三月，就囊括席卷，扫地以尽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官限”已经到了，新的老爷已经动身，就要上任来了。你看各机关、法团、士绅、商贾以及像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科员，一面在忙着给就要卸任的老爷送万民伞、立德政碑；一面又在河坝码头

边搭彩棚、铺红垫，锣鼓、鞭炮也齐备了，准备迎接新上任的县大老爷了。

这一回来的县大老爷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反正拿着有省政府大红官印的县长委任状，就算数。我们这个县在江边，通轮船，每次县大老爷到任都是坐轮船来的。

“呜——”，轮船的汽笛叫了，打了慢车，停在河心。因为没有囤船可靠，只好派几条跑得飞快的木舢板船靠上轮船边去迎接。舢板靠好，新来的老爷和他的家眷，还有绝不可少的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等等随从人员一齐下船。

“扑通！”出了事了。不知道是这位新来的老爷年事已高呢，还是看着岸上人头攒挤，披红戴绿，锣鼓齐鸣，鞭炮响连天，因而过于兴奋了，在他老人家从轮船舷梯跨到不住颠簸着的舢板船上时，踩虚了脚，于是，“扑通”一声，掉进大江里，而且卷进轮船肚子下的恶浪里去，无影无踪了。

事出意外，这怎么办？照说应该下船给落水的新老爷办丧事才对。但是，那跟来的会计主任却机灵得很。他当机立断，马上在船上和跟老爷来的太太以及秘书师爷研究了一下，拿出办法来。于是，太太擦干了自己的眼泪，把老爷的委任状拿出来交给会计主任，会计主任又把委任状转给秘书师爷拿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仍旧那么沉着地、兴高采烈地以秘书师爷带头，太太抱着一个小娃娃紧跟着，后面是会计主任以及跟班，鱼贯地下到舢板船上，划向挤着欢迎人群的码头边，上了岸了。

到了欢迎彩棚里，秘书师爷把委任状亮出来给卸任县太爷以及地方机关、法团的首脑和绅粮们过目，并且自我介绍起来：“鄙人就是王家宾。”——王家宾就是写在那张委任状上的新县长的名字。于是大家和新来的老爷或者拱手，或者握手，表示恭喜，敬扫尘酒，然后就坐上四人抬的大轿，推推涌涌，到县衙门里接事去了。

有人问：“刚才下船的时候，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了？”

会计主任以不当一回事的神气马上回答：“哦，刚才下船的时候，我们带的一个跟班，抢先下船，不幸落水淹死了。”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跟班落水了，这当然是无关大局的。于是新来的王家宾大老爷照常上任；在机关、士绅的欢迎会上照常发表自己的施政演说；在后衙门照常安排好自己的家眷，晚上安歇了；并且第二天早上起来，照常坐上大堂，问案子，照常打老百姓的板子；照常克扣公款，敲诈勒索，刮起地皮来。

只有一点不大照常，就是这位新来的王大老爷刮起地皮来特别的狠毒，硬是像饿虎下山，饥不择食，什么钱都要，什么人的钱都要，简直不顾自己的官声，不想要万民伞，不想立德政碑，只想几个月之后，卷起鼓鼓的宦囊，逃之夭夭了。这个“不照常”，就引起地方的大绅粮户以及专门干“包打听”和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们的注意。不到三个月，在衙门内外，离奇的谣言像长了翅膀，到处传开了。起初是唧唧喳喳的，慢慢就沸沸扬

扬地传开了，还伴随着一些有损新老爷官声的议论，以至于在衙门口竟然发现有入暗地里贴出了“快邮代电”这样的传单来。

第二部分 第 27 节：盗官记(3)

那“快邮代电”上说，这一切都是那个会计主任导演的一场把戏，那个落水的才是真的县长。是会计主任当机立断，叫秘书师爷取而代之，和太太做成真夫妻，冒充王家宾正牌老爷，大摇大摆地上任的。而且说会计主任这么安排，这位太太不能不立刻答应认一个野老公都因为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

为什么会计主任要导演这么一场把戏呢？这就要从成都省上卖官鬻爵的内幕讲起。

你们去过成都吗？那里有一个少城公园，少城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社。在那里有一块颇大的空坝子，都盖着凉棚，面临绿水涟漪，是个好的风景去处。凉棚下摆满茶桌和竹椅，密密麻麻坐满喝茶的茶客，热闹得很。

到处听到互相打招呼、寒暄问好的声音，到处是茶倌放下铜茶盘叫着“开水”的声音。这是一个普通的茶座，那些做小生意的，当教员的等等小市民们，就在这里来谋事、说合、讲交情、做买卖、吵架、扯皮，参加“六腊之战”，“吃讲茶”。

但是还有一处更好的别有风光的僻静去处，叫做“绿荫阁”的，在那里凉棚高搭，藤萝满架，曲栏幽径尽头，便是茅亭水榭，临湖小轩。在那拐弯抹角、花枝掩映的地方，都摆着茶桌和躺椅，既可以悠闲地喝杭州龙井、苏州香片、六安毛尖，还可以叫来可口的甜食点心、时鲜瓜果，真可算是洞天福地了。在这里商量买卖，研究机密，揭人隐私，搞阴谋诡计，都是很理想的地方，当然也是公开卖官鬻爵的好地方了。

据说在那里，无论是县长、局长、处长、科长、校长、院长之类的大小缺额官位，现放着的，哪管你是阿猫阿狗、牛头马面、土匪强盗，只要你肯出钱，就有人来给你穿针引线，讨价还价。价钱也是各不相同的，有

肥缺和瘦缺之分，有长做和短做的不同。比如当个县太爷吧，因地方不同，价格出入就很大。人口繁密、交通方便、物产丰饶的县和那些贫苦偏僻、人烟稀少的县就分着不同等级和时价。清水衙门的中学校长和一沾就是满身流油的税务局长就相差很大。当官的时间也有长短不同，多则一年，少则三月。能买到两三年的官，既除开要多出钱之外，还要和党政当局有些瓜葛才行了。比方说一个县长的肥缺，卖给你一年，不管你去做“父母官”做得多受子民的欢迎，也是不行的，到时候就得交差走路。相反的，如果时限没到，无论你刮地皮刮得多么狠毒，搞得如何怨声载道，你还是可以放心地刮下去，不要担心会提前撤职的。因为在买官的时候，有约在先，给够了买价的嘛。至于你到了任，你刮得多，刮得少；刮得巧，刮得拙；官声美，官声恶；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因此，不管是谁，哪怕是阿猫阿狗，一上任就拼命地刮、刮、刮，则是无一例外的。不然花钱去买官来当，为的什么？难道如今的世道还有谁真发了疯想去得个宵衣旰食、爱民如子的“清官”空名声吗？

有的政客，官瘾很大，也自以为有一套做官的办法，又具备着做官的资历，但是“宦囊羞涩”，没有钱，怎么办？有办法，找山西钱庄就行了。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山西的钱庄没有？据说那是最会做生意买卖的山西商人开的，就和现在的银行一模一样。这种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放高利贷，开设当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卖地产，承办汇款，发行像钞票一样管用的银票。凡是能够赚钱的事，他们就削尖脑袋，拼命去钻，于是就看中买卖官职这项生意了。当然，这些商人不懂“政治”，自己去当官，总是玄得很，怕蚀本。因此，他们就派人到少城公园绿荫阁，找那些卖官的引线人办交涉，买下一批各种候补官员的委任状来当做商品一样囤积起来。省里卖官的大官员们也嫌零敲碎打地零卖太麻烦，这样向山西银号批发出去，卖得又快，钱又成整，实在方便。那些想放出去做官的人，就可以直接找上这样的钱庄办交涉、讲条件，几分钱几分货，好多银子买个几品官。省得到处又托人情又送礼，到那些大公馆去受那些狗仗人势的看门的差狗子们的

闲气。这当官的青云之路也实在简捷多了。你去找山西钱庄买官的时候，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赎官”。你有现钱就出现钱，他们收取一定的利息就行了。你没有钱也好办，立一个赎官的字据，保证你上任去做官以后，在几个月之内，把钱刮出来，连本带利偿还给钱庄就行了。只是有一个条件，钱庄为了保险收回本利，照例派一个得力的人跟着你去上任，担任你的会计主任，一切收入都得过他的手。钱庄垫的钱当然优先扣下，以后刮出来的才算你自己的。这样的“卖青苗”，虽说利钱未免大一些，要忍受钱庄的大利盘剥，但是总算是无本万利，也划得来。只要上任之后，多费一些手脚，向老百姓刮得凶一些就是了。

第二部分 第 28 节：盗官记(4)

我们亲眼得见的那位会计主任所导演的这幕趣剧，就是这么来的。你想，他的钱庄老板出了本钱，赎给王家宾一个县太爷的肥缺，叫他跟着来当会计主任，收回本利，哪里知道事出意外，王家宾上任未成，就落水淹

死了。如果就此宣告县太爷落水死了，这本钱岂不白白丢进大江里去了？他回去怎么向他的老板交账呢？所以这位会计主任灵机一动，就强迫王家宾的老婆拿出买官的本钱和利钱来。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有许多钱？只好交出委任状，承认会计主任的巧妙安排，由秘书师爷冒充王家宾，走马上任，她老实地当师爷的太太。这个师爷不要出一个本钱，就捞到一个县太爷当上了，还意外地弄到一个女人给他做太太，哪有不干的？于是三下五除二，一切都办得很顺利，照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演下来了。待到他们演的戏漏了底，他们已经捞够了本利，可以卷起行李，逃之夭夭了。这一逃就搞得真相大白，在全县传开了这件奇闻。

这件奇闻，偏偏传到我们下面要谈的一位绿林英雄的耳中，使他干出更加离奇的、惊天动地的事来。

这位绿林英雄名叫张牧之。但是这个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的本名到底叫什么，已经不可考证了。他在绿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大家叫他张麻子，或者又叫

张大胡子。可能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爱把那些不安分接受党国老爷们统治，不肯皈依三民主义跪倒在青天白日旗帜下的贱民，那些甚至起而啸聚山林和官府做对，造老爷们的反的非法之徒，通通说成是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土匪强盗，而且总是把这些暴民的领袖人物描写成为穷凶极恶、吃人不吐骨头的凶神恶煞，最低限度也要在他们的外形上赋予一些生理上的缺陷，比如张麻子、李拐子、王歪嘴、赵癫子之类。好像这些人都是上天降到人间来的孽星，他们绝不可以有一个长得五官端正的身体、足智多谋的脑袋、忠厚正直的人格和文雅善良的品行。假如把这些只用来形容我们老爷们的褒辞，用去形容那些造反的强盗土匪，岂不是颠倒了世界了？于是我们这位绿林英雄张牧之，也就只好奉命长胡子、出麻子了。

但是我们对于张牧之，却不能不再颠倒一下。因为要实事求是嘛。不管老爷们怎么坚持要叫他为穷凶极恶的土匪，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是个麻子，而且有大胡子（注意，大胡子和土匪常常是有奇怪的联系

的，比如有些地方就把土匪索性叫做“胡子”），我还是要说他具有忠厚正直的人格、文雅善良的品德，而且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脑袋。至于身体嘛，长得相当周正，既没有长大胡子，更不是一个麻子，干干净净的，倒像一个人才出众的白面书生。至少比我们天天看到的许多老爷和少爷们要周正得多、干净得多就是了。我这不是造谣，是亲眼得见的哟。

你们要问：“嘿，你怎么亲眼得见一个江洋大盗呢？”我是亲眼得见的。而且我还给他当过……当过部下的。“噯！更了不得，你倒去给土匪做过部下了！”是的，一点不假，我给张牧之当过部下，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上级呢，至少比我们衙门现在这些上级好得多。

“你越说越叫人莫名其妙了！”是吗？听我摆出来，你就不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且要说妙不可言哩。

张牧之到底是哪里人，原来名字叫什么，谁也搞不清楚。后来老爷们不愿意把“张牧之”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送给他，在名正典刑的时候还是叫他张麻子。我却

仍然宁肯叫他张牧之，不止我一个人，可以说满县城的老百姓都愿意叫他张牧之的，而且还名正言顺地叫他“张青天”哩。

听说张牧之是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家庭里，从小受苦，衣食无着，到了刚能端饭碗的年纪，便被送到一家地主老爷家里当放牛娃儿去了。这家地主其实是本县第一块大招牌的大地主黄天榜大老爷的管家，他是从当二地主发家的，所以就特别的刻薄。在这家做工的长工队伍里有一个老年长工，当了长工们的领班，名叫张老大。这个人很有意思，虽说当长工好比是掉在黄连缸里，苦不堪言，他却总是那么乐呵呵的样子。他喜欢和大家说说笑笑，特别喜欢跟大家摆龙门阵。在闲暇的时候，他就用摆龙门阵来排遣大家心里的烦闷。这些龙门阵大半是揭老爷们的丑底子，长穷人的志气的。他还常常摆什么地方出了“神兵”了，什么地方穷人打伙上山立了寨子，自己坐了天下了。这些对于当放牛娃儿的张牧之，就是启蒙的好教材。他从这里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他是多么钦佩那些绿林英雄啊！这个老长工张老大，还

识得几个字，能够看懂木板刻印的小唱本，他喜欢在赶场的时候，在小地摊上买几本回来读。他摆的有些龙门阵就是从这种唱本中取出故事来，又根据他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以补充和修改，才摆给大家听的。张牧之拿着那些唱本，简直看神了，他没有想到这里头有这么好看的东西。可惜他是个睁眼瞎子，扁担倒在地上，认不出那是个“一”字。他发奋要拜张老大当老师，向张老大学认字。他向张老大一说，张老大就答应了。不过长工同伴们要他正二八经给张老大磕个响头，拜门当弟子，张牧之也真的给张老大磕了一个响头，喊一声张师傅。张老大乐呵呵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说：“好，我们就来造一回魁星大菩萨的反，叫穷人也当秀才。”经过几年的努力，张牧之居然也能读唱本和别的小书了。这一下简直把他乐坏了，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见什么读什么，甚至陈年的账簿和过时的历书，他都要拿来翻看，长了一些知识。长工们都喜欢这个青年，算是他们中间的小秀才，什么事都爱同他商量。又过了几年，他长大起来，能和长工一样干活的时候，他的师傅张老

大突然得病死了，他哭得很伤心。张老大光棍一条，也没有一个亲人，张牧之就自愿给师傅披麻戴孝，送他归山。张牧之在长工队伍中早已是一个事实上的领袖人物，于是他接着当了长工领班。

第二部分 第 29 节：盗官记(5)

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几年，张牧之有个妹子来看他，被这个地主老爷一眼看上了，估倒要送到城里向黄大老爷进贡，到黄家大公馆去当丫头。张牧之不同意。结果被地主老爷强拉去先强奸了，然后送进城去，在半路上就跳水自杀了。张牧之的爸爸和这家地主老爷去打官司，那黄大老爷送了一张名片给县太爷，就叫张牧之一家落得个家破人亡。

张牧之气坏了。他早就知道和这种人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像他在那些唱本上看到的那样，“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决心照他的老师傅曾经给他摆过的那样办，约了一伙长工，跟这个地主老爷干了一仗，杀了这个坏蛋。杀了老爷又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

着官府来把他们抓去一个一个杀头吗？不行，他们没有别的路走了。大家一商量，就想起张老大给他们摆过的那些绿林英雄，上山扎寨子，自立为王的故事来。张牧之把大腿一拍：“对头，上山去！”接着他给同伴们摇起他新近读过的一本小字石印的《水浒传》，说林冲怎么被逼上了梁山。张牧之的结论就是：“走，我们上西山去！”

过不多久，就传说在这个县的西山一带大山区里出现了一股“蠡贼”，“拦路抢劫，商旅裹足”。这些消息传到县城来以后，县衙门里发的官家文书上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听说他们从几个长工发展成为十几二十个人从手无寸铁发展到弄到七八支长短枪，倒成了气候了。在这中间，县衙门也派出地方团防队去剿捕过他们，可是从县衙门里的官家文书上又看到，说这股土匪“飘忽不定，难以捕剿”。那就是说，把他们一根毛也没有摸到。

西山一带本来是黄大老爷称霸的地方，是他种鸦片、

贩运鸦片和“放棚子”的地方，怎么能容得一股蠹贼在那里出没，打断他的财路？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家养亲兵去征剿。这些家伙倒都是会钻山的地头蛇，找到了张牧之，打了几仗，可是传来说，这伙“蠹贼”十分灵活，不但没打垮，反倒给他们缴去几支枪。他们还趁势吃掉了黄大老爷放出去的几个小“棚子”，把几支快枪也弄去了。

什么叫“放棚子”？这里要解释一下。像黄大老爷这样当权的地主，总还嫌用合法的地租、高利贷和多如牛毛的捐税盘剥老百姓太斯文了，便把自己的武装，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偷偷地放进山里去，拦路抢劫行人，私种私运鸦片烟，拉土老财的“肥猪”，绑架勒索，不然就“撕票”，这样来加速自己财富的积累。派人出去干这种勾当就叫做“放棚子”。张牧之他们最恨这种“棚子”了。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吃掉黄大老爷几个小“棚子”，拿了他们的好枪，收了他们的“肥猪票”。黄大老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放出话去，不把这股蠹贼斩尽杀绝，誓不罢休。张牧之也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

要专和黄大老爷做对。也带了话进城，有朝一日，他们杀进县城，拿到黄大老爷，要把他砍成八大块。

这样活动了几年，张牧之成了气候，有了二三十个人，二十来条枪，而且颇有一些钱了，出没在几个县交界的西山一带，立了寨子，打起仗来附近的老百姓也可以一呼百应了。他们已经从“蠹贼”上升为官家头痛的“土匪”。黄大老爷晓得这是大祸害，派出家兵去过好多次，“摸夜螺蛳”，夜间远程奔袭的办法也搞过，装成土匪想和张麻子“打平伙”趁势吃掉他的诡计也使过。张麻子就是滑得很，不吃他那一套，反倒是本地老百姓先给他通了消息，他将计就计，把黄大老爷派进来的人吃了，打得他们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官家也浩浩荡荡地派大兵去剿了几回，更是毫无结果。官家的文书上说，那一带老百姓都“通匪”，匪民一家，难以区分。你去剿，都是民；你走了，都是匪，莫奈何。张麻子的名气大起来，县衙门贴出告示，悬赏缉拿张麻子的头，而且他的头的价值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抬高，由五百元到一千元，后来抬到三千元了。但是这个“长着大胡子的麻

子”（这是通缉令形容的），始终没找到他的踪影，而到处又似乎都有他的活动。有些其实不过是善良的老百姓编造起来吓唬地主老爷，希望他们“规矩”一点罢了。当然，这个张麻子确不抢老百姓，只整那些为富不仁的老爷，那些大利盘剥的大商人，那些本钱雄厚背景很硬的鸦片烟贩子，还有那些刮够了老百姓的地皮，想把钱财偷运出去的官老爷们。对于小贩小商，只要交纳规定的“买路钱”就保护过境。这样一来，那一带的地主不敢歪了，老百姓倒真是安居乐业起来。怎么能不“匪民一家”呢？张麻子怎么能不“逍遥法外”呢？

且说有一天，也就是我前面摆的山西钱庄那位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收场的那一阵子。他们演的这场趣剧沸沸扬扬地在全县传开，再也待不下去了，不得不把已经刮到手的钱财和抓到手的公款，席卷一空，逃之夭夭。当然，他们等不及下一任老爷到任来办移交，也不想要不值钱的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了，半夜里弄到几乘滑杆和几个挑子，偷出城去，落荒而逃。他们当然不敢去坐轮船，只好照着省城的方向，晓行夜宿，匆匆赶路前进。

他们不警不觉，就走进了张麻子的独立王国。

第二部分 第 30 节：盗官记(6)

就是这一天，放在山下的“眼线”，上山向张牧之报告：“报告，山下来了几乘滑杆和几个挑子，不知道是干啥子的，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会是好人的，抢不抢？”

“抢！”张牧之一声号令，带人下山，埋伏在路口。王家宾，哦，应该说是冒充王家宾去当县太爷的秘书师爷、会计主任以及王家宾的老婆孩子一行人走进了张牧之的埋伏圈，一下子被包围起来，一个也没有跑脱。师爷和会计主任一见这些人的行头打扮，就明白遇到了“山大王”了。他们只求能够蚀财免灾，保着脑袋回省城就行了，决定冒充是做生意的。张牧之从他们的行李中查出了大量的金银、钞票和鸦片烟，便猜想这些人大有来头。他问：“你们是干啥的？”会计主任马上规规矩矩地回答：“生意买卖人，规规矩矩的买卖人。”接着又补一句：“我们愿意按规定交纳买路钱。”他绝口不谈

他们是从县城逃走的县太爷。可是，到底查出了那张该死的县太爷的委任状。张牧之过去虽然没有见过这样的委任状，可是他认得字，从“委任”“县长”这样的字眼里和那一方省政府的官印，他就明白八九分了。他还故意问：

“这是啥子？”

师爷以为这些“山大王”一定都是一些目不识丁的粗人，想蒙混过去，就回答说：“这是，这是省上钱庄开的票。”

张牧之问：“做啥子用的？”

“凭这个取钱。”会计主任补充说。

“哈哈。”张牧之不禁大笑起来，打趣地说：“一点不错，这就是取钱的凭证。你们就是凭这张纸到我们县里来取钱的吧？怪不得刮了这么多钱！这些钱我们借了。走吧，我们的县太爷，上山去我给你开借条，还给你们开路条。”

于是把他们押上山去。师爷和会计主任没有想到这个山大王认得字，一下子把他们的身份戳穿了。在上山的路中，秘书师爷偷偷问一个带枪的大个子：“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秘书师爷发这个问，不知道是什么用意，难道他想在进鬼门关以前，打听好这个山大王的名字，好去向阎王爷告状吗？或者还幻想，这些人不过是哪一位县里的大爷放出来的“棚子”，只要答应把银钱财宝全数交出，便可以虎口逃生呢？

“你问这个干啥子，我们就是这一部分的。”那个带枪的押他们上山的大个子回答。

“哪一部分的？”

“就是这一部分的。”大个子生气了，横眉竖眼的。

这个师爷始终问不出一个要领来，过一会儿，他的嘴巴发痒，于是又打听，指一指张牧之问：“那位头领是？……”

“闭住你的鸟嘴！”那大个子一个耳刮子打过去，

“鸟嘴”是闭住了，但是流出血来。

“县太爷，这不是你坐在大堂问案子的地方啊！”
张牧之心平气和地说。

上山以后，三问两问，师爷和会计主任都不能不老实承认他们是从县城逃出来的，并且供认了他们串演的那出趣剧。

张牧之无意地问那个会计主任：“你为啥要叫他们冒认？”

会计主任这才原原本本地讲出省城官场里卖官买官，以及山西钱庄囤积委任状的内幕来。

“啥子人都可以去买官做吗？”张牧之问。

“只要你有钱。”会计主任肯定地回答。

张牧之听到官场这么污糟，很吃惊，但是却大笑起来。

不用说，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辛辛苦苦刮地皮刮来

的和临走时偷来的钱财和鸦片烟，全部被没收了。王家宾的老婆和孩子倒得到活命，还意外地得到了足够回省城的路费，赶忙下山逃命去了。对那些抬滑杆的和挑夫加倍地发了路费，也叫他们下山走了。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真的得到了路条，但不是用墨写的，是张牧之用血写的，他们进鬼门关报到去了，活该！

“老子也去买个县官来当一下。”张牧之从会计主任口里得到灵感，忽然异想天开起来。一个江洋大盗居然想要去当县太爷，你们听起来，未免太奇特了吧？你们大张着嘴巴，看着我干什么？

其实我看并不见得有什么奇特。我倒想反问你们一句：为什么一个强盗就不能去当县太爷？我看，县太爷比强盗还不如，比强盗还强盗，还坏十倍百倍哩。不，简直不能比的。你莫看他们穿上袞袞官服，坐在挂着“正大光明”匾的大堂上，神气得很，其实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头顶上长疮，脚板心流脓，坏透了的家伙。有个秀才形容他们是：“一身猪、狗、熊，

两眼官、势、钱，三技吹、拍、捧，四维礼、义、廉（无耻），一点不差。他们对老百姓就是公开地抢，公开地杀，抓拿骗吃，无恶不作，到头来还硬要老百姓给他们送万民伞，立德政碑。无耻之极！他们有哪一点比强盗好呢？

第二部分 第 31 节：盗官记(7)

我在这里不是发牢骚，不过是说了实话。至低限度我碰到过的县太爷，没有一个比张牧之这个江洋大盗好。事实就是这样。

张牧之从来说话算数的，在他那个“王国”里，他说的话就是决定。而且当他和他的兄弟伙一说他的想法大家也同意了。什么想法？前头我说过了，张牧之平生有一个大仇人，就是住在县城里的外号叫黄天棒的黄大老爷。他一家死尽了，就是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黄天棒干的坏事。他发了誓，死也要进城去报这个仇。兄弟伙听他这么一说，谁不同意呢？而且简直为张牧之这个强盗进城去当县太爷的想法着了迷了。

在他们的脑子里，本来只能想象得出，那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少爷才有资格去当官，才有资格去坐大堂。只要老爷一声令下，两旁凶神恶煞似的差狗子们大声吆喝，跟着就是扁担一样的刑杖，打到他们这些普通农民的屁股上来了。坐在大老爷旁边那个文书师爷已经写好了判辞，无论什么样的判辞，他们只有在那上面画十字或者按手指印的份了。他们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来，就是和他们这些泥巴脚杆一样的张牧之，忽然很威严地坐在县衙门的大堂上，他们这些泥巴脚杆就站在两边厢，也拿着扁担。张牧之忽然一声叫喊：“带黄天棒上来！”他们就一路传话传下去：“带黄天棒上来！”于是他们平常痛恨之至的黄天棒被狠夹着推上大堂来，头也不敢抬地跪在张牧之的公案前。于是也被按在地上，在他屁股上噼噼啪啪地打起板子来，随他鬼哭狼嚎，也不饶他。……哈哈，这是多么叫人痛快的事，多么令人神往的事！现在，他们的头头张牧之说：“我们也去买个县太爷来当一当。”想象不到的痛快事情就要实现了。就是为这个要付出砍头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此他们一致拥护他

们的头头的这个勇敢的决定，就这么“一致通过”了。

但是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到县城去买个县太爷的一切开销，是毫无问题的，就把他们刚才从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那里没收来的这笔不义之财中抽出一部分来，也就够了。问题是哪个能去办这个买官的事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钱去买了个县太爷来，可是他们肚子里都没有一点墨水，没有一个能够摇笔杆子的师爷，这怎么行呢？至少要写告示、看状子嘛。这个师爷又到哪里去找呢？

“去给我弄个师爷来！”张牧之又作出决定了。于是下边的兄弟伙就去想方设法，“弄”一个师爷来。怎么弄法？他们派几个兄弟伙化装到县城里去打听，看哪个肚子里有墨水的师爷合适，就把他弄来。他们进县城里打听几天，认定县政府里有个谁也没有把他打在地里的穷科员合格。这个人也是苦出身，为人自来比较正派，对于县里的各种事情、各种人物都比较熟悉。他们回来向张牧之说起这个人，张牧之说：“好，合适。”他同意

了。几个兄弟伙又进城去，想办法把这个科员逗出城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他到山里来了，并硬要他当秘书师爷。这个科员就这么糊里糊涂升了官。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暂时就说他姓陈，以后我们就叫他陈师爷吧！

陈师爷起初不答应，他想哪有这种强迫封官的搞法。张牧之说：“好，你不干，你就先在我们寨子上委屈几天吧。”说的是委屈几天，结果陈师爷在山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他暗地里看，这一伙强盗其实都是穷人出身，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吃酒，公平分钱，打起仗来，勇敢冲杀，拼死相救，像亲兄弟一般。他也有些感动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些好人哩。这哪里是他在城里听说的杀人放火、穷凶极恶的张麻子这股土匪的模样呢？说到对于他，虽说在“弄”他来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很礼貌的举动（听说是用麻袋把他装起来，当做货物绑在马背上，驮上山来的），可是“弄”进来以后，却对他十分尊敬，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没有告诉他就暗地派人送钱到他家里去，好叫他家里安心过日

子。而且他听到这个头头终于很直爽地对他说：“陈师爷，你瞧得起我们这些泥巴脚杆，你觉得我们干的是劫富济贫的好事，愿意和我们干，你就留下；你觉得不是这样，在这里不自在，我们送路费，你走就是，一点也不勉强。”

这一席倾吐肺腑的话，直把陈师爷说得老泪横流。
“我干！”这就是他的回答。

但是当张牧之提出要派他带钱上省里去，到山西钱庄买这个县的县太爷来当的时候，他却有几分怀疑，觉得这码子事未免太稀奇了。

“你说，你凭良心说，我这个张麻子，就是在你们县城城门口贴着告示，悬赏三千块大洋买他脑袋的这个张麻子，可不可以进城去当你们县的县太爷？你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张牧之诚心实意地问。

第二部分 第 32 节：盗官记(8)

陈师爷当时没有回答，张牧之也不估倒他马上回答。

陈师爷想了一夜，正和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他想通了。张麻子这么一个好人，为什么不能去当县太爷？比他过去见过的所有的县太爷都好得多。至于说他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他更有信心。说到摇笔杆子，他的文字通顺，比那些县太爷带来的狗屁不通的师爷好得多。他还通晓事理，为人耿直，自信比那些专门出“烂条儿”的师爷强。对头！

第二天早晨，他回答了：“可以！”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张牧之更是不用说有多么高兴了。

只要陈师爷思想一通，什么事都好办了。

陈师爷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个未来的县太爷想一个堂皇的官名。他总不能用“县长张麻子”出布告嘛。他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就和“张麻子”这三个字谐声，取名叫“张牧之”吧。古时候县太爷本来就叫做“牧民之官”，叫“张牧之”正好。——我前面摆故事都叫他

张牧之，其实他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叫张牧之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叫什么，又不愿学老爷们骂他，叫他“张麻子”，所以提前使用他的这个官号。

陈师爷陪着张牧之带了一大笔钱到省城去了。由于这个县里冒充县太爷的秘书师爷已经潜逃了，正空缺着他们出的钱又比别人愿意出的多得多，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具体事宜都是陈师爷去经办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一个老在衙门进出办事的人，熟门熟路。至于最后要去拜望一下省民政厅长官，也难不倒张牧之。张牧之打扮一下，看来却真是年轻英俊，一表人才。而且去拜见的时候，也不过是讲些下去以后要奉公守法、勤政爱民的一派官话，陈师爷事先一教，张牧之马上就会说，也就应付过去了。

他们带着上面盖大红官印，赫然写着县长张牧之几个字的委任状，回到县里去了。当然不是坐着轮船、打着旗号到县城去，而是偷偷地回到西山他的老窝里。弟兄伙们接他们回到山寨，都争着来看这张委任状。他们

都很奇怪，凭这么一张纸，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到县城里去，把县政府那颗官印拿过来，凭着这颗攥在手里的印把子，就可以出告示，要钱，杀人……这是他们先前万万料不到的。

张牧之和兄弟伙们商量了一下。他们在西山这块地盘，不仅不能丢，而且还要扩大些；他们这支队伍，不仅不能散，而且要乘机壮大，把县上保安队的好枪来他一个“枪换肩”。自然，他要带几个兄弟伙进县城，替他管钱管东西，其余作为保驾的跟班。他带的有徐大个，当他的卫队长，张德行帮他守牢，王万生当勤务兵，还有别的几个兄弟伙，都是真心实意跟他，和他一条心的，又是能跑会飞的好枪把式。

陈师爷真是忙起来了。他要向张牧之介绍这个县里的各种情况，各种当权人物的姓名、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派系和利害关系。还要教张牧之他们进城以后的起居生活习惯，包括各种交际往来的礼节、规矩、仪容以及谈话的方法。他还要为张牧之起草到任后的施政演说稿

子。进城以后，只要把几个大的交际应酬和出头露面的场合对付过去了，以后一切事情，都可以由他这个秘书师爷出面来处理，那就好办了。

但是在研究发表施政演说内容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些人主张张牧之抓到了印把子，就应该替受苦的人说话、办好事。要劫富济贫，整治那些欺压老百姓的恶霸地主和专干坏事的土豪劣绅。他们讲得很清楚：“要不，我们花这么多冤枉钱买个县太爷干什么？去县城里受那份洋罪干什么？还不如我们在山里头一刀一枪地跟他们干痛快一些呢！如果哪个进了城，就去学那些坏老爷模样，腐化堕落，替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去盘剥穷苦人家，不论是哪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这些主张都是很合张牧之的心意的，他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但是这却叫陈师爷作了难。他不是不赞成这些穷苦兄弟伙的主张，要不，他还不愿这么冒着砍脑壳的风险来跟他们干呢。但是他明白，这个县到底还是在反动政府统领之下的，衙门口挂的到底还是青天白日旗

还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天下，还是层层都由地主老爷和老板们掌着实权的。他劝张牧之，还是要表面一套，暗地一套，不要叫他们看出马脚来。只能是以一个清官的样子出现，不能把他当江洋大盗这套拿出来。至于说上任以后发表的施政演说，更不能出了格，露了馅。但是张牧之他们坚决不同意在讲话中显出和他们这些党棍子、恶霸是一鼻孔出气，说的一个格调。这却叫陈师爷费了不少脑筋，才从那些老爷们惯常唱的三民主义的高调中，提取出一些如“勤政爱民”、“救民于水火”以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套陈辞滥调来，写成了演说稿。

第二部分 第 33 节：盗官记(9)

一切准备停当，又约好了以后往来联系的办法就出发了。他们先悄悄地动身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里去，在那里置办了行李，穿上了官服，发了即将“到任履新”的电报。然后从那里上了轮船，大模大样地向这个县城进发了。

他们下了轮船，在码头上受到县城机关、法团代表和绅粮地主老爷们的热烈欢迎。他走进披红戴绿的欢迎彩棚里，踏上铺在地上的红色地毯，好不气派。陈师爷按大小先后把张牧之介绍给大家，一一见面寒暄。张牧之和他的跟班们早就听说过这个县里的这些乌龟王八蛋，早就想一个一个地捉来，一刀一刀地砍掉。现在这些家伙就站在眼前，还要和他们又是拱手，又是点头地应酬，也真叫人憋气了。

那些老爷们呢，当然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毕恭毕敬地欢迎的人，这个穿着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颇有点三民主义忠实信徒模样的人，就是他们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的，长着大胡子的张麻子这个江洋大盗。他们一看这个人头发梳得溜光，两眼炯炯有神，生气蓬勃，仪表堂堂，已经有了几分好印象。再一听他在寒暄中随口说出“兄弟才疏学浅，初出茅庐，一切都得仰仗列位大力鼎助，勤政爱民，不负党国重任和全县父老殷望……”这样一些很得体的话来，就更加敬重了。

在简单的茶叙之后（陈师爷早已交代，切不可和这些老奸巨滑的人深谈），决定到县政府去接事。绅粮一声号令，几乘四人抬的大轿，就送到彩棚外面来。一般随员是骑马，还拉来了几匹高头大马。可是新来的县太爷不赞成坐四人抬的大轿，而要骑上高头大马进城。这一行径，使欢迎的士绅、地主老爷们见到了这位新太爷的新风范，很合乎国民党“革新吏政”的精神，无不肃然起敬。

张牧之骑马走在前头，从河街进城走上大街，直奔县衙门。一路上老百姓都站在街旁看热闹，好不威风。当张牧之进城门口的时候，陈师爷一眼就看到已经贴得发黄的告示，这就是以三千元大洋通缉张麻子的通缉令，还提到这个江洋大盗是长有大胡子，一脸大麻子的特征。陈师爷在张牧之身边暗地指给张牧之看，张牧之望了一下，不禁暗笑起来。

张牧之就是这样走马上任的。他在县衙门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茶会，念了陈师爷煞费苦心才准备好的施政演

说，又听了一些官员们、绅粮地主代表们的欢迎和赞颂，就此结束。本来照过去的规矩，还要去赴商会、法团以及绅粮们的一连串宴会，特别是要主动地拜会本县第一块招牌人物黄大老爷，面请指教的。但是新县太爷宣布了：要遵照上级简朴节约的精神，提倡清勤廉明，一切宴会从免。有些老爷们就在暗地里嘀咕：“哼，说不定这是一个才出炉的党棍子，将来怕有些难缠咧。”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县银行的钱经理就凭他过去的经验，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你别看他穿那身标准官服，装模作样，只要用金条子一塞，就全垮架，就要来甘拜下风了。”

最感觉恼火的是黄大老爷。他是本县的第一号人物，什么都是第一。田产最广、收租最多，第一；做的生意买卖最大、钱最多，第一；他在城里的公馆最多，第一；家里人在外面做大小官员的最多，第一；自然，他的姨太太最多，也算第一。所以每一个新上任的县太爷，到了衙门的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送名片到黄公馆，亲自上门拜会黄大老爷，死气白赖地要拜认做门生。这个

张牧之竟然不是这样。许多天了，没有去拜会的意思。

“这是一个什么不识好歹的后生小子呢？连规矩都不懂了。”

陈师爷出于一番好意，几次劝说张牧之不妨去黄公馆走个过场，以便在县里站住脚。可是张牧之和他带来的几个兄弟伙坚决反对。张牧之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浑蛋，我一见他就想给他脑壳上凿个洞洞，安上一颗‘卫生汤圆’，把他卸成八大块，还不解气哩，要我去给他说好话、赔小心，办不到！”他又对陈师爷说：“你倒要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暗地里整治他，把他弄痛，最后还要把他杀尽做绝，解我心头之恨，这才对头。”

张牧之上任后不几天，就碰到审理一个案子。一个本地姓赵的地主告他的佃户刁顽，抗不交够租子。原告被告都传到大堂上来了。照往常规矩，地主进来可以在一旁站着，被告的佃户则应该一进来就下跪的。今天这个佃户上堂还没下跪，地主就作揖说：“禀老爷，叫他跪下，好审这些刁民。”两旁掌刑棍的旧差狗子就照例

叫一声：“跪下！”

那个佃户就真的“扑通”一声跪下了：“老爷，冤枉。”

“慢点！”张牧之看了，很不是味道。生气地问那个地主：“为啥子只叫他跪，你不跪？”

第二部分 第 34 节：盗官记(10)

赵家地主非常奇怪地望着这位新老爷，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那掌棍的几个大汉也奇怪地望着新老爷。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一旁都为新老爷能够随机应变，暗地笑了。

徐大个去把那个下跪的农民提一下：“站起来。”这个佃户还有些莫名其妙，只好站起来。

“你也站过去，站在下边，好问话。”张牧之对那个站在旁边的赵家地主说。徐大个一伸手把他提到中间

和佃户站成一排。这位地主有些不以为然，把一只脚斜站着，一抖一抖的，满不在乎。徐大个生气地在他腿肚子上踢一脚：“站规矩点！”

这样才开始了问案子。

张牧之听了原告、被告两方的申诉。很明显看出是这个赵家地主不讲理，把当时政府规定的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二五减租”，反倒改成“二五加租”，要农民多交租。张牧之一听，火星直冒，本来想当场发作，要宣判姓赵的地主给佃户按规定倒退二成五租谷的，可是陈师爷却给他递了眼色，低声说了几句。张牧之才忍着气宣布：“退堂！听候宣判。”

姓赵的地主不放心说：“禀老爷，这刁民不押起来，不取保，他跑了，我将来向哪个讨租去？”

张牧之本待发作：“你咋个就晓得一定是他打输官司？”陈师爷却跑在前面代他答了：“退下！本官自有道理。”

下堂以后，姓赵的地主就找到了那个掌刑的政警：“张哥，咋的？‘包袱’塞了不算数？”

那个政警把嘴一撇：“哼，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齿缝缝的。”其实这份“包袱”完全被他独吞了，新太爷一文也没见着。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等到过了三天，县衙门口的布告牌上贴出宣判告示来，是姓赵的地主败诉了。上面说按照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这一下在县城里像揭了

盖子的一锅开水，沸腾开了：“哼，这位太爷硬把法令当真哩！”“嘿，这还成哪一家的王法？”有的人也责备姓赵的地主：“他也太心黑了，二五减租，你马马虎虎不减也就是了，偏还要二五倒加租，还要去告状，输了活该！”

这件稀奇事情当然也传到黄公馆里去了。黄大老爷听了，还是一言不发，闷起！

穷苦老百姓一听，却高兴地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传开了：“新来的张老爷硬是要实行二五减租哩。”许多人在盘算：“去年的已经给地主老财刮去了的，就算了。今年眼见要收谷子，这回有人撑腰，要闹他个二五减租了。”

张牧之上任不到两月，来说事情的，许“包袱”的，总是不断。这在别的县太爷看来，就是财源茂盛的意思，巴不得。张牧之却觉得心烦，多靠陈师爷出面去处理。反正张牧之给他定得有一个原则：凡是地主老财们送来的，收，多收。狠狠地刮，刮得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

说不出。说的事情就给他来个软拖，东拉西扯，横竖不落地，理由就是塞的包袱不够，难办事。至于那些穷苦人、正派人，就一律不要。专门替人家办理付款事情的县银行钱经理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太爷，口讲新章程，其实是个‘鲢巴郎’嘴巴叉得很。”

这时上边又下来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限期交上去。一个县太爷在任上，只要碰到这么一笔上面下来的什么税，什么捐，就可以把腰包填满了，可以走路了。这种捐口说五万元，县太爷可以不必自己兴师动众地去收，只要按七万元出包给人家去收就行了，收得快，又得利。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些会做官的老爷想出这种妙法。实在方便。至于那些来包税捐的地主老财们，用七万元包了回去，他们爱向谁收，收多少，就不用问了。十万元也由他们去收了。这真是发财的好门路。

这一笔五万元爱国捐的公事一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老财们纷纷出动，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要求包收爱

国捐。可是谁也莫想一口独吞，连黄天榜大老爷也不敢使出他的“天棒”，独包了，这是要利益均沾的事，不然你休想以后办事搁得平。你要求包这一个乡，他要求包那一个区，而且是先付包银，倒是可以的。这条件真够优厚的了，可是张牧之偏偏不干，他要研究一个新章程、新办法。

第二部分 第 35 节：盗官记(11)

他找陈师爷问了一下。陈师爷解释说，如今的国民政府就是捐多税多，所以大家叫“刮民政府万税”。一道捐税下来，就像在穷苦老百姓的脖子上又勒一道绳子。城里乡下，都要搞得鸡飞狗跳，逼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人家鬻妻卖子，多少人寻死上吊呀。可是那些包税的老财们却借机会发大财，呵呵笑，所以乡下人形容说：“地主老财笑哈哈，穷苦百姓泪如麻。”

张牧之和他的几个兄弟伙一听是这么个整法，就冒火了。张牧之叫道：“算了，老子不给他收了。”

陈师爷说：“那咋行？你这个县太爷不想当了？”

王万生说：“为了当这个臭官，要我们去坑害穷人？”

陈师爷笑了一笑说：“刀把子在你手里，你要向哪个开刀，还不是看你的。”

张牧之问：“你说咋个整法才好？”

陈师爷说：“我们不想在这里头取利，不包给老财们，让他们拿去坑人。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要去四乡找有钱人收这笔捐，你就搞一百个人去收它半年，未必收得齐。”

王万生问：“那怎么办？”

陈师爷的点子就是多，他那眼睛眨巴眨巴几下子，脑子一转就出来了：“这么办，随田粮附加。有田有粮的都是富实人家。”

“好，好！”张牧之他们几个都笑起来，“五万元都弄到他们头上去，专门整治他们。”

“不过，”陈师爷说，“这一下要碰到一些本县的硬牌子，本来是他们赚钱的买卖，倒弄得来要他们蚀财，他们要叫喊，要抗捐不交。”

“我们顶住跟他们干，最多砸了县太爷这把交椅。”张牧之说。

深谋远虑的陈师爷说：“你一拿王法整他们，他们会暗地去上边告状。所以要去上边找个说得起话的靠山才好。”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由张牧之和陈师爷赶到省里去一下，公开说的是去要求减少爱国捐数目，其实是去用钱打通门路，拜省上一个最有势力的刘总舵把子的山门。多亏陈师爷的门道多，几下就打通了。这位总舵爷，也乐得收这种县太爷当门生，随时三千五千地得点孝顺钱，也要得。他们还把这笔捐要采取随田粮附加征收的好办法，向省田粮总局打了一个招呼，对方哼呀哈的，没有说什么。

他们回来以后，张牧之本来想召集本县有田有粮的大粮户开会，特别是把黄大老爷请来，宣布上级的指示。陈师爷却劝张牧之先通过“民意”了再办。

“什么民意？”张牧之问。

“就是县参议会，这是民意机关。他们要不通过，你搞起来费力些。”陈师爷说。

“民意机关”，这个词我们大概都熟悉，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当权的国民党忽然想起了他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要提前结束训政时期，不想再把老百姓老这么训来训去了，宣布要“还政于民”了。于是，从上到下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个民意机关就是各级的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参议员要层层选举，说是要把那些代表人民意志的人选举出来。哪个地主豪绅不想去代表一下民意呢？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于是民主政治的好戏上演了。选举的时候，可热闹了。有公然贿赂的，有公开造假票的，有用油大来换票的，有用枪炮来抢票的，争得一塌糊涂，抢得一塌糊涂，还打得

一塌糊涂，到底成立了县的民意机关——参议会，而且一致选举黄大老爷当了县参议会的议长。参议员们是些什么人可想而知了。这的确是一个代表地主老财们的有权威的机关，什么事你要通过它一下，就容易行得通。所以陈师爷劝张牧之要通过一下“民意”。

张牧之问：“他们要不通过，怎么办？”

陈师爷笑一笑说：“这也不要紧，国民政府有规定，参议会只是咨询机关，没有权力捆住政府的手脚的。参议会不通过，政府一样干。国民党那个中央政府，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哦，原来还有这一条，国民党“民意”的把戏原来不过如此。谢天谢地，有这一条就好办。在这一点上，张牧之硬是拥护国民政府对于民意机关的权力限制。

于是，张牧之请黄大老爷召开县参议会。他亲自到会宣布上级的征收爱国捐五万元的通知。并且发表堂皇的演说，说这是为了江西打共产党，战事所需，一分钱

也不准少，随田粮附加，限期交清，否则以贻误军机论罪。

“好硬气！”大家吓得倒吸了一口气。

“看来这回事情要烫手。他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你就莫奈何。”

“这个后生恐怕有后台吧，不然怎么这么硬。”有的人又担心说。

“说得好听罢了。只要他把钱一装腰包，就会‘水’了。”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见钱不抓的县太爷。

第二部分 第 36 节：盗官记(12)

“那金子就是火，只要一揣到身上，再硬的心都会软化。”另外一个人支持这种看法。

不管在参议会上怎么偷偷摸摸地议论来议论去，怎么公开地讨论来讨论去，国民政府反正要收这五万块钱。结果好说歹说，还是叫做无异议通过，就是用不着举手

表决。

一般老百姓听说这一回的爱国捐是随田粮附加，不包出来了，都举手叫：“阿弥陀佛！”民国以来，算第一回看到过一个清官。不过大家还要看一看。光说大话、不干好事的县太爷，他们过去也见得多。

但是，张牧之硬是怎么说，怎么干。这一下不是把乡下的穷苦老百姓整得鸡飞狗跳，而是把有田有粮的财主们整得心痛了。有抗捐不交的，他就去捉来关起，限期交清。张牧之带来的一个跟班，名叫张德行，因为他的鬼点子多，外号叫他“张得行”。张牧之叫他负责监押这些老财，他算是出了大力。他把那些财主押起来，好话他不听，送钱他不要，隔一阵在他们身上出气，狠狠地敲他们一阵。“哼！你们也有今天！整！好好给我启发启发！”“哎呀，哎呀，我服了。”那些财主招架不住了，只好认输，乖乖地交钱了。张德行这一回真是“得行”了。他说：“老子这一辈子没有这么痛快过。”

但是果然还是碰到硬牌子。本县第一块硬招牌黄大

老爷的一个管家硬是顶住不交。是不是黄大老爷故意这么布置，来试一试张牧之的“硬度”的，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看硬斗硬的好戏。张牧之一听说是黄大老爷家的，毫不客气：“哼，老子正在找你的缝缝钉钉子呢，好，给我抓起来。”

这个管家不仅被抓了起来，而且张德行给他“特别优待”，要叫他“站笼子”。这可是往死里整的刑法。

陈师爷知道了，说服了张牧之：对黄大老爷要硬碰，也要软烫。于是把这个管家放出来，由陈师爷亲自押着送往黄公馆，交给黄大老爷，说：“虽是违抗国家法令的大罪，还是初犯，请黄大老爷看着办吧！”

黄大老爷没有想到对他来这一手。明摆着的，这是他主持县参议会通过了的，有苦说不出，只好说是管家不懂事，敢犯国家大法，答应叫他马上交钱。黄大老爷一交钱，陈师爷就到处宣传，老财们看黄大老爷都抗不住，又听到衙门里有一个叫张德行的对老财们实在“得行”，不敢拖抗，纷纷交钱。这一下老财们的抵抗阵线

被打破了，任务完成得不错。

但是黄大老爷并不心服，他暗地思忖，怎么会派来这么一个死不要钱的县太爷呢？他通知他的在省政府当官的儿子去探访一下。哦，原来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弟子。黄大老爷明白，刘总舵把子不特招呼得了快半个省的袍哥和土匪，而且他的哥哥又是本省有名的军阀，蒋介石把他都莫奈何的。算了，这一回算倒霉，输了这口气吧！

但是张牧之并没有一个完。跟着来的又是“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这事早就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就主张过，但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们历来没有实行过，偏又喜欢年年在口头上这么叫喊：二五减租。大家听得耳朵都起茧茧了，从来没有谁把它当一回事。老百姓呢，能够不二五加租，就算谢天谢地，谁还指望会二五减租？

可是张牧之硬要把它当一回事来干。偏偏这时候，听说国民党的那个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打仗打得不那么顺心，前方吃紧，很害怕他后方的农民起来抽他的底火。于是，正二八经地发了一道告示，说要认真实行二五减租了。

“这一回他们又要‘认真’了！”县里的财主们在黄大老爷面前说起这事，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认为这一纸告示不过是一张废纸，因为有油墨，连拿来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

“不要笑得太早了。”黄大老爷放下他的白铜水烟袋，恨恨地说：“我们这个穿中山装的县太爷要不滚蛋，恐怕我们今年还要蚀财。”

不错，黄大老爷比其他财主们是要高明一些。张牧之接到这个告示，不特在全县到处张贴，并且动员学生到处去宣传：“今年要二五减租了，这是政府的法令，谁敢违抗，严惩不贷！”农民们呢？从新来的这位县太爷上任以来办的几件事，在他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青

天大老爷的印象。现在这个青天大老爷号召他们起来向财主们要求二五减租，也许是有一点希望的吧，一股风就这么吹起来了。有些农民就是不信邪，就是扣下二成五的租不交，看你能把我扭到县衙门里去！有的土老财还是照往年的皇历，硬是把佃户扭到县衙门去。嘿，这世道莫非真是变了？扣下来挨训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抗租不交的佃户。这个消息又传开了。这股减租的风闹得更大了。

第二部分 第 37 节：盗官记(13)

这一次损失最大的当然还是黄大老爷，最不服气的也是黄大老爷。他一直在心里琢磨：“这是一个啥子人？刁钻得很，专门找空空和有钱人做对，向着穷鬼们。……啊，莫非他……”

黄大老爷专门请县党部的书记长胡天德来，他们研究了好一阵，不得要领。到底这位新来的县太爷只是一个奉公唯谨、不懂世故的角色呢，还是别有背景？胡天德一点也回答不上来。他名义上是县党部的书记长，是

专门负有防止共产党活动的责任的，并且领得有津贴，县党部里还设得有“调查室”这样的机构。可是胡天德一天除开和县里的绅粮们吃喝打牌，到黄大老爷公馆去请安之外，就是睡在自己床上抽鸦片烟。对哪一种烟土最带劲，他倒是有过调查，别的他就从来没有想去调查了。

黄大老爷对于胡天德回答不出他提出的问题，也不责怪他，只要他肯从鸦片烟床上爬起来认真去做点调查工作就行了，便告诉他：“小老弟呀，共产党无孔不入，睡不得大觉呀！你要找两个靠得住的人，去摸清张牧之他们的根底，要从他带来的几个人的身上下工夫，特别是那个秘书师爷，把他能拉过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胡天德领命去了，而且也认真派他的调查室的人去做调查工作。但是搞了一阵，毫无成效。因为张牧之带来的几个人，都是铁了心似的，随便你用什么办法，想和他们联络感情，交交朋友，总是靠不拢。他们几个都是烟酒不沾，请吃饭不到，更不敢去送钱送礼，怕反而

弄得猫抓糍粑，脱不到爪爪。从这一点上看，胡天德越是感觉有点像共产党，他越是紧张，于是决定亲自出马，找机会去联络陈师爷。虽说陈师爷这个人比较随和，交际应酬也还通人情，可是要从陈师爷口里探听张牧之的底细，比叫泥菩萨开口还难。是哟，陈师爷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对于胡天德这样的人是干什么的，难道还不明白吗？胡天德不仅没有摸到一点情况，反倒被陈师爷从他的话里套出来，是谁叫他来打听的。陈师爷马上告诉了张牧之，黄大老爷正在叫胡天德想办法来摸他们的底。这些人绝不会安什么好心肠的，要大家多留点神。

张牧之说：“黄天棒这个浑蛋，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设法除掉他，总不甘心。”

“是啊。”陈师爷说，“擒龙要擒首，打蛇要打七寸，把他除了，这县里的事情才好办。”

于是大家都来想除掉黄大老爷的办法。

胡天德向黄大老爷汇报了情况，黄大老爷更加坚定

地相信，张牧之一定有不寻常的来头。你想，他带来的一般下人都那么一滴油也浸不进，是简单的人吗？因此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叫胡天德上省去送到省党部，请那里“调查统计室”派两个高明的“调查专家”来。

等到那两个“调查专家”到来的时候，正是本县的老百姓真心实意要给张牧之送万民伞的时候。张牧之最近又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惩办了两个大家恨得要命的恶霸。这两个家伙横行乡里，杀害农民，逼奸妇女，越来越凶。他接到了许多乡下老百姓的请愿书，就把这两个坏蛋抓起来审问。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把什么国法放在眼里，他们在堂上公然供认真情不假；要他们在口供上按指拇印，他们也满不在乎地按了，心想，这些东西顶个屁用。这下好，张牧之抓到罪证，就请本地机关、法团、学校和参议会的绅粮派出代表来会审，连黄大老爷也不得不派出代表来参加。会审结果，硬是证据确凿，罪不容诛，于是一致公议，明正典刑。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才晓得这一回碰上了硬码子，一下就蔫了，连黄大老爷也不好出面救他们。

杀这两个大恶霸的日子，县城里真是万人空巷，都涌到河边沙坝去看热闹。一看到这两个恶霸被五花大绑跪在沙上，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大家都不禁鼓掌欢呼起来。从此，“张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大家没有想到几十年来到底还出了这么一个青天大老爷。于是老百姓自发地凑钱要给“张青天”送万民伞。这把万民伞，再不是那些县太爷要卸任了，估倒本县绅粮们送的那种万民伞，在上面签名的寥寥无几，这把万民伞真是万民来签的名，何止万民，二三万都过了。

老百姓真心实意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时候，正是省党部的两个调查专家偷偷地到县里来调查的时候。除了黄大老爷和胡天德，谁也不知道来了这么两个人。他们听了胡天德的并不清楚的汇报和黄大老爷很清楚、很有见地的情况介绍后，对于张牧之干的这些非凡的事，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听到他们介绍原来进行的调查工作都失败了以后，就笑他们“逗错了膀子”了。那个姓李的调查专家（鬼才知道他是不是真姓李，听说这种担负着特别任务的神秘人物都是隐姓埋名的）说：“你

们完全逗错膀子了。这样的人，你们以为可以用吃喝、女人、金钱就拉得过来吗？”

第二部分 第 38 节：盗官记(14)

另外一个姓王的调查专家下结论说：“这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才行。”

到底王、李二位调查专家提供了一些什么“科学的”方法，不是你我懂得了的。总之，这姓王的和姓李的两位专家忽然在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活动中成为特别的积极分子。姓李的一个是在县立中学当训导主任，当然可以代表教育界，那一个姓王的是新开的一个茂华贸易公司的经理，自然可以代表商界。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来歌颂“张青天”的德政，甚至吹到“张青天”一定是党国专门派来推行国民党的新县制的。他们在活动送万民伞的当中和张牧之、陈师爷自然就有了一些接触，从他们的“真诚”的歌颂中，居然给张牧之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他们对于“张青天”惩办了两个恶霸，认为是为民除害，好得很，只是还少了一点。这一点颇引起

了徐大个的同感，他在和王经理闲谈时，说出了：“哼，要依我那几年的脾气，不砍他一百，也该砍他五十。”

“好，好。”王经理称赞，他对于这位“张青天”的卫队长的“那几年的脾气”很有兴趣了。不知“张青天”那几年又是什么脾气？又在哪里使出脾气来？

但是混了两个月，两位调查专家的科学方法好像也没有帮助他们调查出张牧之的什么根底来。原来他们的科学方法，对付共产党也许有效，对付张牧之就不行。弄来弄去，实在看不出张牧之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看他们讲义气的江湖习气，说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倒是有几分相像的。看起来他们也“逗错了膀子”了。

要不是张牧之自己在一次冒失的行动中露了馅儿，又加上一个十分偶然的真相败露，他们再怎么灵，也不见得能得手。

怎么一回事，听我慢慢说来。

跟张牧之进城当跟班的几个兄弟伙，每天在衙门里

事情不多，也很少上街去游逛：因为一上街就是看到土豪劣绅和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的事，又打不得抱不平，生了一肚子闷气回来，何苦呢？住得久了，难免几个就在一些发起牢骚来：“我们进城这么多天，也没有狠狠整治那些大坏蛋，给穷苦老百姓多办点好事。尽这么下去，不把肚子叫闷气憋破了才怪。”

“我恨不得在街上砍他几个，还是回山里过自在日子。”

“要生个什么法子，暗地里整治他几个害人精才好。”

他们就这么三言两语议论起来。过了几天，还是张德行“得行”，他就生出一个法子来了，而且第一次出马就成功，叫他们高兴了好几天。

张德行想出了一个什么得行的法子呢？

他们平日在街头巷尾，听到哪家老爷，怎么欺侮哪家穷人；哪家绅粮，估倒向老百姓要多少东西。诸如此

类不平的事，见天至少也有三五件传到耳朵里来。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公开出面去打抱不平。他们几个就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报复的目标，定出暗地报复的办法。晚上，就乔装打扮起来，上街去走。他们尽量不走大街，尽量不叫那些打更的、巡街的看到了，不过就是那些巡街的、打更的偶尔看到了，都知道他们是县衙门里当差的，大概是出来办什么案子吧，也没有理会。他们轻脚轻手地去了，过不多久，就把要办的事办了，轻脚轻手地回来了。比如前几天下午，他们在街上亲眼得见本城的镇长，在光天白日之下，敲诈南街一家老百姓，把钱勒索走了。他们当天晚上就出动，走到镇长的小公馆外墙边，不费什么手脚，就翻墙过去，这些本事本来就是他们拿手的。他们一直摸到镇长睡房里去，把他叫起来：“你把今天下午在南街讹诈别人的财物交出来！”跟着一支手枪就抵到镇长的后脑勺上了。镇长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几个蒙面的强人。他要不认账，一颗“卫生汤圆”就会要他的命，只好乖乖地交出来。他们拿到财物后，把镇长锁在内屋，用刀威胁他，如果叫喊，马上回来杀

他。还警告他，今晚的事，以后如果说了出去，马上来取他的脑壳。然后他们几个又悄悄翻墙出来。把这些财物送到南街，敲开那家的门，把东西扔进去，扬长而去，回县衙门了。那个镇长第二天竟然不敢声张出去，害怕什么时候，这些蒙面强人又来光顾他，取他的脑壳。

张德行他们几个干的这件事，无论事前，或者事后，并没有和张牧之通气，更没有告诉陈师爷。他们认为干这样惩办恶人的事，张牧之还会不同意吗？而且不止干一件，还一连干了几件差不多的事。无非是为穷苦老百姓办点好事，惩治那些土豪劣绅。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有动刀动枪，也没有惊动很多的人。因此，除开那吃了苦头的恶霸和暗地得到好处的穷百姓外，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吃了苦头的恶霸都得到了警告，说是把他的脑壳暂时寄存在他的颈上。那也就是说，假如要说出去了，随时有人要来取走他的脑壳的。他哪里生得出第二个脑壳来让他吃饭、说话、打烂条整人呢？只好哑巴吃黄连，算了。

第二部分 第 39 节：盗官记(15)

但是事情总不能封得滴水不漏。过不多久，在街头巷尾，就传出一种神奇的神话，说是从天上降下什么神灵，专门惩恶扬善，很办了几件好事。比较肯相信实际的人们，却说是有几个侠客黑夜进了城。和在街坊说书人那里听来的评书里说的一样，添油加醋地说，都是飞檐走壁，来去无踪，专门扶弱济贫，惩治强霸的几个好汉。

这样的传说，也传到张牧之和陈师爷的耳朵里。他们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只反映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希望有什么侠客一样的人出来，替他们惩治横行霸道的人罢了。这种传说也传到黄大老爷的耳朵里，说得活灵活现的。他对于冥冥之中有什么奖善罚恶的天神在飞来飞去，有些害怕，但一想他做的恶事，实在也太多了，还是不相信的好。至于说有来去无踪的侠客，却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什么时候有一颗复仇的子弹向他射来，或者在睡梦中忽然他的脑壳搬了家，他一直有些担心。

因为他自己明白，他从来没有宽恕过一个人，也就从来不敢希求别人宽恕他。因此，他做了一些防御性的安排。他不大走出他为自己筑起来的像监狱一般的高墙大院。要出街，他从来不事先叫人知道时间。突然出街了，也是前呼后拥，跟着一大路提着张开机头头的盒子枪的保镖。他坐在那四人换抬的凉轿里，像风一般地过去了。他还不放心，有的时候，他叫前面一乘凉轿上坐上一个和他模样打扮差不多的下人，自己却坐在一乘普通轿子里，像个跟班。这样有个替死鬼在前头替他顶住，就是刺客动手，他还可以溜掉。他还知道，侠客总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出来活动，他偏偏也是一个喜欢昼伏夜出在黑暗里干勾当的人。所以他尽量不叫人知道他在夜晚的行踪，比如今晚他在哪一个姨太太房里烧鸦片烟过夜，谁也不知道。有时，他在吃过夜饭以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带两三个保镖，从旁门溜出去，到后街他养的几个候补姨太太家里去过夜。

正因为这样滑头，他才算逃脱一次惩罚。

张牧之到底从张德行他们的口里知道他的兄弟伙在城里干的秘密活动了。一谈起来，大家哈哈大笑，说：“日妈这才叫快活哟！”这样神鬼不知，轻轻巧巧就办了一桩复仇的买卖，比在衙门办事要痛快得多了。在衙门办事，要想好多条条，挽好多圈圈，才能惩治一个坏人，还免不了带来这样那样的议论，以及明的暗的抵制。

这种活动，竟然对于坐在衙门里的大老爷张牧之也产生了意外的诱惑。他也有心想把自己的脸蒙起来，施展出他久已不用的飞檐走壁、开门破户的精巧本事，去干几回浪漫的痛快事。但是被他的兄弟伙们阻止了：“你到底是出头露面的老爷嘛！”

但是这一回，当他听到他的兄弟伙们在暗地商量，想去干一桩非凡的活动时，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非得亲自去走一回不可了。原来是他的兄弟伙们在商量着想要钻进防备最森严、墙高屋深的黄公馆去和黄大老爷开个小玩笑，警告他一下：“你的脑壳并不是铁打的，搬不得家的；颈项也不是钢浇的，砍不断的。”警告他

再要作恶，有人是能够进他的公馆来找他算账的。张牧之赞成偷偷干一下，他坚持要自己参加，算做是他当县太爷的业余消遣。

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张牧之专门利用办一件公事的机会到黄公馆去找一回黄大老爷，知道黄大老爷住的上房在哪里。几个跟班也趁老爷们在谈公事的时候随便在公馆里暗地看清进出的门路。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半夜里出动了。张牧之带头。他们很容易就翻过黄公馆的围墙，直奔黄大老爷的上房。但是不巧得很，值房的大丫头说，黄大老爷不在上房，不知道今晚在哪个姨太太房里过夜（这丫头也不知道，其实黄大老爷今晚根本不在黄公馆里过夜，到后街一个叫“夜来香”的半开门的女人家里过夜去了）。

怎么办？张牧之当机立断，砸开黄大老爷上房的商柜和箱子，抢了一些钞票、金银和珍宝，然后把一把匕首插在黄大老爷睡的大床的枕头上，就迅速退了出来。

他们正要按原定路线，从后门旁边猪圈矮房子爬墙翻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人走漏了风声，黄大老爷的卫队赶过来，向他们开火。这时候还有一个兄弟伙没上得了矮房，就被子弹封住了。张牧之他们就伏在墙上和藏在柱后的卫队对射起来。但是在黑夜里，彼此都看不清，一枪也没有打中。当时一个卫队的人拿出一支装七节电池的长电筒来，像盏小探照灯一样射向矮房，照得明晃晃的。那个最后正在爬墙的兄弟伙被一枪打伤了手几乎滚落到院子里去。张牧之举起手枪来正要开枪，一个光柱射到他的举枪的右手上来，照得清清楚楚，下面在喊：“打，打，一个也不叫翻墙跑了！”张牧之一见事情紧急，敌人在暗处，他们在明处，那个兄弟伙再爬墙的时候容易给打落下去。他举枪瞄准那大电筒，叭的一声，算是把电筒打灭了。但是几乎同时，张牧之的一根手指麻了一下，他知道他的手被打中了。电筒被打灭了以后，大家都在黑处，卫队朝墙上瞎打一气，一枪也没有打中。他们顺利地撤了出来，从衙门的后门悄悄溜了进去。谁也不知道这是县衙门里的县大老爷半夜出去消

遣去了。

第二部分 第 40 节：盗官记(16)

第二天，黄大老爷亲自坐上凉轿到了县衙门，来找县太爷报案。张牧之眼见自己的手指还包扎着纱布，不好出去见面，就推说这两天感冒了，请陈师爷出去接见。

陈师爷出去接见了黄大老爷，黄大老爷把昨晚黄公馆发生盗案的经过情况说了一下，送上了失盗的财产清单。并且坚持说，今天早上，在屋瓦上发现人血，一定是有强盗被打伤了，大概是打伤了手，因为墙头上有血手指拇印；又说进去的强盗有四五个，一色的黑色短打衣服，脸上蒙了黑帕子。他要求马上严加追查，缉捕强盗归案，还把插在黄大老爷枕头上的匕首也交出来，当做追查的线索。

陈师爷说，县太爷这两天感冒了，在后衙里休息，不能接见。但是他一定把这件案子向县太爷报告，立即追捕强盗。黄大老爷只好回去了。

陈师爷回到后衙，把这件案子向张牧之报告了，并且把匕首送给张牧之看。张牧之用手接过他自己用惯了的这把匕首，很有意思地笑了一下，陈师爷忽然发现张牧之的右手一个指拇缠上了新的纱布，心里不觉一怔：“难道会是这样吗？”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退了出来。照例发号施令，叫四门注意查缉。他当然知道，这是不会有结果的。

过了几天，张牧之为了一件公事，和陈师爷一起到县参议会去，见到了黄大老爷和别的参议员。在谈话的时候，张牧之不经意地举起右手来比画，他早已忘记他那受过伤的手指拇了。当然，所有到会的绅粮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件事，只是陈师爷心里很吃紧。他特别注意地望着黄大老爷，看他是不是留心张牧之受伤的手指。还好，黄大老爷似乎毫不关心县太爷的手指。但是直到散会，陈师爷始终捏一把汗。

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陈师爷和张牧之的闲谈中，陈师爷旁敲侧击地提醒张牧之：“有些事情干得太痛快

了，只怕要带来不痛快哟。”又说：“黄大老爷这些人不是没有心机的人，他要钻到了哪怕针鼻子大的一点缝缝也是要下蛆的哟。”

张牧之随便笑了一笑，没有回答。然而从此以后，城里出侠客的事，就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提到了。

但是，陈师爷没有想到，张牧之自己更没有料到，无意之中他们出了一个大批漏。

张牧之到县城里来当了县太爷以后，在西山一带活动的兄弟伙们，有时候难免三个两个地到城里来走一走开开眼界，徐大个和张德行他们几个当跟班的就招待他们在县衙门里住。张牧之也通过他们和山里的部队通消息，告诉他们：哪个大鸦片烟客最近要运一批烟土进城，在什么关口好拦路截下，取了他们的不义之财呀；哪个大财主要运大批货物过西山，叫他们在半路上抢了，运到邻县去发卖呀；特别是黄大老爷的商货、鸦片烟和租米，他们只要查访到了，就马上告诉山里，派小队出来在外边突击。因为消息确实，几乎回回都得手。而且人

不知鬼不觉，谁也弄不清是哪一股绿林英雄干的事。黄大老爷约集几个大绅粮到县衙门来报案，拜会张牧之，说：“本县治安问题愈来愈严重了，根子都在西山有个江洋大盗张麻子，一直没有落网，要通缉归案才好。”

张牧之和陈师爷哼哼哈哈地答应了，并且又把过去通缉张麻子的告示找出来，照抄一遍，贴出去。上面写的还是通缉那么个有大胡子的张麻子。张牧之在这些告示上盖上县政府大印的时候，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黄大老爷又在县参议会上呼吁，要求派兵去清剿。张牧之也装模作样地极力赞成派团防队去清剿，但是要参议会通过随田粮附征一笔清乡费，参议会也通过了。在这同时，张牧之派人送消息回山里，叫他们或者暂时躲开一下，或者索性在重要关口打埋伏，捞他几支好快枪。团防队打了败仗回来，总是照老规矩报喜不报忧，清剿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张牧之还是在城里当他的县太爷，平安无事，思想也有些松懈了。

张牧之在西山有一个兄弟伙打仗勇敢，打坏了一只

眼睛，外号独眼龙。独眼龙那一只好眼睛最近也发炎了，因此到城里来找人医治一下。进城以后，由徐大个招待进了衙门，暗地见到了张牧之。张牧之叫徐大个替他找治眼的医生治疗，平时就住在徐大个那里。有一天，徐大个带独眼龙上街去医眼，在衙门口忽然撞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见独眼龙，很惊奇地看着他们。徐大个和独眼龙却没有留心，擦身过去了。

这个人左看右看，暗暗地叫：“是他，一点也不错。”就急急忙忙回到黄大老爷公馆报告去了。

原来这人名叫罗一安，是本县一个在街上打秋风混日子的浪荡人。那个秘书师爷顶王家宾的名来这里当县太爷的时候，他东混西混，混进衙门当了一名跟班。秘书师爷眼见要垮台了，卷款潜逃的时候，他也决定跟秘书师爷上省城去混事。谁知在西山被张牧之他们截住，取了钱财。因为罗一安是挑着秘书师爷的贵重行李过山的，就被张牧之当成一个挑担子的夫子，给他发放了路费，放他下山去了。罗一安没去得成省城，还是回到县

城里。东混西混，又混进了黄公馆当一名跑腿的。今天偶然在衙门口碰到独眼龙了。

第二部分 第 41 节：盗官记(17)

黄大老爷马上叫罗一安到上房来问话：“你硬是在西山张麻子的寨子里亲眼得见这个独眼龙吗？”

“亲眼得见的。”罗一安说，“是他第一个冲向前来抢的，后来在山上，又是他亲自发钱给我，叫我走路的。”

“你硬是亲眼见到这个独眼龙和徐大个在衙门口一路走吗？”

“一点也不假。”罗一安说，“刚才看见的。”

黄大老爷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发现，但是不动声色。只告诉他千万不要声张出去，以后重重有赏。同时还问罗一安：“那么你在西山寨子里，没有看到他们的头目张麻子吗？”

“啥子张麻子？”

“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大麻子，姓张，是个江洋大盗，他们的头头。”黄大老爷解释。

“没有。”罗一安说，“我没有看到一个有大胡子的麻子。”

“哦。”黄大老爷想，他大概没有见到这个土匪头头。

“那么你在西山看到过徐大个吗？”黄大老爷又问。

“没有。”

“陈师爷呢？”

“没有。”

黄大老爷点一点头，又嘱咐他：“除开我，你对哪个都不要讲出去，重重有赏。你要漏了，取你的脑壳。”

黄大老爷取了五块钱给罗一安。罗一安欢天喜地出去了。这一下够他到“云雾山庄”去，喊摆出上好的“南土”和崭新的烟盘子烟枪来了。

黄大老爷马上请胡天德和省里来的李、王二位调查专家来公馆里密商。这一下子打开了李、王二位专家的思路。

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他王调查专家吧，我看也不够格。调查了两个多月，啥子鸡毛也没有摸到一根。王特务特别敏感，他把徐大个曾经对他谈的什么“依我那几年的脾气，不砍他一百，也要砍他五十”的话连起来一想，他的思路特别活跃起来，简直是想入非非了，而且提出了一套调查方案来。王特务说：“不想方设法叫他们钻到我们设计的圈套里来亮相，你是摸不清楚他们的底细的。”李特务也是这个意思。黄大老爷狠命地捋了捋他下巴颏上的几根胡子，眼睛眨了几下，越来越亮了，最后下结论地说：“不学《西游记》上孙悟空那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你是降服不了他的。”

看起来王特务设计，李特务施工，黄大老爷提线、供应器材，他们是真要“安排金钩钓大鱼”了。

西山里的独眼龙和别的兄弟伙到县城里来玩，并且

在县衙门里进进出出的，陈师爷是早有意见的。他给张牧之提起过，起初张牧之觉得这些兄弟伙都是和他枪林弹雨里一同滚过来的，都是铁打的金刚，信得过的。他现在做了县太爷，兄弟伙要到这繁华世界里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因此并不在意。

但是陈师爷坚持自己的看法：“你不要以为黄大老爷这些人是吃素长大的。这里是虎狼窝，他们的脚脚爪爪多，大意不得哟。”

张牧之觉得陈师爷说的也是，答应等他把除掉黄大老爷这件大事办了，就杀他个人仰马翻，扯起旗子回西山，还是过自己的自在日子去。他们哪里知道独眼龙进城替他们亮了相呢？哪里知道黄大老爷又重新专门派人在衙门口把独眼龙的相挂得清清楚楚了呢？

过了几天，黄大老爷发现独眼龙不再出现的时候，在城里放出话来，说是他们有一批“土货”要送到省里去，正等找几个得力的保镖。大家都知道，这“土货”就是鸦片烟的代名词。鸦片烟那时在我们国家里，是和

黄金、白洋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而且是“吃”得的，无论是官绅商贾，以致卖苦力的贩夫走卒都非天天“吃”它不可的。这当然是十分贵重的了。

这批“土货”被人押着，由几个挑夫挑着起运，因为消息早从城里送进了西山，一下被截住了。押运的人见势不对，丢了就溜了。几个挑夫被独眼龙一千人马押着，挑起“土货”上山了。这夫子里又有罗一安，他一上山就仔细观察，独眼龙正是他在县城衙门口看到的那一个，一点也不错。他又打听谁是头头，看有没有一个长大胡子的麻子，还是没有看到。他又把这寨子的前后左右都看好了。他自然没有说出他是黄大老爷家跑腿的，又以一个挑夫的身份被放下山去。他更没有露出这批“土货”其实是假货，样子做得很像真的、上好的贴金纸的“南土”，真要拿出去卖，叫人用刀切开一看，就认得出是不值钱的了。罗一安跑回城里，就向黄大老爷报告了。黄大老爷听了，笑一笑，马上叫人去请王特务和李特务来。

话分两头，且说张牧之进县城来当县太爷已经几个月了。这种做官的生活，对他来说，比坐牢还难受。他开头起这个做官的念头，只不过是想借机进城，找黄大老爷报仇。进城以后，看到穷老百姓在旧官府和土豪劣绅勾结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因此出于义愤，借当县太爷的机会，给老百姓办几件好事，同时整治一下那些坏蛋，出一口恶气。他确实办了几件好事，也把黄大老爷为首的豪绅集团暗地整了几家伙，并且因此真正赢得一个清官的名声，老百姓真心实意地给他送万民伞。但是他越看越清楚，靠他一个青天大老爷是不能把这紧紧压在穷苦老百姓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搬掉的。豪绅又是这么多，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就像蝗虫一般，整几个，甚至杀两个，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部分 第 42 节：盗官记(18)

他不想当这个叫他心烦的县太爷了。他想要在城里大闹一场，把黄大老爷这个大仇人砍了，还是回到自己的老寨子上，和弟兄伙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称兄道弟、

公平分钱，来得痛快些。搞得好的话，扩大势力，做几个县边界地区的自在王；再扩大了队伍，就学范哈儿割据包括几个县的防区，自己封个军长、师长什么的，自己委任专员、县长，自己立个章法出来，打出一个小小的江山，那才安逸呢！

因此张牧之自个儿就作出决定，通知在西山里的兄弟伙，由独眼龙暗自带进城来，埋伏在县衙门里，准备提了县衙门的枪，杀了黄大老爷，抢了县银行，放火烧了衙门，就回西山去。独眼龙和兄弟伙们得到通知后，就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白天晚上，零星下山，暗自进了城。有的住进衙门，大半住进衙门口附近的几个客栈里，把枪支埋在县衙门，专等张牧之一声号令就动手。独眼龙还把上次抢到手的鸦片烟土带进城来，准备卖了换成现钱。

说话又分两头。且说黄大老爷和王、李两个特务商量以后，决定把假的鸦片烟土送给张麻子，等着在城里捉进城卖这假烟土的张麻子的人。同时又把张麻子在西

山寨子的防守情况，告诉了邻界几个县的地主联防武装，还请了专区的保安大队，准备联合进剿，捉拿张麻子，一网打尽。

黄大老爷还使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兴妖作怪的办法，专门召回他自己放在南山里的“棚子”，挑出几个精干的，给他们发两挺轻机枪，然后布置他的团防队去攻打，让他们边打边退，向西山张麻子的寨子靠拢，争取入伙，以做内应。果然在西山的独眼龙发现四个土匪被团防队追过来，走投无路了，便派人下山去接应，打退了团防队。这伙人为首的于子连忙献上两挺新机枪要求入伙。独眼龙一看，正需用，就和于子喝了血酒，拜了兄弟。

于子钻进了西山大寨，好不高兴。正准备保安大队来攻山时做内应呢，忽然独眼龙告诉他连夜开拔，又不说开到哪里去，只顾带着他们下山。于子倒以为这大概是攻山的消息走漏了，搞不成了。一直等到独眼龙带他们悄悄走近县城，才晓得是要去大闹县城。但是于子还

是不晓得张麻子是哪一個，更不知道张牧之就是他們的頭腦，正在縣城里等他們。

于子跟着獨眼龍進了城，被安排住進衙門口一個小客棧里。兩挺機槍却被獨眼龍乘黑夜拿去了。他不知道獨眼龍拿去埋在縣衙門里頭了，他乘夜晚睡覺起來解手的工夫，偷偷翻牆出來，直奔黃公館，半夜請起黃大老爺來，向他報告獨眼龍帶隊伍進了城，只等這幾天人馬到齊就要大鬧縣城，他的兩挺機槍也被獨眼龍提走了。但是他沒有提到要殺進黃家公館的事，他根本也不知道。

黃大老爺一听，大吃一驚。問他：“你怎么叫他把那兩挺新機槍提走了呢？這就不好了，兩挺機槍，多大的火力呀！”但是黃大老爺這時來不及想這些了，他叫于子趕快偷偷回客棧，不要漏了風，繼續打探。同時叫人馬上去請王、李兩個特務和胡天德來商量。

王、李兩個特務來了一听，也大吃一驚，沒有想到張麻子走在他們前面。正當他們調兵遣將，要去圍攻西山大寨的時候，他倒早得了消息，跳了出來，避實擊虛，

攻打防务空虚的县城来了。他们已经来不及去查问从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第一着要走的棋是连夜派人到西山附近去把保安大队和地主的联防大队调回来；然后赶紧调查清楚独眼龙带来的人有多少，住哪里，以便在城里一网打尽。他们肯定张麻子也在这进城的人里面。

他们正商量着，罗一安赶到公馆来报告，说擦黑的时候，他又在衙门口看到独眼龙进了城，并且走进县衙门里去了，倒像是回到自己家里那么方便一样。

黄大老爷已经知道独眼龙进城来了，但是他为什么那么随便进出县衙门？和徐大个、张德行这般人有来往是不用怀疑的了，但是和县太爷、和陈师爷有没有什么瓜葛，却弄不清楚。猜想起来，这位县太爷可能是张麻子的保护人，坐地分赃的。

“啊，啊！”黄大老爷想着，忽然惊叫起来，“难道那天晚上……”

“怎么回事？”王特务问。

黄大老爷把那天晚上有几个蒙面强盗来他公馆肇事，以及在墙头发现血手指拇印的经过，说了一遍，又说：“过了两天，张牧之来参议会议事，我晃眼看到他有个手指拇包着纱布，当时我只感到奇怪，没当回事。现在想来，莫非……”

“难说，说不定张牧之本人就是个江洋大盗，不光是窝藏了独眼龙、张麻子一伙。”王特务的脑子也很灵的。

“那么，这一台戏就更好看了。”黄大老爷冷笑地说，“这一回要钓大鱼了。”

第二部分 第43节：盗官记(19)

话又说回来，独眼龙那天晚上带了两挺机枪，偷偷进了县衙门去见张牧之和陈师爷。张牧之见了很欢喜，问独眼龙从哪里搞来的，独眼龙说了缘由。陈师爷却在心里打鼓：“这种新机枪，就在这个县里找遍了，也找不出十挺来，这个于子怎么一个人就抓住了两挺？既然

抓住两挺机枪了，还怕三五十个拿烂枪的团防队来攻打吗？为什么要向西山退呢？”

“嗯，这里有鬼。”陈师爷说。

“啥子有鬼？”张牧之问。

等陈师爷一说出他的道理，张牧之也警觉起来。问独眼龙：“这个于子现在在哪里？”

“我把他们连机枪一起带进城来了。”

“咦？”张牧之吃惊了，“你和他又不熟，咋个可以带他们进城来干这样的大事呢？”

陈师爷当机立断：“赶快去把他们弄进衙门来，先软扣起，审问他的来历。”

独眼龙马上要出衙门回客栈去喊于子他们四个人，张牧之叫住说：“你对于子说，要他来取回机枪，还是由他们使用，熟一点。”独眼龙点一下头，便出来了。

独眼龙来到客栈，正巧于子刚翻墙回来睡下。他装

着睡熟了，独眼龙掀了几下才把他叫醒，告诉他要带他们去取机枪。于子当然高兴得很，机枪又由他来掌握，黄大老爷就放心了。

他们四个跟着独眼龙走到衙门口，于子没有想到居然径直就走进县衙门里去。也好，就跟进去，看他们干啥子。这倒是一个好向黄大老爷领厚赏的报告材料呢！

独眼龙把于子四个人引到管牢房的张德行那里，进了内院，咔嚓一声，黑牢大门关上了。于子吃了一惊，问独眼龙：“咋个把我们弄进这里来了？”

独眼龙笑着说：“你不晓得这种地方就是我们常进常出的地方？这是不要钱的客栈嘛。”

“老哥，你莫开玩笑哟。”于子说。

“哪个给你开玩笑？”张德行说，“独眼龙本来是我的老相识。”

“介绍一下。”独眼龙说，“这是张哥，我们进城干

大事，借你这个不查户口的客房住一下，你好好招待他们吧。”说罢，他自己走开了。

“哦。”于子明白了，要说安全，这里真叫安全呢。

张德行给于子安排一个房间，给其余三个人安排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张德行布置一下，带一个人走进于子房里去，笑着对他说：“我把话说在前头，进我这个客栈来的，第一要说老实话。你是哪里来的？到独眼龙那里干啥子的？”

“这个，”于子有点诧异了，“这个……我原来在南山拉个小棚子，到西山是去投奔独眼龙，还带去了两挺机枪。你问独眼龙去嘛。”

张德行说：“独眼龙叫我问你呢。你拜的哪个的门？你的新机枪是从哪里搞来的？”

“噢，张哥，”于子说，“不看朋友面子啦？你放我去找独眼龙来给你说伸展嘛。”

“你想得倒撇脱。到了这种地方，话不说明，就莫想出去。”张德行变脸了，对一块儿来的那个大块头说：“伙计，拿开嘴的家伙来。”

于子还想坚持，独眼龙带进来一个于子的人。独眼龙说：“不用问他了，他的伙计都说了。”

带进来的那个人说：“于子，说得脱，走得脱，我是遭不住，说了。”

于子一下蔫了气，低下了头。只好一五一十说了。但是今晚上他翻墙出去向黄大老爷报告的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没有说。

当独眼龙问明情况，到后衙去向张牧之报告的时候张牧之说：“好险，要是打起来了，他们拿两挺机枪在我们屁股后面烧我们，那不把屁股烧焦了？”

正说着，陈师爷带进一个人来，是在西山留守的兄弟伙，从西山连夜赶来的。他报告说：“我们前脚才下山，他们大队人马就围攻上山来，扑了一个空，现在正

在搜山。我是钻空子跑出来的。”

张牧之把独眼龙审问于子的情况告诉了陈师爷，然后分析说：“看起来他们还不知道我们钻进他们的老窝里来了。我们要在他们的大部队没有回城以前，把县城给他端了，然后走路。”

陈师爷想得更远些：“也难说他们在西山扑了空，不估计我们避实击虚，端他们老窝子来了。再说这于子进了城，未必就那么老实，没有通风报信，总之要快！”

“好，明天晚上就动手。”张牧之决定了。独眼龙下去准备去了。

陈师爷说：“我看不要硬端，还是生个法子，把黄大老爷请到县衙门里来，随便捏造他几条罪状。这样轻而易举，不费一枪一弹。”

“好，你明天到他公馆去请他，就说请他后天到衙门来议事，研究进西山剿张麻子的事。就说别的绅粮们也请了。”

陈师爷“嗯”了一声，出去了。

第二部分 第44节：盗官记(20)

再说黄大老爷这一头。

第二天上午，独眼龙以为明后天就要回山了，带来的鸦片烟今天要拿去卖了才好。于是派两个兄弟伙，挑着这两担鸦片烟到牙行去卖。牙行的人一见那烟土，就明白来路，马上报告了黄大老爷。黄大老爷马上派两个得力的人来牙行，对这两个兄弟伙说：“这烟土黄大老爷买了。但是要送上府去让他老人家过目。价钱好说。”

这两个兄弟伙不明底细，只要能出手，管他是谁呢。于是挑起担子，跟着来人走进黄大老爷的公馆，挑进后堂。黄大老爷一看，正是他派人送到西山让张麻子抢去的假烟土。他说话了：“烟土再多我也要，再贵我也收，但是要是好的。”

“都是上等好南土。”来人拿出一块来送给黄大老爷看。

黄大老爷叫人拿刀来切开看。当然正如原来设计的那样，一刀切开，只见外表薄薄地糊上一层烟土，内里却是一包烂糟黑膏子，根本不是烟土。黄大老爷马上就变脸了：

“哈，原来是骗子，你们就老实招认了吧！”

那两个兄弟伙怎么也没有想到是这么一回事。怎么独眼龙先前一句也没有交代这是假烟土呢？抬来的时候连一块也没有打开看过吗？当然，他们不能招认是从西山寨上带来的，更不能露出这是抢来的。只能硬着头皮承认自己是鸦片烟骗子，并且挖空心思编造出一个鸦片烟骗子的故事来，说他们原是在山里的鸦片烟贩子，后来学会做假膏子骗人，就变成鸦片烟骗子了。如此，等等。

黄大老爷，还有那个姓王的和姓李的两个特务也在场。他们似笑非笑地听着这两个处境十分尴尬的老坎，在行家面前编造实在不高明的骗子的故事，简直是一种享受。但这是多么残酷的享受！就像一个凶恶的猫儿逮

住两只小耗子，故意玩弄，让它们做徒然无效的逃跑，然后又一爪子抓回来，慢慢玩弄，一直玩弄厌了，才一口吞掉它。

黄大老爷开口了：“你们这个骗子的故事编得实在不圆满呀！”

姓王的打了一个哈欠，说：“简直把人都听得要打瞌睡了。你们两个还是老实招了吧，老实说了，黄大老爷不仅不杀你们，还有赏哩！”

这两个人当然坚持他们已经说过的故事。姓李的威胁说：“你不要以为把你们莫奈何，这公馆里什么都齐全，你们想坐牢，有旱牢、水牢、站牢；你们想死，有枪打、刀砍、绞索绞；你们想尝刑法的滋味，这里更是五味俱全，什么样式的都有，看你们自己选择吧！”

他们还是坚持着，绝不吐出西山寨的真情来。黄大老爷却既不威胁，也不利诱，只是冷冷地说：“你们不说这假烟土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倒可以替你们找出证明

来。”他说罢，就叫人：“给我去搬几块出来。”

一会儿，几块一模一样的假烟土放在他们两个面前，当面用刀切开，也是一模一样的黑膏子。黄大老爷说：“你们看，这假烟土的来历总清楚了吧。”

这两个兄弟伙在真凭实据面前不好说话，只得咬住说：“原来是你们在造假烟土卖给我们的哟。”

黄大老爷说：“你们想必听说我最近在西山被抢了几担烟土吧？就是这种烟土。你们不要狡辩了，老实招认了吧。叫你们拿这种烟土来卖的独眼龙，都已经招认了，是你们张麻子一伙强盗抢我的。”

这两个兄弟伙没有想到，他们的老底子完全被抠出来了。连独眼龙，他们也知道了，想必独眼龙也被他们抓住了，但要说独眼龙供出来了，绝不可信。独眼龙是铁打的金刚，多实在的兄弟伙，那样容易就供了？不能相信。好，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也不过一死。于是两个都承认他们是张麻子的兄弟伙，拿来卖的鸦片烟是

抢来的。一个说：“抢了你的烟土又咋样？”一个说：“我们就是张麻子派来的又咋样？”

“好，好，是这个。”黄大老爷举起一个大指拇说，“你们说一说，张麻子现在在哪里？独眼龙怎么认识县衙门的徐大个和张德行的？你们这次到县城里干什么来的？……”

一串串问题，噼噼啪啪像石头向他们打过来，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好。但是他们在和张麻子跪在一起烧香叩头的时候，就发过誓的，头可以断，血可以流，不能出卖兄弟伙。不然就是见面发红财，三刀六个眼，眉头都不准皱一下的。怎么能在这般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面前显示出自己是软骨头，是烂蛋呢？“哼！笑话！你们是在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老子们是膀子上站得人，刀口上跑得马的好汉，啥子刑法，坐牢，杀头，算不得卵子。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两个人就像钢筋铁骨，站在那里，不动一动，再也不多说一句话。嘴唇咬得紧紧的，快咬出血来了。这是

多么值价的英雄好汉呀，可惜我竟然没有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记住。但是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正是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时代，像这样出身贫贱却没有一点奴颜婢膝的钢浇铁铸的无名英雄，何止千千万。记不住这两条好汉的名字，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二部分 第 45 节：盗官记(21)

不管是黄大老爷也好，还是把折磨人当做他们的专门职业的姓王、姓李的特务也好，都清楚地知道，你就是用千斤重的铁棍子，也休想撬开这样的嘴巴的。算了，关起来，等把张麻子捉到了，一起发落他们上西天去吧！

黄大老爷和那两个特务本来想从抓住的两个卖假烟土的人身上打开缺口，好做张牧之他们的文章，结果卡了壳子。他们还不甘心，一不做二不休，决定从陈师爷这个书生头上开刀。陈师爷是本县人，有家有室，和那些亡命之徒、提起脑壳耍的人是不同的。他们急于打开一个突破口，摸清底细，只待正兼程赶回县城的大部队人马一到，就可以下手，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他们正研究怎么去请陈师爷，怎么才能不至于打草惊蛇地把他请进公馆里来的时候，陈师爷却自己进来了。黄大老爷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请入书房，特别优待。陈师爷传达了县太爷的话，请黄大老爷明天到县衙门去议事，讨论治安问题。

“很好，很好。”黄大老爷说，“我也正为本县的治安问题着急呢。明天上午一定到。”

陈师爷起身告辞，黄大老爷却阻止他走，说：“师爷是本县土生土长的，亲不亲，乡里人。我们请你吃顿便饭，说点闲话，不算屈驾吧！”

陈师爷说：“我还有公事在身，改日专门来叨光吧，今天告辞了。”

黄大老爷说：“师爷不肯赏光，不勉强，不过有几句话，想向师爷请教。”

“啥子事情？”

“没有什么。”黄大老爷说，“我想打听一下，有个在县衙门进出的独眼龙，到底是个什么人？”

陈师爷万没有想到，黄大老爷已经把独眼龙瞄上了。大概是于子进城后，已经进了黄公馆透过消息了。这还得了，搞不好，这次张牧之端县城的事，只怕端不起走还要砸锅的。他只想支吾过去，快回衙门告诉张牧之，搞不得。陈师爷稳起，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问：“啥子独眼龙？我没有在衙门里见过这样的人。”

“没有见过，我们都见过了，还不止一回呢。这个人是西山张麻子土匪窝子里的大土匪，现刻就住在你们衙门里。”

“你们既然知道地方了，快去告发，叫县太爷把这个土匪抓起来吧。”陈师爷说。

“是要抓起来，也一定要抓起来。我们现在有兴趣的不在一个独眼龙。”黄大老爷半吞半吐地说，进一步试探着：“师爷是一个规矩本分人，何苦去下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师爷毫不含糊地打回去。

“陈师爷是聪明人，连这个也听不懂？”那王、李两个特务从隔壁房里走出来，凶神恶煞的样子。姓李的大声武气地说：“陈师爷，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专门从省城里赶来调查的，早已摸清了底细，西山张麻子带了大批土匪进了城，就窝藏在你们衙门里，你们这位县太爷和你这位师爷，窝藏大土匪张麻子，这个干系还小吗？我们请陈师爷来，就是劝你不要陷深了，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哟。”

陈师爷已经听出来，独眼龙带兄弟伙进城的事，肯定是泄露了。但他们还摸不清张牧之和张麻子的关系。肯定更不知道他和张麻子的关系。因此硬顶住：“你别咋咋呼呼的，我不吃这一套。”

“你陈师爷既然进了公馆，坐上席位了，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王特务威胁说。

“呃，”黄大老爷和两个特务，一个唱红脸，一个

唱黑脸，现在轮到他唱红脸了：“陈师爷，你大概还不认识这两位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姓王，这位姓李，都是省党部调查室的。他们二位专程下来办案子，也是重担子在肩上，莫奈何，请师爷帮个忙吧。我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在县里见面的场合多呢，这样吧，黄大老爷对两位特务说：“你们二位也不要操之过急，请师爷就在我们这里吃晚饭，好好考虑考虑吧。”

就这样把陈师爷扣留了。陈师爷并不害怕自己被特务和黄大老爷扣留，怕的是张牧之不知道敌人的阴谋，搞迟了要上当。但是现在不由分说，他已被推进黑牢关起来了。

“师爷。”忽然从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陈师爷因为刚进黑屋里来，看不清楚。

“哪一个？”陈师爷问。走拢去一看，吃惊了。怎么的，黄大老爷早下手了吗？

两个兄弟伙把独眼龙叫他们卖烟土被骗进黄公馆

遭抓了起来的事简单地说了。“哦。”陈师爷想，还好，他们还没有先动手。但是事情看来十分紧急，不送出消息去，眼见要吃大亏的。陈师爷把这个意思对两个兄弟伙说了。一个说：“我出去！”

“你咋个出得去？”陈师爷问。

“只要把我举到挨上屋顶阁子板，找个阁子板稀的地方，取去几片瓦，从阁子板缝里爬上去，一上屋，我就走得脱了。”

第二部分 第46节：盗官记(22)

“好，冒险也得这么办了。”陈师爷下定决心说。

等到晚上，黑牢里一片漆黑。陈师爷站在那一个兄弟伙的肩头上，要爬上去的兄弟伙又站在陈师爷的肩上顺着砖墙，顶了上去，刚好能摸到阁子板。这些兄弟伙平时练就了上屋爬墙、吊檐走瓦的功夫，不大一会儿，他轻轻地不出声音地揭去几片瓦，露出黑沉沉的天空。他用手钩住阁子板一翻，脚就伸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就

钻到了屋顶上，还不慌不忙地把瓦又盖好，才轻脚轻手翻出墙外去了。

他下了地，一个猛趟子跑回县衙门，找到徐大个，带去见了张牧之，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叫张牧之快去救人。

“这还得了！”张牧之马上叫徐大个去请来独眼龙，“他们抓人了。就是要死人，也要救出陈师爷和兄弟伙来。走，我们提前干事！今晚上半夜里动手。”

“是硬攻，还是软取？”独眼龙问。

“硬攻晚上恐怕打不开大门，还是软取。这么办。”张牧之虽然在这么紧急的时刻，还是有条不紊地布置。

于是大家开始行动。

独眼龙把于子从牢里提出来，要他带路，要不干，就一刀子捅死。这种人是怕死鬼，马上叩头发誓。独眼龙带着十几个人，全副武装，两挺机枪也带去一挺，慢

慢走近黄家公馆的后门。同时，上次夜间跟张牧之一同翻墙进黄家公馆的几个人，带着短枪和手榴弹，从上次翻越过的后墙，翻了进去，落到后门院子的墙根，在墙角和花坛后边隐蔽起来，准备接应独眼龙。张牧之则带着十几二十个人，向前面大门走近。还没有到大门口，他分配了十来个人拿着枪在大门左右高墙边防守，不准有人来救援。他自己却带了七八个人，其中就有一直跟着他的徐大个、张德行和王万生等五六个人，其余两个提着一挺轻机枪，准备张牧之进大门后，在后面作掩护。张牧之先打了招呼，一等大门开了，他要以一个县太爷的身份，灯笼高照，大摇大摆地走进黄公馆去“办公事”。

独眼龙带的人走拢黄公馆后门，用手枪抵住于子背心，就叫于子喊门。于子规规矩矩地叫喊：“开门，开门！”

“小声点！”独眼龙怕于子大声武气地叫，引起内里守门的人怀疑。

“开门，快开门。”于子故作小声地叫。

“啥子人？”里面有人在拉枪栓，走到后门边来了。

“丁哥，开门，我是于子。有要紧事禀告大老爷。”

“哦，于子来了。”里面听出声音来，接着“嘎”的一声，后门开了一条缝。刚才答话的人伸出头看，“子。”

“呃——”于子回答。

“深更半夜来干什么？”

“有机密大事向大老爷报告。”于子回答。

“慢点。大老爷吩咐，没他的命令，不准放一个人进来。我进去问了再说。”“嘎”的一声，门又关上，并且上了门闩。

这时埋伏在墙根花坛后面的几个人本来可以一跃而出，把守卫的两三个人按倒，就去开了后门，放独眼龙他们进来，岂不省事。但是他们有上次进来过的经验，外边一打起来，声音传进上房，黄大老爷警觉了，就会防备起来，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动手。

这个叫丁哥的卫兵进去，到了上房，走到黄大老爷的鸦片烟铺前。这时，黄大老爷的一天生活才真正开始，他和姓王、姓李的两个特务正在叽叽咕咕商量什么。只听到黄大老爷对他们说：“明天上午、至迟下午要到城里。”王、李二人退出房去了，丁哥上前报告：“大老爷，后门口有人要进来。”

“哪一个？”黄大老爷警惕地问。

“于子。”

“哦，半夜三更，他来一定有要紧事，快放他进来。”黄大老爷说。

丁哥退出来，到了后门口，命令开门。门“嘎”的一声开了。独眼龙一步跨到前面，用枪抵住丁哥的胸口，小声叫：“不准动。”

丁哥向后退走，不知道怎么搞的，背后又有一支枪抵住他的背心，小声叫：“老实点！”他的枪已被下掉了。其余两个守卫的也被从花坛后跳出来的人用枪抵住后

背心，枪也被下掉了。于子被押进来。独眼龙派人守住后门，对丁哥和于子细声说：“要活，就带我们到上房。”

两个怕死鬼发着抖，低着头，在前面带路。过去进来过的兄弟伙已经摸过这条路，丁哥想把他们引到另外一个住着卫队的院子里去，没有成功。“老实点，从这边走！”丁哥被枪逼着，只好引到上房。到了上房门口。独眼龙用枪一摆，命令丁哥叫门。丁哥只好叫：“大老爷，于子来了。”

黄大老爷睡在鸦片烟铺上，正在吞云吐雾，享受才给他装在玉石大烟枪斗上的一个大烟泡，他一边吸一边说：“叫他进来。”

第二部分 第 47 节：盗官记(23)

黄大老爷的卫兵才把门打开，独眼龙几个人一涌而入。黄大老爷听到声音不对，马上坐起身，在烟盘子上抓他的小手枪，但是已经晚了。几支枪早已抵住黄大老爷的脑壳。他的卫兵的枪也被下了。给他烧大烟泡的姨

太太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动弹不得，瘫在床上。

独眼龙这一手搞得干净利落。他马上叫提轻机枪的去悄悄守住卫队的院子门口。另外叫几个人赶到前院去开大门。守大门的几个卫兵怎么也想不到从上房下来的提着手枪的人不是自己人。他们听到有人叫他们起来开大门，就起来了。等到手枪抵住他们的胸口，还迷迷糊糊的莫名其妙，问道：“哎，开啥玩笑？是不是大老爷叫开大门的？”

“把眼睛睁大点看，是老子叫你开的。”

卫兵真的睁大眼睛一看，已经没有活动的余地，只好乖乖地开了大门。

这时，张牧之叫点上灯笼，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后面大声传话：“县太爷来请黄大老爷到县衙门议事去。”

这时，独眼龙已经把黄大老爷押到前厅来。张牧之走到他面前说：“黄大老爷，受惊了。”

黄大老爷勉强挣扎地说：“不是明……明天上午到……到县衙门去议事吗？”

“怕请不到你呀。同时，还要请大老爷高抬贵手，把我们的陈师爷还给我们。”张牧之冷笑。

其实出去报信的那个兄弟伙，早已带人到后面黑牢里把陈师爷和那一个兄弟伙放出来，走到前厅来了。

陈师爷一见张牧之，就把他拉到一旁，细声地对他说：“看来他们已经摸到了我们的底了。是省里专门派来的两个特务干的。要把他们抓到才好。”

张牧之马上下命令搜查，黄家的下人都说这两个人今晚上半夜还在大老爷烟铺边的。但是到处搜查，都没找到。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家伙，趁刚才乱哄哄的时候，装扮成黄家打杂的下人，趁机溜出去了。

“这可是大祸害。”陈师爷说，“该办的快办，今晚不等天明就退出城去吧！”

“笑话。”张牧之不同意地说，“我大模大样骑着马进城，还得大模大样骑着马出城。明天上午在县衙门我要把黄家大恶霸当堂开审，问明罪恶，开刀问斩，叫老百姓来看看我怎么除掉这个大恶霸的。偷偷摸摸，不明不白，现在把他黑打了，太便宜他了。”

“这样办当然很光彩，只怕时间……”

但是张牧之决定的事，陈师爷只能提建议，不能改变。张牧之下令抄了黄大老爷的家，天已明了，他们把黄大老爷五花大绑，押回县衙门。老百姓听说，都站出来看热闹。许多人都跟到县衙门去了。张牧之叫把县衙门的大门大开着，请大家进来围看审问大恶霸。这一下满街传开了：

“张青天审问黄大恶霸啦！”

“县衙门大打开，都去看呀。”

用不着传锣告示，老百姓像流水般涌进县衙门，把大堂围得水泄不通。在大堂上的“正大光明”金匾下面，

公案后面，大模大样地坐着“张青天”，你看他好气派！有的只听说，还没有见过县太爷的，挤到前面来看：哦，他就是“张青天”！

“啊，他就是张青天？”另一个人也不觉失声叫了一下。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第一回在西山大寨被当场释放的罗一安，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细看了一下，急忙悄悄地退出去了。

就要开审了，张青天旁边坐着陈师爷，他正忙着起草告示。堂下两边一顺溜站着两排提着手枪、张着机头的兄弟伙，杀气腾腾的。

张牧之一声号令：“带大恶霸！”

黄大老爷被两个兄弟伙像提小鸡似的提到大堂上，吓得骨头都酥软了，像死狗趴在那里，连发抖都没有劲了，好像断了气。

周围的老百姓看了，实在痛快，唧唧喳喳地议论起来：

“哼，那么威风的，如今像个癞皮狗了。”

“你横行霸道一辈子，也有今天呀！”

“看张青天咋个发落他。”

老百姓能够涌进衙门，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今天能够当着黄大老爷的面，唧唧喳喳议论他，更是想也不敢想的。在这个县里，特别是在这个县城圈圈里，哪个不晓得黄家这第一块硬招牌？真是他咳嗽一声，小孩子都不敢哭；他跺一下脚，会地动山摇的。他随便骑在老百姓头上屙屎屙尿，哪一个敢哼一声？被他搞得家破人亡，岂是一家两家、十家二十家？哪一个县太爷来上任，第一件要办的大事不是到黄公馆去向他拜门生子弟呢？什么大事不去大老爷的烟铺上请教，听候吩咐，你的命令休想出衙门口！

这样一个大人物，今天却被这个年轻的县太老爷拉来开庭公审，哪一辈子听说过这样的事呢？但是今天是确实的了。衙门大大开着，这么多人在闹着嚷着，大堂

上张青天明明坐着，黄大老爷明明在堂下趴着，会是假的吗？而且，你听，张青天在问话了：

第二部分 第 48 节：盗官记(24)

“黄天榜，抬起头来，你知不知罪？”

当陈师爷把黄大老爷……哦，现在该叫黄天榜了，老百姓过去都是叫他“黄大老爷”，或者只叫“大老爷”，从来没有人敢当面叫他的名字。只有在背地才敢叫他黄天榜，并且咒骂他叫“黄天棒”。今天一听张青天当众叫起他的名字来，听起来虽说有一点陌生，可是舒心得多了。

当陈师爷把黄天榜的罪状随便拈出十几条来——这是一点也不费力的，平时大家都清楚极了。——张青天叫他抬起头来，问他知不知罪的时候，这位大老爷居然听从地抬起头来，模糊地说：“知罪。”

张牧之抬头对周围的老百姓说：“众位父老乡亲，黄天榜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我张牧之到县里来，早就

察访清楚。大家说，对黄天榜该怎么办？”

“杀！”像雷声一般震动了大堂。

“不杀黄天棒，我们难见天日。”

“杀天棒！”

一片喊杀的呼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响遍了。有的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爷呀、娘呀地哭喊起来，原来这是被黄天棒害过的冤主，一听说张青天抓了黄天棒都挤了进来，又喊又叫：“不忙杀，不忙杀，我要当面向他讨血债。”

有几个哭着喊着挤上堂来，揪住黄天棒就咬起来。张牧之叫兄弟伙拉开了，他们还又跳又哭：

“青天大老爷，给我们申冤报仇呀！”

要闹着进来的人越来越多，陈师爷看一看太阳已经过了衙门口大黄桷树顶了，对张牧之说：“快办，快走。拖不得了。”

张牧之大声宣布：“好，现在宣判！”

陈师爷拿起写好的告示，念了起来。每念一条，下面都咬牙切齿地喧闹起来，实际上大家只听到“就地正法，开刀问斩”几个字。大家欢呼起来：“该杀，该杀！”

黄天榜一听，顿时昏了过去，已经什么也不知道了。

“推出去！”张牧之下令。

一队手拿亮晃晃大刀的人站出来，把黄天榜背绑起来，在他的背上插上“黄天榜恶霸一名斩立决”的标子，把他提起来往衙门口外推去。张牧之和陈师爷带着兄弟们，涌出衙门口，准备就把衙门口的石地坝当做法场，围拢来看的人更多了。

正当刀斧手举起亮晃晃的大刀向黄天榜的头砍去，忽然听到一声：“叭！”只见那刀斧手把刀一丢，自己倒了下来。紧接着周围响起枪声，有十来个人冲进法场，拉起黄天榜就朝大街那边冲去。

真是事出意外，张牧之没有想到会有人劫法场，把黄天榜抢跑了。陈师爷马上就明白他害怕发生的事，已在眼前发生。张牧之见势不好，大叫一声：“给我追！”

他自己带了十几个兄弟伙向劫法场的那群人追去，但是这时四周枪声齐响，群众大惊，一片混乱，反倒把路阻断了。张牧之从法场捡起那把大刀，大叫：“散开！散开！”他们好容易冲出人群，见几个大汉提起黄天榜在大街上飞跑，张牧之不顾一切，带着人追了上去。这时，本来在周围警戒的独眼龙他们也和围攻过来的大队团防兵打了起来。但是围攻的人很多，独眼龙他们大半拿的是短枪，全靠那两挺机枪发挥了威力，才把团防队打退了。独眼龙眼见顶不住，便带着兄弟伙顺着张牧之追的方向退过去。

张牧之带着兄弟伙冒着枪弹直追过去。最后，到底追上黄天榜，张牧之举起大刀，一下把黄天榜劈成两半，倒在街上。张牧之毫无畏惧地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他和两个跟来的兄弟伙陷入敌人的重围，无法

脱身了。独眼龙赶拢，想拼死命救出张牧之，忽然一梭子弹扫过来，兄弟伙又倒了几个。张牧之眼见独眼龙硬冲锋，也救不了自己，反倒要死更多的人，大叫道：“莫管我！冲出城去！”

张牧之才喊完话，已经被七八个人包围起来，他虽然挥动大刀砍翻两三个，可是到底众寡悬殊，被抓住了。

独眼龙眼见不行，才带着兄弟伙从横街杀出城。但是一看，进城的几十个兄弟伙，有的跑散，有的在战斗中牺牲了，只剩下不到二十个人。最使独眼龙伤心的是他们的头儿张牧之没有出得来。

陈师爷本来不会打仗，人一乱，他和张牧之被冲散了。他知道大事不好，赶忙隐没在人群中，从小巷混回家里，叫老婆带着孩子连夜连晚到外地去安身。他呢，还想看一看，便去平时很熟的一个当科长的朋友家里，躲藏起来。

张牧之空做了一场好梦，反倒被抓住了。原来，那

两个姓王和姓李的特务从黄公馆混出去以后，马上跑出城去迎接正赶回县城的保安大队和团防队，连夜赶到城边。干特务工作的是狡猾一些，他俩悄悄地先带几个便衣进城，一下碰见了刚从县衙门里挤了出来的罗一安，告诉他们黄大老爷马上要问斩了。姓李的马上出城，把部队偷偷运动到城外埋伏起来，又带二三十个人一色短枪赶到衙门口，正是黄大老爷被提出来问斩的时候。他们就采取突然袭击，劫了法场，城外一听城里枪响，就冲了进来，和独眼龙打开了。

第二部分 第 49 节：盗官记(25)

“张青天被保安队抓住了！”

“唉，青天不开眼，好人没好报！”

老百姓从极度的扬眉吐气中一下掉进极度悲伤里去，像又有一口大黑锅，从天上扣下来，扣在他们的头上，见不到天日了。

张牧之是什么命运在等着他，这还用我来说吗？

县太爷张牧之被抓起来了，县参议会的议长黄大老爷被砍掉了，怎么办？本县的绅粮和老爷们开了紧急会除向省里报告外，临时推了那个姓王的特务代理县长，姓李的特务代理议长，先办起公事来。

他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张牧之。要处决一个县长本来是不容易的，何况这个张牧之又是老百姓拥护的青天大老爷呢？所以他们也要来一个名正言顺的审判，然后拉出去名正典刑。

他们从罗一安被抢到张麻子大寨，和独眼龙带兄弟伙进城，住在衙门里，已经可以肯定张牧之这位县太爷窝藏盗匪，虽说有罪，但还够不上杀头；说他擅自杀了县参议会议长、本县大绅粮黄天榜吧，这一条在老百姓面前未必说得过去，因为黄天榜是太臭了。只有一个看来有力的新证据，就是罗一安可以出面证明，他在西山张麻子山寨里见到过张牧之，今天早上罗一安在衙门大堂上见张牧之坐大堂的时候，看得真切，可以证明是他。但是光一个罗一安出来证明，人家怎么相信一个堂堂县

太爷会在江洋大盗的寨子里出现呢？他们万没有想到，张牧之自己出来帮他们解决了困难。张牧之被保安队押进县衙门的时候，王特务和他打了个照面。王特务不无几分讽刺意味地对张牧之说：“想不到早上本县的张青天，晚上却成了张麻子……一伙。”

王特务本来没有弄清楚张牧之就是张麻子，张牧之听得有心，还没有等他说出后面的“一伙”两个字，就马上顶回去：“老子就是张麻子又咋样？”

“啥？你原来就是西山的张麻子？”王特务真没有想到，吃惊地问。

“老子就是，你又咋个样？可恨昨夜没有把你两个抓到手。”

哈，意外收获！他自己承认是张麻子。这下就好办了。王特务本来还有些怀疑，怎么一个西山里的江洋大盗，会跑进城来当起青天大老爷来？管它呢，只要他认账就行。

于是代理县长王特务在代理参议长李特务和机关法团的绅粮老爷们的陪审下，开庭审判张牧之。

王特务问话：“你老实招认，你是江洋大盗张麻子吗？”

张牧之倨傲地站在大堂上，他看到他刚才坐上的位子竟然被这样一个鬼脸尖嘴猴子坐上了，十分生气，毫不含糊地说：“老子就是张麻子又咋个样？老子是专门进城杀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恨只恨没有把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坏蛋一网打尽！”

在座的老爷们本来没有兴趣再问下去，以免徒然讨一阵痛骂。但是王特务对于这个江洋大盗为什么要进城当县太爷很不理解，还想问个究竟。在他看来，一个江洋大盗和一个县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盗”和“官”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但是眼前的事实不就是张麻子这个强盗化名张牧之钻进城里当起县官来了，而且当起青天大老爷来了。这怎么可以呢？因此他问张牧之：“你一个江洋大盗，怎么可以来当县太爷呢？”

张牧之听了，像受了莫大的侮辱，反问王特务：“为啥子我就不能来当县太爷？你问一问全县老百姓，我给他们当县长，有哪一点不好？有哪一点不够格？”张牧之用手一指围在大堂外的老百姓。老百姓一阵嗡嗡议论忽然像一声炸雷似的炸开了，“他是我们的青天！”于是，“张青天”、“张青天”、“张青天”的呼声在人群中此起彼伏，像狂怒的波涛一般涌进大堂来。

坐在县太爷位置上的王特务神情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张牧之听到群众的呼声，满意地一笑，继续坦然地说：“你们以为我当了你们骂的江洋大盗就可耻吗？哼！才不呢。我当强盗就是专门抢你们这些为富不仁的混账老爷的，就是专门来治你们的。你们以为当县太爷就荣耀吗？狗屁！你们剥老百姓的皮，喝老百姓的血，吃老百姓的肉，从他们的骨头里也要榨出油来。你们比强盗还强盗十倍！不，简直是不能比的。我这个强盗现在才失悔来当县太爷呢。我就是当一辈子青天大老爷，最多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就好比给他们治点伤风感冒，或者帮他们捉几个虱子罢了，哪里能救得了他们的性命

我失悔我没有再当强盗，当最厉害的强盗，抢光你们抢来的东西，剥开你们的皮，挖出你们的狼心狗肺，烧掉你们的衙门，砸烂你们的天下，把你们一个个千刀万剐。哼！我现在才明白了，只有强盗才能治你们，别的……”

“不要听他的，宣判！宣判！”坐在两旁的老爷们，本来想看看这个强盗怎么向他们讨饶，结果被臭骂了一顿，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堂上以审判者自居的王特务忽然感到自己变成了被审判者，气得哆嗦。而且大堂外嗡嗡的老百姓的声音是可怕的，好比阴云在聚积，可以带来一场暴风雨。

第二部分 第 50 节：娶妾记(1)

坐在堂上的王大老爷拍桌子：“宣判！”他站起来，捧起一张纸念：“土匪张麻子一名斩立决。”并且用朱笔在张字上点了一点，把笔丢了下去。他们不准他占有“张牧之”这样一个好官名，立意要叫他土匪“张麻子”。

下面的文章是什么，不用我来说了。剩下的就是把

张牧之五花大绑，押赴河边沙坝去砍头了。只是插在他背上的标子更大一些，上面写的字更显眼一些，押赴刑场的武装队伍更长一些，滴滴答答吹的号音更惨烈一些，行刑队的大刀更晃人一些。不过还有一点，老百姓来给受难者送行的队伍从来没有这么长，悲愤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强烈。

全城的老百姓几乎都出来了。他们并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不承认杀的是江洋大盗张麻子，而是他们拥护的张青天。你看，大家都是紧绷着脸，紧咬着嘴唇，沉默地看着那一队一队走过去的团防兵，那骑着高头大马担任监斩官的新代理的县太爷。有好多人家，公然在门口摆出香案，点上香烛，好等张青天从面前过去的时候，给他烧一点纸钱，送他走路。有的还摆着馒头、肉菜和美酒，给他饯行。这个传统的风俗，新县太爷看了虽然不高兴，可是也没有办法。只是催快一点。

张牧之呢，他知道他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很少，受到的恭维却这么大，他很感动，不住地对望着他走过去的

老百姓点头，表示感谢。别人给他捧酒，他一饮而尽，说声“道谢”。他越是那么昂着头，挺着胸，坦然地走过去，脸上看不到一点愁苦的影子，越是叫看他的老百姓心里难受，有的低下了头，有的不住地抹眼泪。

军号凄厉地叫着。

天也变得这么暗淡无光了。

他还是那么走着，坦然地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巴陵野老摆到这里，他那光光的头在灯光下低下去了，口里还在细声地念着：“走着……走着……”

“怎么啦？”我问了。

他不回答，还是小声地在说：“走着……走着……”好像他现在还看到张牧之在他面前坦然地走着一样。仔细一看，他的眼泪早已簌簌地滴落满地了。

我们听的人都沉默了。

“那么独眼龙后来怎么样了？”我禁不住又问他。

“不清楚。只听说他们冲出城去以后，拖回西山，后来转到北山、南山，到处打游击，队伍又像滚雪球一样，一天一天滚大起来。后来听说共产党派人来找过他们，他们拖到大巴山，跟王维舟的红军合伙去了。以后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

“那个陈师爷呢？”一个科员问他。

“陈师爷吗？唉，张牧之被抓了以后，他不想马上离开县城，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混在老百姓队伍里，给张牧之送了行，才悄悄离开。他的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跟着独眼龙回西山，找红军去了，只好带着一家老小，流落到边远的县份去。当然，他能干什么呢？只好又托人在一个县衙门里谋一个吃不饱、饿不死的科员差事，混他那余下不多的晚年了……”

“唔，陈师爷恐怕就是他。”后来过了很久，我才忽然悟了出来，对一个科员说。

“嗯，八九不离十。你听他摆的好些事情，不亲临其境，恐怕说不到那么真切吧！”

“硬是他。”另一个科员说，“你没听他说过，那个陈师爷梦想的正和他自己想的一样这样的话吗？”

“对头。”我附和说，“你见过他摆到最后，那落满一地的眼泪没有？”

然而，我们只是这么瞎猜猜，没有谁敢去问张科员，也就是给我们摆龙门阵的巴陵野老。

何必去打开别人那痛苦的记忆的匣子呢？

娶妾记

山城走卒

今晚上是黄科员——哦，自从他参加冷板凳会以后自己取了一个雅号叫做“山城走卒”，现在该叫他为山城走卒了。今晚上是他拈着了阄，于是他欣然从命，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在没有开摆以前，让我先来说一段“入话”吧！

想必你们知道，或者，想必你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从唐朝、宋朝以来就是一个盛行摆龙门阵的国家。那个时候叫做“说话”或者叫做“平话”、“说评书”，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据说好多伟大的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今古奇观》，等等，都是在那种街谈巷议之中，不断传说，不断丰富，然后由文人把这些“说话”和“评书”集中编写成书的。你看那些小说不是分章，却是分回，在每一回的开头，总有“话说……”，在末尾总有“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可以证明了。你们还可以翻一翻《今古奇观》，许多篇故事里，在“说话”没有进入正文以前，要说一个和正文多少有点关系的小故事，叫做“入话”。入了话，才正二八经地说起话来，也就是摆起龙门阵来。我也来先说一段“入话”吧！

第二部分 第 51 节：娶妾记(2)

有一把年纪的人，大概总听说过，四川这个天府之

国，盛产军阀，这可算是闻名中外的一种土特产。这些军阀，割据一方，坐地为王。互相兼并，战祸连年。真叫“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四川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恨透了他们，他们的种种暴行、恶行、丑行、秽行，以及他们的趣史、秘史、轶史、艳史，便在老百姓的口里传说开来，也算是口诛吧。我这里摆的就是这些军阀中的一个。这个军阀叫……还是积点口德，姑隐其名吧。他在民国年间，曾经坐地为王，在四川一隅建立过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我就是他的王国统治下的一个小老百姓。他刮地皮，打内战，横行霸道，杀人如麻。这些都和四川其他的军阀一样，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他却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这么说，他可以算做一个更富于浪漫色彩的军阀。他的出名，不完全像其他军阀一样，在于他杀人杀了多少，刮老百姓的粮刮到了民国几十年，却还在于他干过一些富于传奇色彩的事情，这就给我们小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增加了说不完、听不厌的趣事。虽说老百姓又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了不少佐料，但是这个军阀给我们端出来的正菜

有味道，是起决定作用的。

比如他痛恨中国人的“东亚病夫”这个诨号。在他看来，老百姓穿长袍，就是“东亚病夫”的表现，甚至是“东亚病夫”的根源。于是他就下命令剪长袍。他派出了专门剪长袍的“剪子队”在他的王都内满街转，逢到穿长袍的就拉住“嚓嚓”几下，把长袍的下摆剪掉，只剩下了上半截，于是看起来就不那么萎缩，有接近于“赳赳武夫”的模样了。穿长袍的先生们剪去下摆，倒没有什么；穿旗袍的女士们被他们这么一剪，就几乎露出了光屁股，有伤风化了。但是他不管这个，也不理会那些专管风化的老学究们怎么摇头叹气，还是一街地嚓嚓嚓，只顾剪过去。先生们和女士们马上都被迫地短打扮起来，给这个山城增加了不少蓬勃的朝气。

四川的军阀很相信神道谶语和童谣。据说古代的帝王更是相信。他们的社稷的盛衰，都可以从这些莫名其妙的谶语中猜得出来，或者从这些童谣中听得出来。所以历来的皇帝，别的事可以不管，这件事非管不可，派

人到市井中去打听童谣，并且请星相学家替他解释童谣。这是皇运攸关的大事，疏忽不得的。四川这些土皇帝自然也一样，都很迷信。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总觉得难以掌握，于是寄托于神道说教。比如鼎鼎大名的四川第一号大军阀，就请来了一个外号叫“刘神仙”的人来当他的军师。据说一切办事打仗，都要先请这位神仙在袖中卜卦，才能决定。我摆的这个土皇帝也请过一个什么“半仙”来。他经常要“半仙”替他推算吉凶祸福。有一回，这个“半仙”忽然研究出来，或者是他在扶乩的沙盘上去请示过什么从空中过往的神仙，说他的主子大人将来倒霉可能就倒霉在狗的身上。怎么办才能转祸为福呢？杀狗！不仅在他的独立王国的京城里，而且在他的整个王国里，展开大规模的杀狗运动。真是雷厉风行。他扬言，不杀狗的就拿脑袋来。谁还敢爱狗胜于爱自己的脑袋呢？杀狗运动搞得相当彻底。那位“半仙”却忽然又觉悟到，这个可以给他的主子带来灾难的狗，也许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狗，而是一个姓苟的人。他恐怕杀光了狗还不能解决问题，又建议杀掉一切姓“苟”的人。这么

杀戒一开，闹得鸡飞狗跳，姓苟的人和那些残留下来的狗，只好都逃出他的王国去了。从此他的家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但是这些出人意料的政治活动，还不如他的另一个私人怪癖传得久远。这个怪癖就是，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骚棒”。什么叫“骚棒”？就是喜欢搞女人。只要他看准了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大家闺秀或者小家碧玉，不管是半老徐娘，还是摩登女郎，都得按规定时间送进他的公馆去。他认为满意的就封为姨太太。听说他的老婆可以编一个娘子军连，这绝不是夸大。他到底糟蹋过多少女人，自然无从统计，就是他讨了多少姨太太连他自己也是无数的。

在他的“皇宫”里，有无数漂亮的老婆。其中有会唱戏的，有会跳舞的，有会弹琴的。他特别喜欢身体健壮的漂亮女运动员，所以他有两个很会打网球的姨太太。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届，在上海开的全国运动会上女子网球双打比赛中，这两位姨太太得了亚军。他还在各大城

市设立了许多“行宫”，每个“行宫”里都养得有这样的“活寡妇”。因为他一辈子也不一定会第二次再去那里，就是去了，他也未必瞧得起那些“隔日黄花”。早已有人替他找到更漂亮年轻的女人供他消遣了。

第二部分 第 52 节：娶妾记(3)

既然老婆无数，相应的他的子女，也就繁衍无数了。但是这些子女的身上很难保证都是流的他的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是明白的。虽然他定得有很严的规矩，并且一直照这样的规矩办事，只要他发现他的姨太太和谁私通了，马上就地正法。即使这样，他也觉得还是难以保险。所以他又有一条规矩：虽然那些无数的子女都姓他的姓，但是，替他传宗接代的，只限于他的大老婆生的子女，这样才能保证他家优良品种的纯洁性。

他记不清他的姨太太，自然也就很难认得他的儿女了。于是就发生了一件浪漫主义的“桃色事件”。我要声明，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么一件“桃色事件”，我没有考证过，也不敢去考证，所以我不敢保证。也许这不

过是老百姓的胡诌，或者是他的仇人故意编造出来臊他的，就像苏东坡在黄州请人说鬼一样，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吧！

听说，他为了洗去“东亚病夫”这个恶号，大力提倡体育运动。但是有人恶言伤他，说他是想物色健美的姨太太。且不管他，反正他常举办运动会是确实的。

据说，有一次，在运动会上，有一个出色的篮球队长，长得十分健美，一下被他看上了。他实在难以忍耐，马上就把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子篮球队长叫到面前来，而且别的话没说，只说了一句：“马上到我的公馆去。”谁都明白，一个女人到他的公馆去其用意是什么，而且还是谁也无法拒绝的。这女子当然也明白，可是她却意外地拒绝了，她说：“不行！”

我们这位坐地王听那女子这么回答，真的吃惊了，这恐怕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他问：“为什么？”

“听妈妈说，你是我的亲爸爸呀！”这个女子说出了一个十分胆大的理由。

他既然看中了一个女子，垂涎欲滴，哪里听得进这种“莫须有”的理由。他下了严厉的命令：“胡说！给我弄进公馆去！”

他的卫队长不由分说，把这个女子装上汽车拉走了。这位军阀大人和据称是他的庶出的女儿回到公馆去干了些什么，就不用再说了。

“入话”就说到这里。

为什么说这样一个“入话”？有道理，且听我下面慢慢摆来。

且说民国十七年间，上海某街平康里有一个破落子弟名叫王康才，他家过去也还算薄有家产，在附近县里有三二十亩薄田，在平康里有几间街房出租，日子本来过得去。谁知他的父亲生来不务正业，好吃懒做。平日结交几个浮浪子弟，抽鸦片烟，进出赌窟，还寻花问柳，

染上了花柳病，真是烟酒嫖赌占全了。不几年就把田产荡尽，只剩几间街房收租过日子，那光景一天天眼见支撑不下去了。大概他也算完成了他到人间来的历史使命吧，到底把家产吃尽喝光了，才离开人世。他的儿子王康才，把老人的丧事办完，几间街房早出手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怎么过呢？上海是十里洋场，大地方，只要肯动脑筋，随便怎么“打秋风”，还是可以过日子的。于是王康才便在十字街头，施展出他爸爸祖传的手段，居然混了下来，还不错哩。你看他那一身打扮，穿着上海滩上那种掌红吃黑人物的服装，短打扮，宽大衣袖还卷过一个白边来。走起路来一摇三摆。挨着他走的人要自觉地和他保持一个距离，作为他的肩头摇摆的空间。一看他那张牙舞爪的样子，一定是学过几手，有点拳脚功夫的，谁敢不让他几分。他打扮得油头粉面，长得相当标致，活像上海的一个“小开”模样。

这也算遇缘吧，就像我们通常听说的古书上摆的一样。有一回，他和几个兄弟伙去城隍庙“白相”（闲逛的意思），在一个僻静的处所，看到两个小瘪三在欺侮

一个女学生。他就学起古代义侠的风格来，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把那两个小流氓打跑了。并且救人要救到底，他勇敢地护送这个女子回了家。那家人姓吴，是一个小康之家，有个铺面，做小本买卖，家里就只这么一个闺女，名叫吴淑芳。吴家对王康才的侠义行为大为感激，从此就有些往来。后来他请人从中撮合，入赘到吴家去，做起上门女婿来。

他在这个小店里守了两年，学会了做生意买卖，日子过得不错。不过他觉得总不是个长久的地方，想向高枝上爬。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正在招生，他决定从枪杆子上去图个上进，就去投考中央军校。他考上以后，去南京学习“剿匪”救国的本事。一年毕业，挂上少尉的头衔，送到江西和共产党打仗去，干起“攘外必先安内”的伟大事业来。在开拔以前，他特地回上海去和家里人告别，住了半个月。他在江西打仗，算不得冲锋陷阵的猛将，可也并不落后于那些临阵脱逃的人。因此许多同学被打死了，做了“烈士”，他却不几年工夫，由少尉而中尉，而上尉，爬了上去，当起连长来了。

第二部分 第 53 节：娶妾记(4)

一混就到了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一下打起仗来。他虽说写过信回去，叫他老婆逃难到大后方去，但是上海一下就沦陷了，他的老婆下落不明。他是属于中央军的嫡系精锐部队，正因为这样，才叫他们担负着“特别任务”，所以没有开到前方去打仗。他们的任务就是维持经济秩序和缉拿走私。谁不知道“维持”就是“把持”，缉拿走私，就是垄断走私？他作为一个连长，沾的光不少。何况他在上海也曾敲过几年算盘，做买卖的办法比别人还精明一些。从此他的腰包就膨胀起来，身体也跟着膨胀起来，头脑自然也相适应地膨胀起来了，发财的欲望自然更是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这时候，他对一个上尉连长的薪水收入加上克扣军饷，也早已不在话下。他的“外快”的收入何止十倍二十倍？因此他对于作为一个真诚的三民主义信徒和蒋介石校长的忠实学生的信念，慢慢地淡泊下来，而对于

重庆日渐疯长的物价特别有兴趣去研究，对于黄（金）的、白（银）的和花（美钞）的更是着了迷。他索性脱下戎装，穿上长袍短裤，解甲从商，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国际贸易公司”。他们所从事的贸易活动的确是国际性的。他们活动于我们这个重庆蒋记的国家和南京那个汪记的国家之间，以及中国和日本之间。好在两国之间的关卡都是他的好朋好友们守着的，打通关节并不困难，只要把黄的、白的、花的送过去，谁个不爱呢？

现在王康才——不！他为了和那个赖以发迹的党国彻底脱离关系，改名为王聚财了——现在王聚财是重庆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王聚财，早已不是我们在上海十字街头或城隍庙里看到的那个精瘦精瘦颇有几分猴相而又十分聪明的青年；也不是我们在江西剿共前线看到的那个魁梧奇伟、开口闭口“本党”、“领袖”的那个三民主义忠实信徒；甚至也不是抗战初期他才开始在重庆投机市场钻进钻出，在国境线上流着汗、拼着老命偷偷押

运私货的投机商人了。现在是堂堂的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不特在重庆朝天门一带的繁华去处盖起了一栋半中半洋的大楼，雇了几十名对于投机之道比较娴熟的职员，在上海、南京、武汉还设了专人坐庄，探听市场行情，买进洋广百货，运到重庆来销售。更重要的是，他不知是通过什么党国内线关系，和当时在大后方独霸经济的孔家搭上了线，替孔家二小姐在仰光 and 香港代办进口美国、英国的洋货。本来是个代办行，他却不忘记在必要的时候，向同业的商人大肆宣传他的这个公司来头很大，是孔家的子公司。这种似是而非的谣言，在他说来，却可以变成可靠的资本。他在资本周转上有时不灵活了，只要向别的私家公司、银行开口，谁敢不对他卖账？好家伙，孔二小姐，谁不知道。她只要指头一动，就叫你倾家荡产了。

从此，他在投机市场上便更活跃，他的吸进和卖出，往往叫其他投机商人闻风而动，跟着他转。因而他可以自由操纵市场。这个公司也从此大走红运，黄金、美钞真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了。孔二小姐看了也眼红起来，

派人从中撮合，干脆由孔二小姐把她手下经营得并不很得力的贸易公司合并进去，再投一批资本。孔二小姐成了这个新公司的董事长，从此这个公司成了名副其实的孔家店了。他作为“孔家店”的总经理，那个神气劲是你想也想不出来的。几年工夫，不仅有五六层的新的贸易公司大楼盖了起来，还从商业资本转化成为金融资本开办了一个名义上是私营而实际上是半官营的国际银行。他不仅是商界的大老板，而且也是金融界的大亨了。不仅在洋广百货上是居于举足轻重的垄断地位，而且也在黄金、美钞和股票投机市场上成为马首是瞻的人物。他还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神通中，把一些小商行、小银行、小公司吃了进来，成为他的代理店、代销店，他的子公司、孙公司。

现在来看我们这位上海滩的浮浪子弟、江西的剿共英雄变成的总经理，已经可以说面目全非了。你看，他由瘪三的精瘦身材到军人的魁梧奇伟，再到富家翁的大腹便便；你看，他从步行到坐叮叮当当的私包车，再到坐时新的小轿车；你看，他从竹夹壁墙的半洋式小公馆

到货真价实的砖木结构的洋房，再到钢筋混凝土修造的、美观大方、有着各种近代化设备的大公馆。在温泉、黄山、林园的林荫里都修造起他的小巧玲珑的别墅。他的身体随着他的事业而膨胀，他的贪得无厌的野心也随着他的成功而膨胀，而他的娇妻美妾的队伍也随之而膨胀了。

慢着！你不是说他在上海有一个叫吴淑芳的老婆，并且在抗战开始的时候他通知他的老婆搬到内地逃难来了吗？想必这个大老婆一下成为他的顶阔气的大太太了吧？

第二部分 第 54 节：娶妾记(5)

才不呢！看起来，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证明你这个人中了点中国的旧道德的毒。他的确是靠了上海那个叫吴淑芳的老婆才幸得没饿死，这是事实。但是据说根据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新道德，他是应该忘掉那个黄花老婆的，何况他的老婆根本没有能够搬到内地来。 he 现在是总经理，就应该讨几门和总经理身份相当的大

家闺秀当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以及小星、爱妾。反正他的公馆别墅多，他的汽车又很灵便地把他送到这里那里。怎么还指望他还守着鳏夫的日子过，等待去接他的上海老婆来重庆呢？他早已忘记了在上海还有一个家，家里还有一个黄花老婆。何况，他还有理由叫我们相信，他的上海的家，从上海沦陷后就下落不明了。他是曾经写信叫他的老婆逃难到内地的，谁知道她为什么没有搬到重庆来呢？也许早就死了。这对他来说，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至于在重庆又讨了老婆，而且还讨了姨太太，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堂堂的一个总经理能够打光棍吗？能够只讨一个老婆而不娶几房姨太太吗？何况这些姨太太大都是对于他的事业发展起着特殊的帮助作用呢？

但是有一点，我却不准备为我们的总经理辩解，虽说他是“孔家店”的红人，我还是说老实话，瑕不掩瑜嘛。王聚财总经理继承了他爸爸的传统，酒、色、财、气，一应俱全。特别是对于女人有那么一种特别的嗜好。据说这又是和发财有天然的有机联系的。总之，王聚财

总经理除开讨了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之外，还喜欢搞“金屋藏娇”这种古已有之的把戏。在几个别墅里现养着两三个“小星”，就是既年轻又漂亮的女郎，可是却没有办正式迎娶的手续，半明半暗。就是这样，这位总经理还不满足，总喜欢在各种舞会的场合，又看中了这个那个所谓名门闺秀，临时搞到大饭店去喝酒，反正不搞到天明是不会散的。同行的商人，半官半商的人，半军半商的人，总喜欢来奉承总经理，说他生就的是“桃花运”，是偷香窃玉的风流种子，总要搞几桩桃色事件才合乎道理。

果然就出了一桩桃色事件，轰动了当时的陪都——重庆。

且说，有一天，王聚财到某大人的公馆里参加完午宴，酒足饭饱，回到公馆，昏昏沉沉地睡下了。连把昨天晚上的瞌睡补起来算在内，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了。他起床梳洗完毕，正要准备出去开始新的一天的夜生活。王聚财的一个下人叫……叫什么呢

名字已经无可查考，反正姓马，按照他的一生行状，我就杜撰一下，叫他“马浪当”吧。马浪当来找总经理了。

“总经理，我弄到手了。”马浪当谄媚地了一下眼睛。

“在哪里？”总经理一听，就来了精神，不禁笑了起来。他对于马浪当给他“拉皮条”的本事是从来不怀疑的，这一回又不知给他弄一朵什么标致的花儿来了。

马浪当这个人也是上海十里洋场里的“高级产品”，虽说他没有王聚财那么聪明伶俐，那么走红运，可是他找上王聚财这个靠山，吃喝玩乐也够他一生享受的了。他别的本事没有，在上海滩上学会一种叫“拉皮条”的本事。“拉皮条”这个话的来源已经无法考证，反正是专门为那些好色之徒去搞女人的一种特殊职业。马浪当已经替总经理一连拉到两个漂亮的“小星”，还给他临时拉过几个“过夜的”，总经理都享受得十分满意。但是正如总经理常穿的西服、皮鞋和花哨的领带一样，才穿了一两回便嫌旧了，摔在那里不穿了，要去买更时新

的、更摩登的来穿了。总经理对于那些女人也是像对待他的花领带一样，用几回就感觉厌烦起来，要换新的了。近来总经理对于那些在跳舞场里出够风头的交际花，那些能歌善舞的“明星”级的“歌星”、“舞星”，对于那些陪美国友人玩乐的“吉普女郎”，都试过一下，没有兴趣了。他正像吃够了大鱼大肉、海参鱼翅、浓酒烈烟的人，感觉腻味了，想要吃点清淡的蔬菜瓜果，喝点清汤，吃点四川的泡菜来开开胃口一样，对于那些交际场中善于挤眉弄眼、卖弄风情的高级仕女，不感兴趣，而向往于端庄娴静的小家碧玉了。

不知道这是总经理出于偶然，还是和他近来的心情有关，有意为之的。不久以前，他参加了一次他的商业系统办的商业职业学校的毕业典礼。这种职业学校是为他的公司、银行培养会计之类的职员。来报考的一般是女的比较多，而且在录取的时候，长相漂亮是一个很要紧的条件，因为这样才可以多多招徕顾客嘛。总经理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别的没有留心，很留心看了一下他的那些未来的下属女职员，也的确看到好几个他认为

“够味”的女子。其中有一个，个子长得苗条，脸盘长得漂亮，总是那么低眉不语，冷如冰霜的样子，他一见就心动了。会后他马上叫他的老皮条客马浪当替他去打听，并且要他去“做工作”。

第二部分 第 55 节：娶妾记(6)

马浪当替他去了“工作”，今天就是来公馆向他汇报“工作”来的。马浪当对于总经理毫不掩饰的那种就要流口水的馋色样子感到高兴，因为那是可以转化为他的钱口袋的，他回答说：“已经弄到手了。”马浪当得意地说，但又一转，“不过，总经理，她可是来府上当家庭教师的哟。”

“啥人要依找家庭教师？阿拉要的是……”他一着急就丢掉他的兰青官话，讲起道地的上海话来。

“知道，知道。您要的是商业学校那位高才生，我请来的也正是她。”马浪当还在卖关子。

“咋的又是请来做家庭教师呢？”

马浪当还在故弄玄虚：“大太太给我说了嘛，要给您家小姐请个高级保姆来。”

“噻，你今天是怎么的了，总跟我说不到一路去？我懒得管请保姆的事，我要的是那个，是来……”总经理简直有几分生气了。

“正是请的您想要的那个，她也正是来给总经理那个的。”早已熟悉总经理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他也顺着总经理说的“那个”笑着回话，“不过，这个姑娘可不是那种马路上拉人的货色，也不是交际场中那种一见总经理就要倒到怀里来摸支票簿子的交际花。人家是正牌子的正道人家的姑娘。我把嘴巴说起茧疤，拿票子把她埋起来，她也未必肯干。那是清白人家的真正的小家碧玉。”

“好，好，我正是要这样的碧玉。”

马浪当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打听到我们银行里一位姓黄的小职员和这女子家的爸爸妈妈是朋友，是他

介绍这个女子进我们商业学校的。我托这个姓黄的从中说合，不再分配她到我们的银行或公司去当小会计，请她到总经理府上来当家庭教师。这样一来……”

“哦，我明白了，好，好，好，就先来当家庭教师吧。” 总经理是何等样聪明的人物，下面的文章难道还要马浪当来做吗？他问：“这个女子的情况怎样？多大岁数？” 他对女人的岁数是特别关心的。

“这些我都从姓黄的那里打听好了。这女子叫张小倩，今年才十七岁，嫩得很。她的爸爸是一个从上海转到四川来的老工人，妈妈是个小学教员，住在远隔二百里外的小县城里。还听姓黄的说，这个小学教员的老家也在上海，抗战初期逃到四川，无亲无故，又找不到职业，日子难过得很，才由姓黄的职员介绍和一个姓张的老工人结了婚，她只有一个小女子，也带到姓张的工人家里，这个小女子就是张小倩。她妈妈后来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才算勉强过得日子。她妈妈答应张小倩来府上当家庭教师，也是想将来胜利了，能够靠着总经

理的福气，搭个便船回上海老家的意思。”

“哦，是同乡，这好说。这女子现在哪里？”

“在会客室里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马浪当说。

“快请进来吧。”

张小倩被引进来，到了总经理的起居室。总经理一看，正是那天在商业学校毕业典礼上看到的那一位。不过现在更看得真切，也就是看出比他想得还要漂亮一些。穿着淡雅，举止娴静。绝无一点总经理惯常往来的那些名流女士那种妖娆风骚、花枝招展的气味。她没有什么打扮，连一点脂粉的气味也闻不到。哦，这真是嫩鲜鲜一盘素菜。总经理当时就有这样的感觉。马浪当介绍给总经理：“这位就是请来的家庭教师张小倩女士。这位就是王聚财总经理。”

“好，好，请坐，请坐。”王经理那双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的眼睛就像两把刀子，张小倩实在不敢抬头直看，只是点头微笑一下，便半低着头了。

使张小倩惊异的是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公馆和富丽堂皇的客房。那些摆设，许多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叫不出名字来。她不敢去碰一下，说不定有个什么奇巧的机关。满墙上挂着这个大画家、那个大写家送的字画，多得几乎是用来糊墙壁的，而不是用来供人欣赏的了。更奇怪的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胖得这么奇怪的人。脸上的肉过剩得没有地方堆，只好放到下巴下面去，那个地方早已不是一般人的下巴了。眼睛也被肉挤得只剩下两条弯曲的缝了。那眼珠子几乎看不出来。最可笑的是颈项根本看不出来，只有三条肥厚的肉棱子，一看就很容易使人想起那出槽待宰的肥猪的颈项，至于那肚子，膨胀得像一个打气打得过足的大气球。上面覆盖着的衣服也好像经常处于崩裂的边缘，总叫人担心，别要有什么有棱有角的东西去砸一下，否则就会“砰”的一声发生骇人的大爆炸。所以总经理很习惯用双手保护着自己的肚子。看起来总经理不算很矮的人，但那手和脚的长度却总觉得和躯体长度比例不当，以至于像大有退化得没有的可能。那样一来，就会是一个裹着绸缎的

大气球上放一个画着鼻子、眼睛和嘴巴的大皮球的怪物了。的确的，只有在中国，只有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重庆，只有在投机成风、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的市场里，才能产生出这样的怪物来。只有一点使张小倩略有一点好感的，那就是听到总经理道地的上海话，和她妈妈说的一模一样，听起来总还有几分亲切感。

第二部分 第 56 节：娶妾记(7)

张小倩来总经理府上当家庭教师的条件是不必讲的。只是催她马上搬到府上的专用书房来住就是了。她教的对象是总经理的一个小小姐，今年还不满六岁，不够入小学的年龄，那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娃娃。与其说她是来当家庭教师的，还不如说是来当保姆的更为恰当一些。她每天的工作其实不过是陪着娃娃玩耍罢了。教她认几个字吧，这几个字似乎和这位娇小姐生就有排他力似的，随教随忘，几乎每天都得从小学课本的第一页第一个字从头教起。

可怪，王总经理天天在外边忙得不可开交，却对自己的小小姐的学习十分关心，回来以后，总不忘记到书房来向张小倩了解孩子学习的情况，并且一本正经地教训自己的孩子。哪怕在外边这个宴会、那个舞会里早已吃得酒足饭饱了，回公馆以后还总要叫办一点可口的小吃，叫小小姐请她的老师一块儿来吃。于是就随便摆起家常来。总经理有时还喜欢说一点像加佐料一样的不伤大雅的笑话，这种笑话在交际场合的酒席上随时可以听到。有时总经理甚至还会对政府不积极抗日、收复失地，以及小老百姓的痛苦生活，表示有分寸的愤慨和一定程度的同情。忽然还对于教育事业、慈善事业也表现出应有的热心和慷慨。在张小倩面前，凡有人来求他帮助的，他为了表现出扶弱济困的义侠风度，从不吝惜。慢慢地在张小倩单纯的心里建筑起一个“有良心”的资本家的形象来，一个忠厚、正派而勤奋的长者。至于说到将来有朝一日抗战胜利了，他答应带张小倩他们回上海，并且给他们一家安排比较好的工作，更是一口咬住，“笃定”的了。

张小倩在公馆里待了一段时间，她感觉比初来的时候自在和随便得多了。对总经理来书房走动也不那么拘束了。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回，张小倩有事找总经理，她喊：“总经理……”

“你以后就不要这样叫我了。”总经理很恳切地说，“你我既是小同乡，又同在异乡为异客，你在这里无亲无故，你就叫我作伯伯，叫我一声王伯伯吧。照说我的年纪，给你当爸爸也是够格的。我倒真有意收你当我的干女儿哩。”

由于马浪当以及公馆的管事，特别是大太太的努力，张小倩和总经理的关系，从雇佣的家庭教师发展到伯伯和侄女的关系，再进一步又发展到干爸爸和干女儿的关系，并没有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公馆里由马浪当带头，叫她大小姐，很快也叫开了。既然是干爸爸，自然就随便得多了。而且干爸爸十分喜欢这个干女儿，不要说吃的穿的，连总经理的公司从仰光、香港进口的什么稀奇洋玩意儿，也总不忘记捡些出来送给干女儿。弄得干女

儿都有几分不好意思了。干爸爸却一口说：“我没有别的干女儿，就认了你这一个干女儿，不疼你，我疼谁去？”干女儿也就不好拒绝了。

张小倩曾经回到乡下她自己的家里去，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和妈妈。妈妈听了，觉得女儿命苦，一直没有过一天好日子，现在总算找到一个好饭碗，而且将来可以借光早回上海，也就没有什么说的。左邻右舍的人听了，都来道喜，找了这样的金山银山当了靠山，以后好日子长着哩。偏偏是那个当工人的死老头子听了，却不以为然。“哼，为富不仁，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老板是好东西，哪一个不是恨不得把我们工人熬干了，再从骨头里榨出二两油来？我就不信这个大资本家忽然发了善心！”左邻右舍那些多嘴婆娘听了，就背地骂他，“生就的穷骨头，扶不上墙的癞皮狗！”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步，也只好这样。但是爸爸不准女儿拿任何礼物回家里来，也不准妈妈到公馆去看望女儿，说：“你要去跨那家公馆的门槛，我打断你的贱

腿！我们穷要穷得有志气，一颗汗一分钱。施舍的一文不要。”

张小倩回公馆，自然不敢把她的爸爸说的这些话对干爸爸讲。干爸却偏偏对她愈来愈亲热，送的东西更多了。她只好把这些东西一件不动，放在公馆里。

八月中秋节来了。总经理不知道凭什么神通，大概是孔二小姐的法力无边，居然能够从上海运来阳澄湖的大螃蟹。他们一家人吃清蒸螃蟹喝团圆酒，十分欢快。张小倩是从来不会喝酒的，干爸干妈再三劝她喝一点，她才勉强喝了两盅甜葡萄酒。这种高级葡萄酒又香又甜本来不怎么醉人的，但是张小倩喝了，过不多一会儿，却感觉天旋地转起来，支持不住了。干妈心疼她，亲自扶她到内房去休息去。

下半夜张小倩才醒过来。她忽然发现她的身边睡着她的胖干爸，醉醺醺的。昨晚上张小倩喝的什么酒，上半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用不着我来描写了。据说美国的科学十分发达，专门为老爷们办事方便，发明了一

种迷魂酒，喝了就四肢无力，再也休想动弹。

第二部分 第 57 节：娶妾记(8)

张小倩动弹一下，大为吃惊。她明白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两三个月工夫，在她那单纯的心灵上建造起来的好心和善良的干爸爸的形象，一下全轰垮了。禽兽！真正的禽兽！她想叫，却叫不出声；她想狠狠打干爸的耳光，手却举不起来；她想挣扎下床，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相反的，干爸那个血盆似的大嘴巴向她亲过来，并且又搂住她，按住了她。她动弹不得，只有眼泪还算听她的指挥，像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天呀，这世界真有惩治恶人的五雷吗？你为什么也是向着有钱人，一声不响呢？

事情就这么做定了，张小倩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只有隐忍着暗地哭泣。她当然不敢告诉她的妈妈爸爸，爸爸会打死她，妈妈也会气死。世界上哪里还有路。这时，那大太太来向她赔礼道歉来了：“干爸昨晚上也是多喝了酒，糊里糊涂，不知道睡在我的床上的是他的干女儿，

做成大错了！”张小倩恨透了，你这个无耻的女人，做好的圈套，你就是帮凶！她想狠狠掴她一个耳巴子。马浪当这时进来了，嘻皮笑脸地向她道喜来了。

张小倩痛骂这个浑蛋，马浪当却一点也不生气，劝她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顺着点吧，总经理特别喜欢你，总不会亏待你的。你要不干，我们亲眼见你从总经理卧房里出来的，我们给你嚷出去，看你的脸往哪里放。”

一个才十七岁的孤苦无告的弱女子，在这种场合怎么办呢？你们说，怎么办呢？嗯，告状去，到哪里去告？这种事在官场里是家常便饭，谁来理会？回家向爸爸妈妈诉苦去？她哪有这个脸呢？死，这是最方便的出路，可是在公馆里，众目睽睽之下，也不那么容易。而且公馆里来对她好说歹说的说客又是如此之多。干爸爸又在她面前表示那么虔诚的忏悔，对她又是更加体贴，他提出来的建议又是那么切实可行。她就像一个已经陷入泥塘的人，无力自拔，自暴自弃，越陷越深了，从此和胖

干爸做了露水夫妻。而总经理两三个月的惨淡经营，终于达到了目的。对于这样一块碧玉，是特别满意的。

但是严重的事发生了，两个月之后，张小倩不仅易瞌睡，而且嗜酸。大家都看出是怎么一回事，她自己却没有这个经验，直到肚子大了起来，她才惊慌起来。这么不明不白的总不是个事。不待她向干爸爸提出来，干爸爸却早已做了安排。派马浪当到她家里对她爸爸妈妈说亲去了。当然，据马浪当说，一切错误都在于张小倩没有家教，看上了总经理有钱，勾引了总经理。不仅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几乎瓜熟蒂落，要生小少爷了。马浪当提出了总经理看得起她，不把她当做“小星”，硬是名媒正娶，吹吹打打拜堂，娶为四姨太太。

爸爸一听，就气得七窍生烟，当场宣称，再不认张小倩是他家的人了。而且威胁她的妈妈，再要认她当女儿，连她也赶出门去。工人家里哪里容得这样的嫌贫爱富的女儿！妈妈听了十分伤心，不肯相信，要去问个究竟，可是爸爸提出有力的证明：果真是资本家欺侮她，

她为什么不上吊寻死？还有脸活下来，还去给资本家生孩子、传宗接代？

于是马浪当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张小倩便做定了总经理的四姨太太。

时间过得快，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天夜晚，忽然满街噼噼啪啪地放起鞭炮来，说是“胜利了”！这真像买国家发行的“胜利彩票”一样，我们忽然中了头彩，从天外飞来了一个“胜利”。

总经理还得了意外一个胜利，四姨太太张小倩正是这时候给他生了一个取名叫“胜利”的小少爷。总经理每天在外奔走，也正是为了要带着两个“胜利”回到上海去。孔二小姐已经给他布置了，要他作为经济接收大员到上海去接收，把孔家店的势力迅速伸展到上海、南京去。

张小倩暗地里通知她的妈妈到重庆来一趟，研究怎么回上海的事。她妈妈瞒着老工人，到重庆王家大公馆

来，见到了女儿，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女儿也是这样，连声喊着：“妈妈，妈妈，我到底见到您了。”

母女两人正在说话，总经理忽然回来了，闯到张小倩的房里来，张小倩就给他们两个介绍。两个人对看了一下，却忘记了互相说几句问好的话，都奇怪地沉默了。忽然，妈妈开口了：“你？……”

总经理笑了一下，很客气地用道地的兰青官话说话，尽量避开上海口音：“丈母娘，您好。”接着说：“你们谈吧，我还有事。”便起身走出去了。

妈妈忽然觉得天旋地转，把头靠在女儿的肩上，低声地自言自语：“难道他……”

“妈妈，你怎么啦？感觉不舒服吗？”女儿扶住妈妈。

妈妈脸色煞白，几乎站不住了，口里念着：“难道是他……他。”

第二部分 第 58 节：娶妾记(9)

“你说什么呀？”女儿扶定妈妈，想赶快去找药来。

“不，小倩，我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只是想问你，他就是王总经理吗？”妈妈勉强抬起头来。

女儿点一下头。

“他的名字真是叫王聚财吗？”

女儿又点一下头。

“他真的是上海人吗？”

女儿再点一下头，但有点莫名其妙：“妈妈？……”

“王康才，王康才。”妈妈几乎无声地自言自语。忽然打起精神问：“他过去没有告诉过你，他还有别的名字吗？”

女儿摇一摇头：“妈妈，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有什么。”妈妈抬起了头，望着墙上总经理和

张小倩二人的合影出神，忽然低声地叫：“天呀，难道真是他吗？”她站起来，把那张照片取下来，左看右看。眼泪忽然簌簌地流了下来。她用只有自己才听得到的声音在念：“王康才，王康才……”

“妈妈，你到底怎么啦？”女儿抱着妈妈的颈子。

“没有什么，小倩。我真怕呀。”

“怕什么？妈妈。”

“我怕……我怕，真是……”妈妈吞吞吐吐地说不下去。忽然用双手捧住脸，长叹一声：“天呀天，我犯了什么罪，造了什么孽，这么……”

“四太太。”公馆的内管家进来了，手里提了一包钞票，放在桌上说：“总经理刚才交待下来了。请四太太告诉您老阿妈，请她老人家快回去收拾一下，过些日子就把回上海去的船票送过来，这些钱就当做路费吧。总经理忙，不来送了。说是回上海以后再来拜见。”

说罢，内管家退出去了。

妈妈把桌上的钱推开，说：“明白了，一定是他。想把我打发走，不敢见我。”

“妈妈，你说些什么呀？”女儿越不明白了。

妈妈抱住女儿，呜呜地哭了：“小倩，我的女儿，我.....好些话，不好对你说.....我们命苦.....”

“妈妈，你有什么苦情，告诉女儿吧！”

“是要告诉你的，总是要告诉你的。不然，哎，天理良心，这怎么行呢？但是，我要先见一见你们总经理。我有事.....问他.....”

女儿替总经理辩解：“他正准备回上海去办接收的事，是忙得很，日夜不落屋。他说话算数的，船票过些日子就送来，我们过些日子就坐飞机走，回上海见得着的。这样一大包钱，做路费有余了。”

“哼，钱，钱，女儿你不知道.....”妈妈欲言又止

了。

“妈妈，你告诉女儿吧，我不知道什么？”

“这样吧，女儿。”妈妈很冷静地说，“你叫人告诉总经理，说你有事告诉他。并且说我已经回去了。”

“妈妈，你才来，不住几天，怎么能走呢？”

“你就照我说的办吧。”妈妈坚持说。

女儿叫一个丫头去请总经理，她照妈妈交待的告诉了丫头：“告诉总经理，老太太已经走了。”

小丫头去请总经理去了。这句话果然灵验，总经理来了，一推门就问张小倩：“你有事找我吗？”

女儿还没有回答，妈妈从里间走了出来，说：“是我有事找总经理。我又回来了。”

“唔。”总经理多少有些不愉快，勉强把他那块肥肉塞进沙发里去。

妈妈问了：“我回上海，您到哪里找我？我的老家住在哪里，总经理知道吗？”

“这个……” 总经理说，“这个，我当然不知道，不过，老太太回上海一打听我们公司，就找得到我们住在哪里了。”

“你真不知道吗？” 妈妈问。

总经理摇头：“当然不知道。”

“总经理，您的大号不是叫王聚财吗？我就联想起来了。想托你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王康才，健康的康，人才的才。也是上海人，本来是个破落户，多亏我的一个女朋友好心，招他做了上门女婿，才算活出来。后来他去从军，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写过信给我的朋友，叫她逃难到四川去。听说后来他到了四川就一直没有消息了。可怜我那个朋友，带着一个小女儿，拖到四川来，登报找王康才，没有找到，在四川流落，过不得日子，几乎跳水。多亏一个老工人救了她，一混八年，勉强活

了出来，女儿也养大了。可是这个王康才一直找不到。现在我的朋友要回上海去了，又怕回上海找不着王康才，你能帮助我的朋友打听一下吗？”妈妈竟是这么冷静地有条有理地发问。

总经理在战场、官场、市场都是久经考验的人，经验十分丰富，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可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陌生的普通老女人面前，却显得这么局促不安，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额上明显地冒出汗珠来，支吾着说：“老太太，我叫王聚财，聚积的聚，财宝的财，我从来不叫王康才……”

第二部分 第 59 节：娶妾记(10)

妈妈笑了：“我本来没有说你叫王康才，我是请总经理帮忙找一找王康才。”

“这当然可以。不过我近来很忙……”

“请您可怜我这个朋友。王康才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丢下妻室儿女，弄得她们走投无路。王康才要是死了，

倒也罢了。要是还在，我的朋友对我说，她是一辈子都要找他的，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要找他算这一笔账的。”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和你那位朋友不认识，无亲无故……当然，帮助她打听打听是可以的。”总经理支吾着说。

“您不认识她吗？请您记住，她的名字叫吴淑芳。”妈妈说得那么坚定。

“妈妈，你说什么？”女儿听到妈妈的名字吴淑芳三个字，大为吃惊了：“原来你说的是我那个没有良心的爸爸呀！这么多年了，您还提这个浑蛋干什么？”

妈妈冷冷地说：“王总经理在重庆交际广，人缘宽，一定会帮助我们找到这个该天杀的。”

“好好，我一定尽力。”总经理的神经现在恢复平衡了，冷静地说：“我现在忙得很，没有工夫，这样吧，老太太……”。

“不要叫我老太太，叫我吴淑芳吧！王康才总经理先生……”

“妈妈，你说些什么呀？”女儿简直惊呆了。

总经理强作镇静，对张小倩说：“小倩，你妈妈想找你原来的爸爸，想得神经失常了，把我王聚财当成王康才了。不像话，真不像话！”

总经理站起来想走，妈妈站起来，声色俱厉地叫：“不要走！哼，神经失常，我神经正常得很！真不像话，谁真不像话？我找你找了十几年了。今天找到了，这笔账该清算了。”

“妈妈，你到底说些什么？”女儿哭起来了。

“哼，真是发疯了。这个女人！来人哪！”总经理叫他的保镖们进来。几个彪形大汉像身上安有弹簧一样一下蹦了出来，站在左右，摩拳擦掌的样子。同时闻声赶来的还有别的几个人，马浪当也在里面。大家望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总经理还想威胁小倩的妈妈：

“告诉你，我不是好惹的。你到我这公馆里装疯卖傻，想敲我的竹杠，没有你的好下场。规规矩矩给我滚出去！要钱，要船票，随便多少，我给就是。”

“哈哈哈哈！”妈妈毫不在乎地大笑起来，“王康才，你以为你人多势众，就在理了？你是王康才，哪怕你长得再胖，哪怕你烧成灰了，我也认得你是王康才，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禽兽！”

“给我叉出去！”总经理号叫起来。

保镖大汉上前抓小倩的妈妈。可怪，她竟是这样的有力量，她一下就摆脱了大汉的手，猛力向总经理扑去，给了他两个响亮的耳巴子，吐他一脸的唾沫，她真的疯狂了。

“妈妈，妈妈！”小倩哭叫起来，不准大汉去抓妈妈，她护着她，对总经理叫：“你为什么要抓我的妈妈？你发疯了？”

“我没有发疯，你妈妈才疯了。叉出去！”总经理

命令。

两个大汉把小倩拉开，一下把小倩的妈妈捉住，往门外拖。小倩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一下冲过去，死死抱住妈妈，竟像生铁凝住一般，大汉用力也拉不开了。“妈妈，妈妈，可怜的妈妈……”她大声号哭起来。

“小倩，我的女儿，你记住，你那个没良心的爸爸王康才现在就站在你面前，就是你现在的狗丈夫王聚财！”

“什么？”小倩一下愣了，手也松了，呆呆地站住，快要像一片叶子似的飘落到地上去了。但是她到底站住了，眼睛里发出可怕的凶光，像剑一般地刺人。她一步一步地、一步一步地走到总经理面前，站定了，不说一句话。

“这是怎么啦？”周围来看的人莫名其妙。

“有这样的事？”小倩心里还怀疑。

小倩的妈妈被大汉挟持着，还在挣扎着叫喊：“你霸占了我，又霸占了我的女儿，你这个禽兽！”

许多公馆的下人都围在那里，听到那个老女人说的话，纷纷议论起来，嗡嗡的像隐雷在响。

“什么？你是王康才？”小倩看准总经理的脸，“叭叭！”就是两个耳巴子，接着小倩像发狂似的在总经理的胸上捶打起来，号叫着：“是不是？你说，你说！”

这个总经理过去站在别人面前，总是那么盛气凌人的样子，今天可是怪了，竟然呆呆地半低着头，站在那里，老实地接受小倩对他的惩罚，一点也不躲避。

“是不是？你说呀！”小倩扭住总经理的头发，狂叫起来。

“是……但是……”总经理口里模模糊糊地发出一点声音，忽然像一座山垮了，他倒向沙发里去了，呆呆地望着大家。

沉默。总经理沉默，张小倩沉默，小倩的妈妈也沉默，连周围看热闹的人也沉默了。那几个彪形大汉本来就只知道动手动脚，不知道动口的，当然也沉默了。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周围的空气都似乎凝固了。

第二部分 第 60 节：娶妾记(11)

像从乌云中飞出一道闪电，小倩号叫一声：“啊！”然后是一串笑声。可怕的笑声，像刀子在刮骨头，像帛巾一下被撕裂了：“哈哈哈哈……”

小倩转身跑进屋去，抱出她才生下不久的儿子来，望着，亲他的小脸蛋：“我的亲儿子，啊，我的亲兄弟……”她走近总经理，嘻嘻地笑起来，狂乱地说：“我的老公，啊，我的亲爸爸……我该怎么叫？哈哈……”她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大家。大家都把眼光转开，不敢正视她那像刀锋一样的眼神。孩子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那么凄惨，是在抗议吗？小倩搂住那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兄弟……哈哈……”

“天呀！你怎么会这样……” 总经理号叫一声，不敢看任何一个人，把头埋进胸部。

是忏悔？是自恨？是天良的发现，未见得。这样的大人物，无论犯下什么样的弥天大罪，是从来不后悔的，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至于良心，正像下人骂他们的：早给狗吃掉了。他们有时也觉得办的事情不如意，不顺利，他们就把这些都怪罪于天。是天做了不公平的安排，是天的错误。他们自己是一点错误也不会有，是一点责任也不负的。现在总经理也叫起天来，并且质问天：“你怎么会这样……” 下文没有说，无非是怪罪天这么不合理的安排，鬼使神差，偏叫他强奸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生下一个罪恶的儿子，或者应该叫外孙吧！

那些不相干的下人，站在周围看着这一切，是惊奇是愤怒？是幸灾乐祸？是看到这些大人物自己撕下斯文的外衣，剥开肥胖的肉体，露出他那豺狼般的野心和肮脏透顶的罪恶灵魂，而感觉心满意足呢？我们也不及

去仔细观察了。大家都沉默地望着。

还是善观风色的大管家当机立断。对小倩的妈妈说不尽的好话，劝她们暂时住到一个空着的别墅里去。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只有慢慢来商量着办。况且张小倩受的刺激太大，神经已经错乱，也需要调理一下。就这么拖拖拉拉地把母女俩弄上小汽车。张小倩紧紧抱着孩子老是嘻嘻地笑着，使她的妈妈也害怕起来：“小倩、小倩，我可怜的女儿。”

以后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没有资格来多插嘴，因为轮到新闻记者们来绘声绘色地尽情描写，词严义正地大声谴责了。连自称是孔老二的嫡派宗传的“国民道德促进会”，也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发言，用古色古香的四六对仗句子发表了堂皇的道德声明。连由许多大人物的正房太太、偏房太太、没有房的太太以及可以给随便什么老爷当太太的交际花们组织起来的“新生活妇女会”，也忽然义愤填膺，兴起问罪之师来。至于街谈巷议，唧唧喳喳，并且随各

人的爱好，添枝加叶，加以传播，茶楼酒肆上当做最新新闻，就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常常就不是照你我推想的人之常情那个轨道发展的，而常常是越出常轨，按照报纸制造耸人听闻的自由轨道发展着。某一天，某一家大报纸，据说是一直和孔氏大家族唱对台戏的另一个大家族的报纸，在社会新闻版（这一版是最受有闲人士及不闲人士的欢迎的）里登出一件杀人和自杀的人命案来。说的是某大公司有一个总经理（报上说，“姑隐其名”），他的一个别墅里的某姨太太，因受虐待，遭受遗弃，发了神经病，抱子投河自杀了。接着她的妈妈进城去，得知此事，因受刺激太深，过街的时候不慎被汽车轧死了。报纸上这件新闻最后留下伏笔说，“据说内情非常复杂离奇，记者正在向有关方面探访，将以专稿报道”云云。

这条新闻是当做一条最普通的新闻登载出来的，位置也摆在并不显眼的地方，因为现在投河、上吊以及汽

车轧死人的事多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但是又埋下“内情非常复杂离奇”的伏线，又有吸引人的力量，大家等着看下文。果然过了几天，几个报纸的编辑部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说他们老板的需要，作了不同的报道。有的报纸只是照抄前两天报纸上的报道，而故意略去“内情非常复杂离奇”一句。有的报纸甚至把母亲被汽车轧死和她的女儿抱子投河自杀，分别报道成两件事。一件是一个女人因精神病抱着孩子跳河自杀了；另一件是一次普通的车祸，有个老女人做了车下鬼。另外一张报纸却报道得大不相同。隐约提到那个被轧死的老女人名叫吴淑芳，是小学教员，和那个抱子投河自杀的女人张小倩是母女关系。吴淑芳是抗战初期从上海来大后方寻亲不遇，现在偶然地找到了既富且贵当了某大公司总经理的元配丈夫，这位总经理却不肯认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却又无故被汽车轧死了。那个叫张小倩的女人就是吴淑芳的女儿，也就是那个某大公司总经理的宠妾。这个吴淑芳去看女儿，认出那位总经理就是她的元配丈夫闹了起来，张小倩一气就疯了。另一说是吴淑芳冒认丈

夫，想要敲诈那个公司总经理的钱财。法院正在调查云云。

第二部分 第 61 节：娶妾记(12)

为什么一事实，我在前面已经向你们作了负责的报道了，在几张报纸上却有这么不同的报道呢？这些“无冕之王”为什么用笔杆子互相打起架来了呢？一言以蔽之，老板不同，利害不一。而且我们知道总经理有的是钱，而钱是能通神的。“神”还如此，你这凡世间的什么“王”以及这些“王”后面的报纸老板们，在美钞、黄金的攻势面前，顶个屁用呢？

官司打下去，慢慢就热闹起来了。那个叫吴淑芳的老女人的后嫁丈夫，就是那个老工人，向法院递了状子。这个状子是吴淑芳没有被轧死以前亲笔写的，在报纸上影印出底稿来了。说明这个总经理不认元配妻子，又强奸她的女儿，这个女儿也就是总经理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位总经理强奸了自己的女儿，强纳为宠妾，还生了一个儿子。吴淑芳还举出一个很有力的证明，要求查验，

说她元配丈夫，就是这位总经理的肚脐眼下面有一块银元大的青瘀。这种隐秘的地方岂是一个女人能够随便知道的吗？这一下就在山城轰动起来。于是道德会出头来发表谈话了。妇女会也出头声援来了。至于有些被这个总经理的大公司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公司，更是乐意出钱印出影印的状子到处张贴，或者假借各种名目的法团站出来主持公道，印出整齐的“十大罪状”之类的“快邮代电”来。有的还出钱登在报纸上的广告栏里。这罪状里有一条说，那抱子跳河自杀的女子是被人掀下河去的。那老女人也是总经理收买人故意用汽车轧死的，说他企图消灭罪证。

这种种的情况，我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调查。但是这样的总经理，是很懂得西洋那条谚语的：“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既然他死心塌地地要进地狱了，什么坏事还不敢干呢？何况他有一个一肚子坏水的烂师爷给他出谋划策，而上面还有孔家大老板面授机宜呢？

那么这案子后来怎么结案的呢？

说起来更是离奇.....你们把眼睛睁得那么大望着我干什么？.....要我三言两语就把这个离奇的公案说清楚免得大家憋得心里难受嘛！慢一点，难道冷茶都不让我喝一口，润一润喉咙吗？.....

好，好，我就三言两语摆完它吧。

某一天早晨，一张大报在社会新闻栏里，登出一个消息。说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王聚财投河自杀了。在报上赫然登出他的绝笔书。说他为富不仁，受到天罚，鬼使神差地强奸他不认识的亲生女儿，纳为姨太太，生下孽子，又被他的前妻前来认出他来，他自知铸成大错，无法悔改。现在前妻和女儿以及孽子都亡故了，他无脸再活在人世，所以一死了之。并且奉劝世人不要娶妾等的话。总之，这位总经理承认了事实，并且良心发现了，做出了以身殉道这样高尚的举动来，的确是令人感动的。

在同一张报纸上，还登着他投河时脱下的鞋袜的照

片，还有被打捞起来的浮肿得不像样子的尸体。这当然是有力的证明了。何况“国民道德促进会”还登着劝世的文章，妇女会登着反对男人娶妾以及号召妇女不要当小老婆的评论呢？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么复杂的。另外一张报纸上却登着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报道。题目是《总经理金蝉脱壳记》。报道的是“据某方面传出可靠消息”。内容说的是这位能干的总经理早已奉某巨公（谁都会猜想是孔家大老板）面授机宜，改名换姓，飞往台湾担任一位经济接收大员去了。那具面目全非的浮肿尸体不过是总经理这只金蝉临走时脱的壳罢了。

这当然更是一件耸人听闻的消息，也在这个山城嗡嗡地响过一阵，后来也不见提起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早已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匆匆忙忙打点行李，活动美国飞机票，或最低限度在美国的登陆艇上占个位置，像蝗虫一般，成群结队，赶回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去“劫收”去了。谁还热心去管这山城的亲父强奸亲

女一案的道德问题呢？

于是山城里大蝗虫飞走了，小蝗虫飞来了。照样熙熙攘攘地做生意买卖；照样收粮取税；照样办报纸，制造戡乱建国的言论；酒楼茶坊，照样热闹非凡；舞场照样灯红酒绿，小公务人员照样那么凄凄惶惶地上班下班和骏马飞奔的物价竞走，提着、背着、抱着一大捆当今政府新发行的金元券和一个小口袋去米店排队。至于那些下苦力的人们，还是一样在陡峻的朝天门梯坎上，背着沉重的负担，淌着大汗，嘶哑地呻吟着，一步一步地爬上去，无休止地在那没尽头的生活的上坡路上爬呀，爬呀……

一切都很正常。但是远远听到了隐雷声，在北方。

山城走卒摆完了他的龙门阵，有一会儿工夫了。可是大家还是沉默着，似乎还在等待他摆什么。我们好几个人却发现眼泪正扑簌扑簌地从他的脸上掉到地上哩。我问他：“你怎么啦？”

“唉，一想起这些，我就感到难过。那母女俩的影子总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

“为什么？”

“因为我正是那个贸易公司的那个姓黄的小职员，就是我把张小倩介绍去投考商业学校的，也是我介绍她去大公馆当家庭教师，是我把她送进了火坑去的呀……”

“怎么能把这笔账记在你的名下呢？这怎么能怪你呢？这笔血债应该记在他们的账上，应该怪罪的是他们。”我们劝他。

“他们？他们是谁？”他反问了，把“他们”二字叫得很响。

真的，到底“他们”是谁？该怪罪什么人呢？我们谁也回答不清楚。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谁？哪怕用刀、用剑来回答也好！用血、用火来回答也好！